

左幹臣著



智  
田五山先  
忠存

景明出版社出版

See Book Cover

死

的

及

其

他

左

報

凡

# 目次

手	(一)
被打靶的人	(二七)
死約	(五八)
兩人	(八一)
中年之戀	(一〇八)
藥老太	(一三六)
小店	(一四九)
三代	(一六五)
彥如	(一九〇)
父與子	(二〇一)
幼小者	(二一四)

## 手

他極寶貴他的兩隻手，和名貴的鋼琴家寶貴他的手一樣。尤其是他的左手，他常常用親暱的態度去撫摸牠，閑暇的時候，低了頭數着手背上凸起的青筋，那些富有彈性的像地圖上繪着的山脈一樣的東西，很可以使他得到許多說不出的快慰。

五年前的夏天，我到山西去才認得他。一走進請我教書的那個學校的大門，頭一個便是看到他，他以過分魁偉的身體出現在我的面前，很使我吃驚，一抬眼望到他那龐大而圓又加上一付寬邊眼鏡的臉，又令我聯想到上海市上常碰到的紅錫包香烟的廣告，我以爲他是從那廣告上走下來的。他一見我，便伸出手來——自然是左手——和我握手，我這瘦小的手被握在他那巨大的掌中，簡直使我有點惶恐起來。後來我才知道他這種行爲是只取客氣的，如

## 手

我不是穿了一套小異齒的衣裳，而臉上略帶幾分文氣的話，他是不會這樣你的，他把我帶進去會了校長，他便和我招呼了一下就揚長地走了，那笨重的而又釘着鐵板的皮鞋，發出緩慢而沉重的聲音。

這一個有趣的初見，引動了我的好奇心，我覺得他簡直是舊小說裏所寫的那一類俠義人物。在學校裏住定了之後，我便想找他做朋友，在校門旁邊一間小屋子裏我又會見了他，那是傍晚的時分，他正在細細地咀嚼他親自調製的晚餐。擺在他面前的是一碟炒牛肉，一碟鹽水煮的花生米，一大碟是已經冷了的饅饅。他右手執着一把小巧的酒壺，左手拈着杯子，也許是一杯酒剛到口吧，他正默默地品味着，臉上紅得出油，肥厚的肩背微曲着，粹列的顯得他那顆頭顱之大，我悄悄地走到他身後，在他凝神的當兒，我的脚步與他是沒有覺到的。及至我的身體出現在他面前，他才遲笨地立起身來，唔了半天始終說不出一句話。

隨着我在他指定的座位上坐下來了，他停止喝酒，滿臉佈着笑，一口巨大而黃黑的牙齒幾乎全都露了出來。他對我之來看他，似乎表示非常的歡迎。但又覺得驚奇。這兩種情緒使他窘得將以前那種瀟灑的態度全都改變了。

——天天喝酒？真享福呀？

他又嘶嘶了幾聲，將酒杯送到我面前來。

——你老喝一杯吧！

我謝絕了他。顯然他對我是很生疏的，除了笑，他沒有一點表示。我爲了要打破這沉默的空氣，爲了要和緩他那緊張的感情，便立起身，走到牆面前來欣賞他掛的字畫。誰知他也隨在後邊來了，酒氣直撲我的鼻孔。

牆的正中掛着一幅花卉的中堂，顏色已經蒼黃了，可是上面塗着的過厚的顏料，却因爲紙色蒼黃而更外鮮明。兩邊掛的是對聯，那是嶄新的。對聯旁邊的隙地，又貼滿了大大小小的照片，有時還夾着一兩張學生畫的水彩畫

兒的鏡釘子不遠的一根圓柱上高高地掛着一個六寸的鏡框，裏面嵌的是他自己的照片，這又令我想起紅錫包的廣告來了，很想笑，但竭力地忍住了，鏡框下面掛了一本舊曆本，同一個釘子上還掛着一把四胡。再朝窗子口走一點，仍舊是掛着一個鏡框，可是鏡框裏不是人像而是一隻手，那巨大的青筋墳起的手，我一看便知道是他的，但這不啻不使我驚異，爲什麼單要照這一隻手呢？我當時自然不認賬他，只稱讚了幾聲好，同時不由得我不向那隻手多看了幾眼，反過身來看只見這邊板壁上掛的是總理遺像，左旁是一張耶穌傳道圖，右邊是一張給印的德國要衣們的圖，其中獨有何××的照片，四圍是用紅色臘紙圍起來的，我正很注意這個特別標識的時候，他嘶嘶的喉嚨響了。

且太面便將軍天所先生會遊嗎？

！劃線奔亦俱很麼拜他於上坐

——你也崇拜何將軍！是那！他真是一個好人。

——他到這裏來過？

——來過，講演。

我們回到原來的座位邊，他堅決要我喝酒，我說明了我不能喝酒的原因，只好叨擾他的茶了。

——王先生，你真是一個好人。

由於說了這句話，他的臉格外地紅了。一雙眼睛死死地釘着我，使我也感到惶恐起來。

——我是不說假話的，你真是一個好人，從前沒有到過山西吧！

——沒有，我也覺得山西人真好。

——那裏好，不如從前了，像太谷這地方，從前……

他堅起一個大指姆來，本來他不是首單獨舉杯的，但說到這裏，却不由



將主的將酒斟滿了，一口喝了一杯。

——你府上是太谷？

——是太谷西門外。

他喝乾了一杯，那巨大的手指拈着那小的紅色的酒杯，就如拈着一顆櫻桃一樣。他的頭低下了，似乎是想什麼。我知道我們的談話或許有什麼地方能引起他的感觸。所以趕快立了起來向他告辭，他也沒有挽留，起身送我到他的房門口嘴裏只說着：

——沒有事來玩，左先生，你真是一個好人。

以後我自然不能常到他那裏去，但見面的機會却是很多的。我每回走出校門或者是從外面回來，他總得從矮小的門裏挪出他那龐大的身體來和我打一個招呼。一直目送我到那八角形的小門轉灣之後才進房去，可是再不容易有機會去親近他那隻可寶貴的手了。

對於他的手，已引起了我極端的好奇心但是，很難找到一個探詢的機會。因為初到這一個地方，許多朋友都沒有相熟，假如特別為這一件極小極不重要的事情去向他們刺探，那是何等不莊重的行為。同時我也不好問他自己，怕其中有什麼可以使他着惱的地方。

是一個晚上，服侍我的僕人白起龍正在為我生着煤爐，我的整理講義工作也正完了。於是我便把久已想要明白的問題向他提出了。特別是問他何以那樣寶貴他的手。

白起龍，這年輕而伶俐的僕人聽到我的話便先笑了。

——他嗎？他是一個有名的大傻瓜呀。

——為什麼你們說他傻？

——說起來，真有趣，他在這學校裏做門房已經快二十五年了。他從來沒有離開過一天，甚至可以說沒有離開過那間小房子在兩小時以上。

——那末他做什麼呢？

——他什麼也不做，一天到晚喝酒，吃饅饅，擰覺。

——難道他沒有家嗎？

——家？他沒有家。原來他也是有家的，並且是一個有錢的家，可是他沒有用過家裏一個錢，而他的家也便不知怎麼的散了。

白起龍知道我想聽到這事的詳情，所以便大胆地放肆地朝下說了。

——他一生也沒有結過婚，對於一切他都是麻木的。他父母死得很早，可是他也不知道悲哀，他十八歲便到這裏來了。他在故禮拜時立過誓，這一生決不離開這個地方，一直到現在已二十幾年了。

他爲了撥火，話便中止了。我默想着這可憐的人，那一幅龐大的臉，紅得滴血的雙頰，像嵌在兩塊玻璃磚裏面的細小的眼，都湧現在我的的面前，我覺得他一定是一個懷有隱痛的人，而人家却說他是傻子，我想如果明白了

他何以要寶貴他那一隻手，他的苦衷也許就可以猜度一部分了。

——爲什麼他要那樣寶貴他的手呢？

白起龍又笑起來了，他真是一個年輕的孩子。心裏想笑，隨即就笑了出來。但他在笑聲中却在說着，我急於要知道的東西：

——說起他那隻手，他最高興哪！他常常自己在別人面前誇耀，說他同何××將軍握過手，所以他的手便寶貴起來了。本來，有一回何××將軍到我們校裏來講演，到的時候，他正穿了新做的學生服立在門口，何將軍以爲他是校長，走來便和他握手，這一握手便成了他終身的紀念了。

說到這裏，我也不禁笑起來。原來他崇拜何××，與寶貴他的手是有這種聯帶關係的。白起龍走了，我一個人坐在房裏，窗外颯着怪叫的風。使我發生了一種置身海上的感覺。這時候，我想起了故鄉，又想起幾次海上的長征——思潮起伏，幾至無法壓制。我想一個人假如這樣地容易滿足，未始不是一

種樂趣，像我這樣僕僕道途又有什麼獲得呢？我也曾同他握過手，恐怕全學校裏的先生肯跟他握手的就只有我吧，難怪他說我是好人了。

爲了課忙，很少有機會到他房間裏去，但是偶然和他遇見，他的臉總是紅得發紫。並且好像知道我明白了他的一切似的，一見到我便羞澀似的縮到房間裏去了。

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好，我是具有喜歡在月光下散步的習慣的，時間已經不早，人都睡了，天雖然有點冷，但可喜沒有颶風，我把事情做完，精神還很好，于是就推開房門出來散步看月了。在大都會的靜夜街市上，在海角裏濃密的榕樹蔭下，我都會看過很好的月亮，但每一回所感到的興味都不相同。在這裏我好像幽靈一樣的慢慢移動着脚步，許多古老的樹挺着腰直刺着天空，月色是那樣地清冷而孤獨，連一個小星子也沒有。我噓着煙，絕無意識的信步走着，不知不覺地走到他的窗下了。

他的微咳聲，給了我一個極猛烈的驚覺，爲了好奇，便屏息地立在他窗前。這時候他在無力的燈光下，似乎在做什麼工作。很慚愧，我如同偵探一件什麼奇案一樣的便從一個小隙里窺探了。他和平常一樣，紅着臉，正在搬運重疊的箱子，絕沒有注意到窗外有人。在末了一個箱子裏，他拿出了一件東西，雙手托着慢慢地從裏面走到電燈面前來，那沉重的皮鞋聲，一聲聲都很清楚。他坐下了，先自己斟滿了一杯酒，然後把那件東西擺在桌上，那是一個紅色的包袱。他一口把酒喝了，便把包袱解開，從裏面拿出一件衣服來，啊，女人的衣服，一件女人穿的粉紅色的衣服，從式樣上看來，那決不是現代的了。他把衣服緊摟在腕裏，眼睛仰望着天，恍惚是在追想什麼似的，我總裏想笑，但爲他這怪僻的樣子噤住了。幸而好，沒有笑出來，不然還有許多東西便看不見了。這時他又拿出一把五寸來長的小刀來，那是一柄雙刃平耳尖刀，雖有沒有上鏽，但因爲年代的關係，已失去光彩了。他把刀拿在

手裏，看了又看，連着兩杯酒又下肚了，他的臉也像格外紅紫起來，情緒的也突然緊張了。他忽然發狂地把刀向那件衣服上面刺着，向電燈光下一照，顯然地在衣服上留下了一條小的孔兒，那件衣服上像這樣的小孔兒不知有多少，可見得他這種工作是常做的。刺過衣服以後，他似乎滿足了，臉上表現的緊張情緒也就鬆弛了下來。只見他連飲着酒

身上感到了些寒意，便輕輕地離開了那裏，剛走出一個腰門，便聽見開門的聲音，我心裏嚇了一跳。

從此，這個大家以爲單純的人，在我的心裏便佔有了地位了。我總想把的情形打聽出來，我覺得他總有不可告人的隱症，但是我相信沒有一個比我再多知道他一點，除了問他自己，急切是不容易解答這個謎的。

于是我常常找機會接近他，寄信哪，託他買什麼東西哪，因此每一個拜總有到他房間裏去兩次的機會，一切的佈置都沒有什麼不同，他獨自着

的事情，也是常遇到的。我總想直截了當地問他，但幾次都沒有說出口。有一回我走到他重疊的箱子旁邊，故意地用手指叩着最下的一口，裝着毫無意識地問他：

——你箱子裏多呀！裏邊裝着大洋錢吧？

他嘶嘶地笑了，但我看得出他表態裏顯然帶着幾分驚慌。

——沒有什麼，都是些破衣服。

——不見得吧？破衣服？有洞沒有？

他沒有回答，真可惜，他不能聽懂我這話，所以也使我無法從他的臉上多發現一點什麼。又遲疑了一小會，我既沒有權力可以檢查他的箱子，最後也只得悵悵地離開了。

他走後我嗅着酒味，

出來時聽聞他……



，我們便開始對酌了。雖然沒有好的下酒物，但酒是名貴的，情感是純摯的，一樣地可以使我們滿足。

他對於我的酒量開始表示驚奇，在他腦筋裏，南方人是決不會飲酒的。一杯一杯交替的喝着，一小瓶的酒已快見底了。

——方先生，你量真好！

——那裏，不及你多多了。

——南邊人也喜歡喝酒？

——能喝酒的多哪！我就曾被一個女親屬餓過。

——女人？女人也能喝酒？

他更驚詫了。這時候他已有「幾分酒意，醺紅的臉上，緊張的成分似乎減退了一些，談到女人，他細小的眼瞼翹起望着天，我便開始向他進攻了。

——你整年的住在這裏嗎？

他點了點頭。

——你什麼不回家去走走呢？

他苦笑了一下，什麼話也沒有回答我。

——像我便時常想到家哪！我有老母，他老人家也時時在想念着我。

——我什麼也沒有！

顯然地，他眼睛紅了，我是會弄這套把戲的人，自然不能放過這絕好的機會。

——爲什麼呢？有人說你有一個很美滿的家庭呢。

——誰說的？不錯！我自然也有一個家，可是我現在只贖了我自己。

我爲他斟了一杯酒，他舉起來便喝了個乾淨。

——那末，你一定娶過妻了。

他遽然地立了起來，連搖了幾搖頭。

——沒有我從來沒有打算娶妻。

——那末，你一定有過你喜愛的女子。

這在他恍惚是受了一個傳靈，頹然地又坐了下來。

——是不是？你曾有過你心的女人麼？

他呆呆地望着我，雖然搖了搖頭，但我知道我這句話已打入他的心坎了。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我可憐你，又佩服你。

他似乎昏倒了一會，這種猛烈的刺激，對於他居然沒有起什麼反應。但在他呆呆定住的眼光中，我可以看見一兩滴晶瑩的淚顆像要奪眶而出。我知道什麼話都不能再說。下剋上，這世界，這世界，他呢，什麼表示也沒有，只是用眼光送我出了房門。自回室裏。

隔了許久我沒有看見他。他打校門口經過時，碰巧還可以看見他，現在他簡直連頭也不伸出門窗了。我雖然想再去找他，但又恐怕他記着上回的

事，對我不滿。所以我們一直沒有見面。

寒假到了，我準備到北平去消磨這十幾天，臨走的前一晚，我藉着送轉信地址給他，又走到他房間裏去。

——左先生，你老好久不來哪！

他特別熱烈的歡迎着我，並且伸出他的右手來和我握手。我想這一個隆重的相見禮，今天或可以得到一些新的材料了！

——是哪，老沒有工夫。

我決定用輕鬆愉快的口吻和他談話，經過上一回的失敗，我知道他是受不起那種嚴重的語調的。

——那一天你醉了吧。

——沒有。那一天你老爲什麼急忙要走？

——你醉了，我不走幹什麼呢？

他又噴噴的笑着。

——那一天你很難過呢？

——沒有什麼？

——不，一定有事，我清楚得很，我會看破。

他囁嚅了半天，像有許多話要說而又不肯說似的。

——左先生，有很多話要告訴你老，但我又不敢說。

——這怕什麼呢！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而且有話不告訴人，就會像害病一樣地感到難受，一直到死也沒有誰知道你的。

——但是我這話却無從說起。

——你不說，我也知道一大半了。

——你老怎會知道呢？我的事，除了我自己，決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可是我就知道，你不是有一件粉紅色的女人的本麼？

我覺得要知道這件離奇的事件，對他這樣的人便非用這種方法不行的。果然，他的眼睛又呆呆地定住了。

——而且那衣服上還有些小洞是不是？

他不自覺地點了一點頭，走過來又把我的手緊握着。

——左先生，怎麼會知道的，真奇怪了。

——我和你自己一樣的清楚。所以我很同情你，也很佩服你。

——左先生，你真是一個奇怪的人。

這聲調顯然是顫抖的。

——但是，我這時候還不想告訴你。因為我這件事，除了上帝，我從來沒有告訴過第二個人。

——那末，好了，我也不想聽你的了。

我轉過臉來，裝着要走，他忽然上前將我攔住了。

## 手

——好吧，我就告訴你，我也很想在我死以前能夠將過去的事告訴一個人。但是我求你暫時不要對人講。

——不，我決不對人講，請你相信我。

他又嚥嚥了半天，恍惚這一件頭緒萬端的事，一時不知從那裏講起似的。最後還是由我發問。

——你為什麼要這樣的寶貴你的手呢？

這句話撥動了他的話機，他伸出巨大的手掌來，又用右手在上邊摸撫着，他整個的身體精神像墮入回憶裏去了，他說話的聲音很低。

——這手，這手，他幫助我做過一件最殘忍的事情。

他臉上浮起一層苦笑，我是耐心的等着聽他的下文。

左先生，人家都說我傻，不錯，我到這裏來已快到三十年了，現在的校長先生，當初在此地讀書的時候，我會買過糖給他吃呢。這三十年的工

夫，我每天在酒杯與禱告裏找安慰，最初幾年，我還有點不安，近來我什麼念頭全沒有了。……左先生，你不會知道吧？我是一個犯了罪的人，我曾經殺過人，便是用我這左手殺的。

——我並且知道你殺的是一個女人。

——呀！你怎會知道呢？

——你不要管，我問你，為什麼要殺她呢？

——左先生，這說來就話長了，我在十六歲的時候就認識她，她名叫那素貞，是我們那個地方一個有財有勢人家的小姐。我，左先生，你以為是本地人麼？不，遠着呢，我的家離這裏還有五百里，我家裏也有點錢。有一年，我們那裏演唱着廟戲，我便和她認識了，以後我們常常找機會見面。她真好，小巧的身材，嫩白的皮子，講話那樣地可愛，動作那樣地優美……可是我殺了她，殺了她。



他又興奮起來，他的左手做着劈刺的樣子，眼眶裏也看得見淚光了。我趕忙地想壓抑他的感情。

——那末你爲什麼要殺她呢？

——我不該殺她，到現在想起來，我真是該死，我殺了她就等於殺了自己。假如有她在世界上，我也許不至於像今天這個樣子。然而，左先生，我那時候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我一抬手，她便死在我的手裏了。

——大概是她變了心吧？

——不，她沒有變心，而是我變了心。那時候，真是魔鬼附在我身上，我什麼都不顧了，想到這裏，我現在雖過着這種清苦孤寂的生活，我便覺得是應該的了。

——你變了心？愛了別的女人？

——不是，左先生，完全是鬼附着我。那時候我的父母先後去世了。

而我同她的關係，又沒有人能夠替我們正式完成起來。有一天，我在一個秘密的地方遇見她，她說她的父親要把她嫁給一個同事的兒子了。我聽了這話，差一點昏了過去，而她反而用些不相干的話來安慰我。什麼叫我拋棄了她，不要自尋苦惱等語的話。我真不耐煩，當時我就掉頭走了。從此我很久沒有看見過她，約她出來，她不理會，可憐，王先生，那時我真想不開，父母也雙亡了，家道也中落了，自然更沒有和她結婚的可能，然而我沒有了她，我就生活在世界上，也沒有祖義。這時候，魔鬼便走來附着我了。于是我起了殺她的心。我覺得我得不到她，但也不許她被人家得去。現在想來，我當時是錯了。

他的感情起伏着，時而寧靜，時而躁急。我一點表示也沒有，只靜靜地在聽着。

——是一輪有月亮的晚上，我喝足了酒，帶了一把小刀，爬牆走到她房

室的窗下，這是我曾經去過幾回的。這時候，她一家人都睡了，只有她仍在燈下獨坐着，恍惚在想什麼，她的眼眶是潤濕的。天哪！那時我像是一隻聰明而又凶猛野獸，輕輕地掀開門窗，輕輕地走走到她的身後，敏捷的，甚至于連她看我一眼的機會都不許有，我便將刃刺進她的頸項了！呵！殺人是這樣容易的一回事呵！天哪！我還記得她瞪着眼睛望了我，她的眼淚和她的鮮血直滴到我的手背上。我永遠地記得她倒在我的手腕裏慢慢地將眼閉起來，她的嘴翕動着，像有許多話說，而是不許她說了。咳！我後悔我爲什麼這樣地殘忍呢？她並沒有欺我，她仍是那樣地愛我，一直到死，她的眼淚她的血還滴在我的手背上。天哪！什麼事都不能挽回了，我絕沒有想到殺人是這樣容易的一回事。

他的熱淚從細小的眼眶裏湧了出來，他的臉也褪盡了紅暈，而變成蒼黃了。我聽到這裏，也聯想起那一個月夜所看到的情形，我相信他所講的沒有

一句是假話。

——她在我手腕裏死了，我也像從夢中驚覺了似的，急忙逃了出來。回到家裏取了她送我的那件衣裳，帶了一點錢便逃到這裏來。咳！快三十年了。時間過得真快。這三十年，我的身體雖然仍活在世界上，實際上我的心早已死了。我覺得只有過這這樣清苦的生活才對得起她，只有這樣才能使我自己得到一點安慰，一直到死，我便決定是這樣地過了。我真後悔，假如她不死，即使她嫁了別人，我現在仍然可以設法看看她，現在，我再也不能見着她了。咳！沒有想到殺人是這樣容易的一回事！

整個的事實，我全都明瞭了。我知道他的愛護自己的手，並不是單純地爲了何××，我知道他的傻，也不是真正的傻，他具有極深的隱痛，他是一個永遠也醫治不好的病人，然而要用我什麼言辭來安慰他呢？我相信除了死了的那素貞，是沒有誰具有解放他痛苦的能力的。沒有法，我唯有同他拚着

喝酒。

當天晚上，我們都醉了。

第二天我們一行五人動身到北平去，他一大早便在校門口等着我們上汽車，臨行的時候，只有我走上去和他握了手。我恍惚看見那青筋墳起的手背上還留有淚漬與血痕，在車輪捲起的塵土當中，他那英雄式的魁偉的身軀還兀立在那裏。

## 被打靶的人

(一)

在這種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生活裏，有光因滿了二十五歲的原故，娶了一個比他小兩歲的女人，居然是成了家。

有光是頂頂安分的人，他看見好些年輕的朋友們都放下了鋤頭，荒廢了田地去做土匪去了，雖然做土匪在他們這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有光總不屑去做。有的人硬要拉他入夥，說了好些好些的好處，而且事實也在證明他們並不是在說謊，從山上溜回來的朋友，總是喜氣洋洋，腰囊滿滿，但是有光一聽到這種說法，心裏便跳個不住，口裏也不由罵起來了。

「狗強盜，叫老子去做嗎？我會家沒有這種敗類，休想！……小心着哪，縣太爺有捉有你的時候哪！」

他眼前幻出些土匪被押赴刑場打靶（槍斃）的景象來，警衛隊抓着推着，前面吹號的吐着「噠噠噠噠噠」的聲音，朱筆點過的「標子」插在那犯人的背上，犯人低着頭，臉上已經沒有人色，虧得兩個警衛隊扶着，不然或許要倒了。隊伍的後邊是兩個工人抬着用過多次的棺材，那紫黑的血迹，特別觸人眼目。觀衆人山人海地，有的嘆息，有關係的人，甚至偷偷地哭了。

「這玩意兒，幹得？不是路！不是路！」

誘惑有光做土匪本不自今日始，在他未娶親之前，大家就來包圍他了。因爲朋友們都愛他能吃苦耐勞，辦事也認真。直到有光結婚以後，大家包圍他也就更厲害，因爲一定要有光做土匪的意義，已不止是愛他了，大家對有光這種享樂的人生觀，早就生出不滿和嫉妬來。

在有光，他是沒有閑暇去留心外面的事情，也沒有心思去聽一班的說法。他的天下，儘是自己父親遺留下來的耕牛，幾畝田地，矮小的瓦屋，孤

零的母親，和自己創造得來的新鋤頭，水車，木桶之類，再嗎，就是他的妻子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的生活，是幸福的。

他每天五點鐘就爬了起來，呼喚那天還沒有亮時的新鮮空氣，近來因為結婚的原故不能不起得遲一點了，但也沒有過了六點鐘還不起來的事。他起來，拿起傢伙往田裏去，第一步是把水從老遠的池裏担到田地裏來，因為天氣一連二十多天沒有下雨，他新插下去的秧，不能讓她枯死，一直要到日已當午，有光才得休息，有時候跑回去吃中飯，有時候却是他女人送來給他，在田塍上，夫妻們談談笑笑。這地方近熱帶，一年到頭的在強烈的太陽光的下面，有光流着過身的汗，總是不息地工作，直到下午七點鐘，天快黑了，才收拾他的東西轉身回去。他的妻子有時來催他，有時正在半路上遇見了，夫妻一同回到家裏，照例，妻子給他裝上一袋煙，他緩緩的吸着；母親爲他打了沖涼的水，他洗過了一個愉快的身，然後大家吃夜飯，吃過夜飯就轉身



## 被 打 靶 的 人

進自己的房來。那時有光的面目便完全不同，恍惚那房四面壁的，繪了他不少的照畫一樣，他抱着他女人，女人也任他撫弄。這樣，有光時常在九點鐘就睡了。

羨慕有光的人，到處都是，羨慕之餘，自然免不了嫉妬，田地裏看見他們倆在一起，想法子譏笑是常有的事，有光倒有點難以爲情，而他的媳婦却有時還故意引起人家的笑，也就是引起人家的羨慕。

據人說，有光自從接了媳婦之後，沒有一點憂容，話也多了，工也做得勤了，天氣雖然乾燥，有光的田裏可從沒乾過水，稻子比什麼人都要長得好些。大家斷定他這樣下去將來一定成大財主。

說起有光媳婦，在鄉裏可真是第一個，本來她是從城裏來的，衣服的漂亮，身材的長短適度，面龐兒的端正，皮肉的細嫩白淨，在城裏雖然不算什麼，然而在有光鄉裏却是奇貨了。一班人沒有待東西來比擬她，說她的美觀

就像六月裏的荷花一樣。一些年紀大的親戚們，都把她看得很仔細，他們的評語却是富貴像，只有說有光或者消受不起的話，說她不美的竟沒有一個；少年的朋友們看的却不是那些，他們讚頌的是她那臨風擺動的臀部，是她那攝人魂魄的眼睛，和她那黃鶯兒一般的聲音。這種種他們都覺得像有光這種人，不應有這樣的一個妻子，他們和那班老先生一樣，以為這樣的女人，只應該做官的朋友才該派有的。許多媳婦應該做的事，有光的媽都拚着老命代她做了，她說『別把娘兒們的嫩手弄粗了吧』。至於有光自己，不用說，他是死心塌地的愛她。

本來也是湊巧的事，不是因為那女人的父親的脾氣不好，她決不聽於嫁給有光，就是說她決不至嫁給這樣一個貧窮勞苦的人，她父親在城裏開着鞋舖，家裏來往往的以身穿長袍子的人爲多。當她父親覺得自己的女兒應該嫁了的時候，以她的美麗，登門求婚的不知多少。父親奇怪得很，他不把

她許給那開着一片大布店的老板，作為續絃；又不肯把她嫁給那一個正在什麼地方做委員的人。選來選去，却選了有光，那做媒的正在以為自己是多此一舉，不想竟成功了。有很多的人對這次的事，都替她不滿，但是他老子的事，別人也管不了。許多委員老爺，屢次宣言，說父親妨害女兒婚姻選擇的自由，應該反對的話，但是她却相信他父親的話，結果委員先生只得算了。有許多人來問她父親為什麼獨愛上了那樣一個「黃泥腰子」，他說，「靠得住呀！人老實忠厚呀！選人定要他有錢嗎？」

過不了十天，有光和他的女人都得要上城一次，好在他們家裏離城不過四十里，而且有汽車可達。每次去，有光必定要帶點東西送給丈人，丈母娘早死了，另外还有一个十六歲的小兄弟，就在鞋店裏照顧生意，兼學了做鞋。有光每次也必定有點東西送他。可是那孩子總是看不起有光，見着有光就表示不想同他親近的樣子。不怪，他是在學校裏讀過兩年書的，而且近來

還是商會裏的一個幹事，來往接遞的，盡是一些穿西裝的先生，他怎樣能看得起有光來？不但是他不和有光親近就算了，他還要常常把他姐姐氣得哭，說她怎樣嫁了這種人。

那班土匪也不下山來找他了，他更忘記了他們。那班人跑到別人家裏去宣傳，別人都看了有光的樣子，沒有一個人肯跟他們走，所以他們恨有光是無容疑的事情，有些朋友，甚至對有光之娶親認為是有產階級的奢侈行爲，（那班土匪是習慣用這些新名詞的）。應該打倒，但有光却不怕這些，使有光怕的，還是他們說要搶去他妻子的話。

這裏的土匪，和別的地方的土匪不同，他們是受了新的訓練的，最初是一班外來的土匪，要想搶到一個根據地，所以注意到了有兩個海口的這縣地方。他們把搶來的錢用來宣傳，本來地方很窮的人民，就受了他們的騙，前年的時候，他們會佔據了這個地方，殺了無數的人，燒了無數的屋，把這縣

的精華全都燬壞了。直到去年，才把他們打退了，將城池奪了過來，可是地方上的損失是再也補不上的了。人家都不能安心生活，提起那時候，大家都

有點寒心，而且他們殘餘的勢力至今還在山上爲匪，時常下來搶劫，男的搶去當匪，女的搶去賣錢，殺人燒屋是不算一回事。靠近有光的家裏不遠，就有匪的巢穴，所以這鄉里沒有人敢得罪他們。

(二)

有光新婚一個月，快樂恍惚遮蓋了一切的愁慘，那班土匪，沒有下山來騷擾，原因是縣裏的駐防軍正在努力對付他們。大家的心都像忘記了那未曾盡滅的禍，在喝酒作樂的，隨處都是，有光，更不成問題。各地酬神的戲也關鑼了。

「走，我們看戲去吧！」有光在閉着的傍晚，對他女人說。女人真乖巧，收拾得他皮皮地隨他一道去。

人們都用欣賞和嫉羨的眼光注視着他們，在他後面走的故意說：『牡丹插在牛屎上』，有光只裝做沒聽見。

大鑼大鼓的敲着，好在這戲是專演給神看的，雖然衣服破爛得不成東西，演員也半死不活的在那兒怪叫，神無論如何是不會表示不滿意的。沾神的光的，在台子下圍着的不下五六百人。各色賣酒菜和糖食的小販，一邊在看戲，一邊在應付顧客。

「喂，你要吃糖嗎？」有光說着一邊掏着口袋。

「好，花生糖吧，少買一點」。女人望他笑着。

「你等等，我去買」。有光跑了開去。

「買糖的地地方雖然在那角裏，但是無論如何有光該不重還不同來呀！」女人一個人在許多眼光注視之下，倒有點怕起來了，她心裏焦急着，戲也無心看，只朝有光的去路瞧。

「喂！這不起得很。」在她背後突然來了這樣的一種聲音，一隻手似輕不輕似重不重地在她肩上拍着，拍得她噤了一下。她過頭來，心裏不住地跳着，也認得就是那一位洋裝先生。

洋裝先生穿着漂亮的西裝，頭髮梳得光光地，並且是黑得可愛。臉兒雖然比有光來得憔悴，但是用心的人自然得比用力的人容易老。鬍子是沒有，鼻子高高地，嘴唇薄薄地，兩邊嘴角裏留着擦掉又有的白沫，表示他是長於說話的。

「呵……陳先生！」她想起些往事，不禁臉紅，什麼也說不下去了。

「密司黎你一個人在這裏看戲嗎？」他帶着笑。

「不，有光去買東西去了。」她不明白密司黎是什麼東西，只知道是城裏的一般人天天挂在口頭說的。今天洋裝先喊密司黎，自己是姓黎，話一定是對自己說的。

「呵呵！有光也來了嗎？好極，好極！密司黎，你好久沒有上城呀？」  
『是的。』

「我這次到你們貴鄉來，爲的是想找幾位優秀的朋友，共同去担任工作。……呵呵！是了，我遇一個人，樣子好像有光，向西邊跑去了，同着二四個同伴呢。」

女人反轉身來對有光的去路望了一下，仍然不見有光的蹤跡。戲場裏已經燃着斗大的煤氣燈，那綠色的光芒，把一切人的臉都染得青腫地。在她旁邊的人，也許是看見有洋裝先生站在她身旁吧，生怕自己的眼光觸到她身上的回數太多，然而也不能絕對不看。

天色全黑子，洋裝先生也愈靠近她的身邊了，一層也是因爲人太擠的原故。她無可奈何，只裝看戲，時而望望有光，一回一回都使她失望，她真差點氣得哭了。



「密司黎，你願意做點工作嗎？似你這種才能，實在是天下……」洋裝先生說得嘴角的白沫像兩顆珠子一樣的直轉。

她全然不懂，但是她承認洋裝先生是說得太高深了。此刻她除了望有光回來以外，就是想回家去，甚至後悔不應該叫有光去買糖。

台上敲着大鑼大鼓，而且是不停地敲着。紅臉打着黑臉。再夾雜些牛頭馬面，好不熱鬧，大概是一齣武戲吧。大家的目光注重在台上，爲着想看得更清楚，後面的人都朝前面湧起來，洋裝先生的前面緊緊地貼住有光的媳婦。

他是帶着有一個皮包的，他這時候把皮包放在自己的前胸，表示是不願給人家看見自己是緊貼女人的，他的眼睛不轉瞬地朝台上看，他的右手是下垂的。

在騷擾中，有光的媳婦忽然身子扭了一下，過了半晌，她又回轉頭來望望洋裝先生，看他見眾人一樣呆立着，又回轉身去。她心裏想，剛才在她身

上摸撫的手，絕不是洋裝先生的，因為洋裝先生兩隻手都是在上頭的。

然而那在她身上摸撫的手，似乎更凶了，又回過頭來看看洋裝先生，她的雙手還是緊握住皮包。知道這內幕的，在旁邊不是沒有人，然而洋裝老爺的事，能夠說一句話嗎？

『討厭！死鬼！』她想擠出去，回家。

『我看有元一定遇到朋友拉他去喝酒去了，再等一會或許要來，或許他先回去了。』洋裝先生又說。

別人想擠出去倒容易，而且還受歡迎，只有有光媳婦擠出去，那任誰都要故意攔她一下，推她一下，擠了半天，越擠越困難了。

『陪你去吧，察司黎。你是擠他們不贏的。』

果然，洋裝先生把那羣衆打開了，打開了一條大路，有光媳婦飛快地向家裏走。

『我送你回家吧，密司黎。』

『不要，我一個人認得。』

而洋裝却還是追隨她，一直到她家門口。

『明天我到你家裏來，密司黎。』洋裝先生突然緊緊地捏住他的手，搖了兩搖。

有光媳婦莫明其妙地望着他的背影，又望了一望自家的手。

天色已經黑我可怕。母親常常跑到門外望着，等有光回來。直到二更了，有光才跑了回來，一進門，便大笑着，彷彿報告一件更重大更喜悅的事體，比向他媳婦道歉還要在前似的。母親看見兒子平安地回來，別的可以不問，就夠快樂了，女人想罵罵他，但也爲他的高興所阻止了。

有光分明是吃醉了酒，蒼黃的臉，泛着微紅，他手裏捏着一大包糖，糖汁都透出紙背了，他坐下，口裏噓着氣，額上的汗也直流。

## 被 打 靶 的 人

「你們還沒有吃飯嗎？」他看到桌上沒有動過的碗筷。

「等你呀！」母親說。

「等你的花生糖呢！」女人記起了應該生氣。

「呵呵！對不起，糖在這裏。」他抹着汗。「媽媽，我已經吃過了飯，有人請。哈哈，碰鬼，怪不得前回算命說我靠妻子轉運。哈哈！媽媽，我要轉運了。」

有光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驟然他娶了妻子。「媽媽，這是我買給你一包橘餅。」

大家吃飯，有光在邊煽扇子邊說，嘴裏還抽着煙。

「我去買糖，一碰碰了王三溜子，他說他剛從山上來，說他們不久就要起事，如果我去入夥，可以給我四十塊錢一個月，只要我答應。他並且說沒有一點危險。只在起事的時候跟了去發獎金。媽媽，你看便宜不便宜。」

「你還是耕耕田好，不要去造孽。」母親首先攔住他。

「不能去，捉到了要打靶的。」女人也說。

「但是四十塊錢，拿來不是發財了嗎？」

「性命要緊，我們並不是沒有飯吃，我們並不是不能發財，只要自己勤快。」母親說。「性命要緊，你老子死得早，就贖下你，你得自己細打量。」她突然想起哭了。

「當土匪我自然不去，要是當土匪，早兩年就當了。我不過騙騙他們，那個真去呢。可巧，同王三溜子分手，就遇到一個洋裝先生。他一見到我，他娘，就發狂似的拉住我，硬要我同他去飲茶，於是我只得同他去。他說：『現在想找我做什麼宣傳工作，做什麼幹事，什麼農人幹事，駐在我們鄉裏，一方面做自己的事，一方面替公家做事，每月送我三十塊錢！』媽媽，你想這一個是多麼好的事。」他得意極了，「明天他們就到我家裏來。那個人是一個大

瘋子，呵呵，記起來了，說是什麼羅先生！」

有光說得酒潮上來，要吐的樣子。「我吃酒太多了。噢！女人上前去扶住他，直扶他到房裏。」

他們收拾了碗筷，有光終於吐了，吐了之後才呼呼地睡去。女人也上了床，睡在他旁邊，一陣陣酒臭撲到她鼻子裏。她沒法睡着，想起日裏一些事情來：站在她背後的陳先生，那一陣陣的香氣，那烏光的頭髮。她又看看有光的頭髮，那不上四分長野草一樣地生長在頭上的頭髮，摸得去像鐵硬的。她心裏一冷，喘了一口氣，又想到那在她週身摸撫的手，多麼使她心蕩神搖。她又把有光的手扯過來放在自己的身上某一些部份，總覺得有光的手太不靈活了，聽聽他沉睡的鼾聲，她不禁把身子擠緊了一點，嘆了一口氣。她愈想愈睡不覺，有光睡得正好，外面也具有一兩聲的犬吠。她煩燥起來了，把頭塞進有光的懷裏，又想起一些事情來：陳先生的皮色，漂亮的西裝，皮鞋

，直想到他的手，那是多麼嫩的手呵！她拿有光的手來握着，那粗糙的老繭一觸就感到了。她又嘆了一口氣。有光在睡夢中把她摟在懷裏，她伏貼着不動，而有光的手又鬆開了。

(三)

第二天，有光起得比平常都早，走到外邊一看，自己的新秧都長得可愛，土地也還潤澤，可以不必再澆水了。他想，假若他做了幹事，這工作一定得找一個人幫忙：假若他做了幹事以後，自己也必得做一兩件漂亮點衣服，到岳丈那裏去買一雙鞋。太陽漸漸地升起來，今天在有光眼裏，那無情地平常要使他爲担水忙碌半日的太陽，意外地美麗，意外地柔和，恍惚是稱頌他走好運似的。

他女人也起得早，眼睛紅紅地，自然，母親比他更醒得早，不過是在床上沒有起來吧了。

今天有光自動的停工，爲着等待那羅先生老爺駕到。

吃過了早飯，貴客果然來了，來的不止那麻子羅先生，還有漂亮的陳先生。有光以從來沒有過的尊敬，從來沒有過的小心，雙手捧了茶；他女人在一邊望着那些洋裝先生們，覺得他們週身都是力量，無處不是偉大，她不禁呆了。陳先生也死死地盯住她。當羅先生和有光談話的時候。自然，有光是不會想到他一些不能想到的事情上去的，他尊敬這些將給他莫大威風的貴客們。

「會有光，」羅先生開口了。「農人幹事能夠有你出來幫忙，那真是了不得的好事。」

「是，是。」

陳先生也跟有光的女人談得上勁，他勸她出來作事，現在會裏還差一個幹事，如果她願意去，他極願意介紹她。並且每月的薪水同有光一樣。不過是要常常住在城裏。女人回答是要同有光商量過後才能決定。



母親辛辛苦苦地弄了一餐比較好一點的中飯，來招待這兩位貴客。大概有光的舉是不成問題了。

「老爺們，在我家裏使飯去。」有光誠心地說，他女人聽到「老爺」兩個字，又覺得他們無處不是力量，同時視得有光太渺小了。

女人趁便和有光談起他們要請她去做幹事的事，有光最初是不願意，後來聽說有三十塊錢，就應許了，不過要她每個禮拜回來幾天。母親的意思，說不如等有光幹了個把月之後再說，因為他們新婚還不滿百天。可是有光的女人像不願意的樣子，有光也只得說可以去。母親很奇怪何以現在的舉這樣容易幹，現在的錢這樣容易拿。

他們約好了，有光明天就到這鄉裏的一個機關去開會，算是接事了。有光的媳婦呢，明天隨陳先生一道回縣裏去，住在會裏也好，住在父親店裏也好。總之，夫妻兩個每月都支送三十塊錢，這個月還先送。

## 被 打 靶 的 人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陳委員約了明天再來。

真的，有光自從和洋裝先生發生過關係以後，他恍惚看了一件無形的龍袍，以前看不起他的朋友們，冷笑他的朋友們，見着他都改換一副面孔了。有光也看上了長衫，自己也找定了一個人做，他自己覺得走路的時候，該左右擺擺，像一個闊人的樣子。

到晚上，夫妻們的喜悅的程度，不比他們初結婚的第一夜低，有光也懂得別離的滋味，他抱着他女人說了好些溫存的話。

第二天，太陽出得更美麗，有光却起得特別遲。

陳先生羅先生都來了，並且帶了一張紙給有光，說是什麼委任狀，叫他收好，於是羅先生帶了有光去開會，陳先生帶了有光的女人去趕到縣城的汽車。留着老母親在家裏守屋。

在一間大房子裏和一些文明人開什麼會，有光真是第一次遇到這些事，

他又怕，他又好笑，算是扯了半天，才扯清了。有一個人叫他去找五十個農人，說要開什麼訓練班。自始至終，沒有提到錢的事。

他急急忙忙地跑了回來，一邊抹着汗，因為他的心裏老是記望着他女人，不知她這時候走沒有？當他走了一半路的時候，他遇到王三溜子，一把攔住他。

「有光小子，你跑到那裏去哪！好，小心你的腦壳。」

「三小子，你別吹，看你爹爹的威風！嚇嚇！」有光第一天使用他的威風。『老子現在是幹事！』

「好，別幹掉了腦袋就是。」王三溜子溜了。

有光跑到家裏，女人已經走了，這使有光感到極端的無聊，行也不足，坐也不是。心裏又記着三十塊錢和女人的事。

到晚上，有光甚至有點悔怨了。

(四)

有光穿了一件平常不大穿的衣服，帶了一些禮品跑到縣城裏來，先到岳丈家裏。第一個遇到的是黎玉椿。

「玉弟，你好！」因為自己是幹事，所以有光說話也來得不同了。「你看見你姐姐嗎？」

「沒有，誰管得着那些。」玉椿要理不理的樣子走開了。

他跑進去找岳丈，送上了禮品。

「你老人家看見玉珍嗎？」

「沒有，她幾時上城裏來的！」他老人家詫異極了，而且他知道這不是一個小問題。「怎樣，她一個人上城來的嗎？」

「不是，跟一個陳先生來的。」有光知道這件事不對了，說了半天才把經過的事告訴了他老人家。

「那不好了，不好了！」他老人家走上前就給有光兩個耳光。「你這個糊塗東西！」

老人家不說什麼就走出門去，有光只得跟在後頭。他老人家一口氣就跑到了一所外表很漂亮的房子門口。

「找找陳先生！」

「陳先生出巡去了。去了已經一個星期。」門房回答說。

「那我找羅先生。」

「羅先生也出去了，只有宗先生在家。」

「好，那我就見宗先生。」

在客堂坐了半晌，忽然從屏風後一聲喊：

「刺刺我道是誰，原來是黎老板，黎老板我翻好多年不見了，宗先生穿着淡青色的西裝，手裏挾着皮包，提着自由棍，恍惚是要出去似的。」你

「好哪？黎老板。」

「好，宗先生，托福。」

「這位是誰？」他指着正在流淚的有光。

「這是我小婿曾有光。」

「原來是令坦。黎老板你坐一坐吧，我要有點事去。」

「慢，慢，宗先生，我有點事要找你呢。」

「什麼事？我辦得到的極願幫忙。」

「就是小女那一天，隨着陳先生一道上城，說是這裏請她做什麼事。來

了三天，到現在還沒有見人。」

「這事絕對沒有什麼問題的。黎老板，你儘管放心好了，陳先生自己身上有槍，又有好些人保護，絕對沒有危險的。而且陳先生是最能幹最可靠的，我包沒有問題的。黎老板你們放心。」

「陳先生什麼時候回來呢？」

「頂多還有兩三天吧！何必急呢？你難道還不相信我們這些人嗎？……黎老板，你再坐一歇，我可要少陪了，阿祥泡茶呀！」宗先生和他們握過手又行過鞠躬然後才搖擺地去了。他們兩個也只得出來，一路上，老人家不斷蹬脚，有光只有流淚，原來想買一雙新鞋的，到此刻都沒有勇氣想了。

過了三天陳先生還不見回來，岳丈夫天在外面打聽，什麼結果都沒有。又過了幾天，陳先生却回來了，他們跑去見了他。

「呵！會幹事你怎樣不回鄉去幹你的工作呢？」陳先生兩邊嘴角還是留着白沫兒，一見面就說這些話。

「我的女人呢？同你一道來的。」有光提出來問。

「什麼？你的女人？你的女人我替你管？」他大笑著，「會有光，你錯了，我們不能替你管女人。我們只知道辦公事。」

在他們慌張中羅先生出來了。有光一把撲上前哀聲說：「我的羅先生羅老爺，你說一句一句公公道話吧。我的女人是不是陳先生帶走的。」

「什麼？」羅先生仰着麻臉。「你不是曾有光嗎？什麼？你的女人！」

「羅先生你看，這還了得，他們甚至有意說我騙他的女人呢！我實在不能忍受了，怎樣能給人家這樣侮辱呢？」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阿祥，叫門衛將他們拖出去！」

幾個武裝年少力強的警察，走上前把他們拖出大門去了。有光只得扶着老人家回來。玉椿却像得意得很。

城裏的人，都知道了這事，大家都不敢發表意見。

(五)



有光發狂也似的到處尋找，家裏的事全不問了。過了兩個禮拜，田裏的新秧，因為沒有澆水，都漸漸地枯死了，而女人的消息還是沒有。

這時候，山上的土匪，集中在靠近有光家鄉的一個山上，在一定的時候，要下來搶劫，城裏早就有這消息了。於是當地的官軍就預先捉拿了一些人，事情又安定下去了。而且還有一個希奇的發現，就是幹事曾有光私通土匪的事。

在城裏，有光被捕了。他不懂。當審判的時候，他茫然地站在那裏，坐在上邊的一個人問他：

「你私通土匪，圖謀暴動，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我素來是安分的。」

「這種證據，就是在你家裏搜出來的。」

「冤枉，我不知道這封信。」他連連叩頭。

『好小子，你賴，證據是你家裏搜出來的你還賴嗎？』一個穿軍服的人吼着。『看刑！』

『天哪！我真的冤枉！』他痛哭失聲了。

雖然經過夾棍，吊打種種刑法，但他還不知道招。

『你招不招？』

『沒有得招』他這才看清了上坐的是陳先生，他牙根都咬碎了。『天哪！』

『好，不招，你居然不招，用火刑。』軍官下了命令，這地方特有的殘酷的刑法，就加在有光的身上了。

所謂火刑，是把平常使用的銅板用火燒紅，一個一個地放在有光赤精的身上，皮肉燙得『咝咝』地響。有光却痛昏了。

『你招不招？』陳先生問。

『招了，我招了。』有光忍不住痛苦，他咬緊牙關閉上眼睛，平裏。

## 被 打 靶 的 人

「賤東西，哈！哈！辛苦了。帶下！」軍官發令把有光帶在牢裏。

到夜晚，有光從鐵欄裏望望那黑寂的天空。他想飛出去，不但是沒有翅膀，而且稍微動一下，遍身就痛。他想起母親這個時候或許還不知道自己在冤海中呢！他想起女人，這時候不知道在那裏受苦，他想起初婚的時候那種幸福，他想起那害人的先生老爺們，他想起自己的田，想起王三溜子，他又想到自己或者要打……他不敢想了。他的手抬起來抹眼淚都不可能。他恨不得這時候天地翻覆起來，把一切毀滅，把自己炸得粉碎。在不知不覺中，他睡了一會。醒來又想着。想到的還是他的女人，號聲，打靶，棺材，等等。

### (六)

警衛隊和軍士排列成隊向前走。「噠噠……！」這是在前面引導的號聲。觀衆的頭在兩旁邊攢動。

「又打靶，十個呢！」

「槍決土匪曾有光一名，」槍決土匪李大五一名，「槍決土匪……有光在隊伍裏被兩個軍士推着，他背上插枝朱筆點過的標子，他的神志昏亂了。若是沒有兩個人扶着，他是立不住的。在這時候，也忘記了母親，忘記了親愛的女人，他忘記了一切愛與恨，他是去死了。」

隊伍後面兩個人抬着木棺，上面紫黑色的血迹，特別觸人眼目。大家看了他這魁偉的身材，慘白的臉孔，都在惋惜着。

「那會什麼的樣子真不錯呢！像一個軍官。」

「你不知道，他頂狠，做過幹事呢！」

「唉！這樣的人爲什麼不安本分呢？」

天下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多半是沒有什麼變化的。十分鐘之後，有光除了拿他最後的一滴眼淚獻給他母親而外，他沒有一點表示地就死了。

## 死約

因為業務上的關係，我可以憑着掛在胸前的徽章及一張印着銜頭的名片，走到任何一個發生突變事件的場所去。

這一天，我得着一個消息，說是發生了一件殉情的事件，這是值得驚異的，在這個生存爭鬥達於尖端的時候，生命往往比平時更顯可靠，居然有蠢材輕輕地將生命付給所謂愛情，這不能不說是具有近於傻的勇氣了。

爲了業務，又爲了好奇，我匆忙地走向事變的所在地去。

這是一所包含着若干小房間的大樓，同樣也包含着千流寓在這裏的小家庭的組織，走進圍牆的大門，通過一個相當寬大的陳地，便是樓房的入口處。這時候，那裏面似乎有許多人的影子在不安地晃動，當我大跨步走上入口處

的階坡時，好幾付冷冷的面孔便迎着我，他們對我這浮躁的舉止，顯然表示厭惡，只那采冷冷的一眼，就好像忘記有我這一個人來了似的。而我一投身在那黯淡沉寂的霧圍中，也立時感到嚴肅起來。我聽到沉重的脚步，我聽到嗚嗚的低語，而在某一個角落裏又似乎傳來悲痛的淚聲，我輕悄地走向一個人的眼前，低聲詢問着事件發生的地點，但那位過於老成的少年，他冷冷地射了我一眼，結果連搖頭的表示都沒有。我很沒趣，轉過身來發現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正倚在房門口，我又輕悄走過去，低低地詢問她，她也和剛才那位一樣，對我打量了一番，似乎不想說，但又像遏抑不了發表慾，她抬起手，指着樓門說：

「從那兒上去，第三個房間劉空軍家裏，」

「這一開口，我們的感情上便像熱氣一點，我又繼而步約地問着」

「聽說是一個女的。小妹妹，你知道她是什麼人嗎？」

「怎麼不知道，我看見她同劉空軍，王空軍三個一同走上樓去的。」

她正說，門口進來了幾個人，前面幾個都作空軍的裝束，他們似乎很忙，沒有看到這周遭的一切，眼睛直視着，脚下快捷的步子，地板上發出清脆的應聲，他們迅速地掠過我的身旁向樓口走去，而小妹妹却指着他們的背影說：

『你看，那第一個走的便是劉空軍，第二個是王空軍，他們都是死去的  
女人的好朋友。以前那女的很少來，最近這幾天，差不多天天都要來這裏  
。』

我腦海裏忽然構成一個假想的輪廓，這小姑娘告訴我的，使我對於這件事  
件已有相當的了解：這不過是一羣時髦的愛情名角所排演的新戲而已。這女  
子的自殺，自然不外乎是遺棄和多角關係兩種原因。然而當大家都在做戲  
的時候，真個捨得殉情，也的確是一件可佩服的事。

正要和小妹妹再談，而她却被一個中年婦人惡狠狠地抓進去了，接着房門「砰」的一聲。我又只得沒趣地走了開去，正要朝樓門口走，忽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叫我，回頭一看，原來是我一個年青同行，他大約也是爲這件事來的，他穿得很氣派，昂首挺胸，在許多人的注意下大步走向樓門來。他問我曉得這件事情不，但又不等待我的回答，却接着把他所曉得的說出來了：

「死的是理太學的學生，未婚夫是空軍，這次和敵機作戰殉職了，這位小姐自殺過多次，這次才算成功，真了不起，值得宣傳，值得讚美！」

他說着，我沒有什麼表示，我腦中早已構成這事件假想的輪廓，所以對於他的話，我並不十分感到興趣。

到樓上，顯然地，第三個房間是發生事變的所在，門敞開着，裏外却塞着過多的人，有的在議論，有的在憑吊，有的在嘆息，有的却和石羔像一樣呆立在那裏。



他們像是已經知道得很多，但對於任何一樣東西，又像需要再從頭研究一遍似的。

我們走進門，我的年青的同行，迅速地向一個他所假想的主人，遞過了一張名片，他們中間的關係也就從這一個動作上建立起來了。我跟在他的後邊，第一個印象觸入我眼簾的，便是那床上被白布掩覆着凸起的部份。我想那一定是她的屍體。屋子裏除了因為位置了許多來客而感到凌亂外，從任何一點都看不出是在不久以前曾演過流血的慘劇的。綠色絲綢的簾幔，被風吹得微微地飄動着，使我聯想到孝堂裏掛着的靈幡。驀然，我發現屋角裏坐着一個人，他低着頭，似乎是在悼念死者，對於我們的進來，他一點也沒有覺得，我認得他，心裏很高興，我知道這件事情的詳細經過，會從他口中告訴我的。我連忙走到他的跟前，而他也發現了我，立起身來，握着我的手。那宏亮的喉嚨，頓時擊碎了這周遭的沉寂。

「趙先生，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你來得很好，我希望你不單止將這偉烈的壯舉，作一種新聞的報道，更望你能為她寫一篇小說。」

「怕的寫不好，」我謙遜着。「蔣教授，在這裏談話似乎很不便，能不能抽空讓我們到樓下去談談呢？」

「好好，我還可以供給你許多好材料呢。」

她正要走動，而蔣教授却將我扯到那幾個穿着空軍制服的人面前來。

「王先生，劉先生，讓我來介紹，這位是趙編輯。」我和他相識許久，而「這兩位都是我們的飛將軍，和死者及死者的丈夫都是最好的朋友。」

「我並沒有什麼適當的話可講，因為有許多話，蔣教授會比他們預備得比我更滿意的。但我想在我離開這屋子以前，我必得瞻仰這偉大殉難者的墓。」

容

「蔣教授我能不能瞻仰一下死者的遺容呢？」

沒有等到蔣教授的回答，而兩位飛將軍中的一位已答應了。他走到牀前，將覆着的白布揭了開來，這時候屋子裏微微起了一陣騷動，許多眼睛和我一樣都射注從那白布下顯露出來的一點。

事實糾正了我想像的錯誤，當一個死於自殺的面龐呈現在我們眼前時，一點也沒有使我們感到恐怖。她捲着髮，黑色而長的睫毛掩住了微微可見的眼珠，蓋着口紅的嘴唇緊緊地閉着，可以看出在自殺的一頃，她所具的決心，衣服穿得很整齊，除了胸口略有一點血迹外，幾乎找不出一點傷痕。

「她是用槍抵在胸口自殺的，所以血流得不多。」王空軍對我說：「本來我們早已知道她想自殺，隨時都在防備她，不想還是這樣的結果！」

「她是不是曾自殺過幾次？」

「沒有，不過朋友們知道她的性格，當她得到她未婚夫殉國的消息後，

她的神經似乎失了常，在大學裏有她許多女朋友嚴格地防守着，過了幾天，不但沒有出什麼事，而且生活也恢復常態了。這兩天她特地要求看守她的女朋友，准她到我們這兒來商量黃隊長——她死了的未婚夫——身後的事情，我們也十分防範她，怕她要自殺。不想今天我們正要一同出去，她出門以後，忽然說天氣熱要回去換衣裳，可巧，老劉的自衛左輪槍擺在衣櫥裏忘記帶出去。以致發生這種慘劇。」

劉空軍這時又在床邊上將他的槍拿來看，蓮蓬式的槍膛裏，只有一個子彈孔是空着的，那一顆子彈它已換取一條美麗的生命了。

我因為要和蔣教授長談，不願再仔細問下去，劉空軍將白布重新掩覆了遺體之後，我便和蔣慢慢地走了出來。

下了樓，又到屋前的空地上，我開始和蔣教授攀談：

「死的，是你的學生嗎？」

「是也，五大教育系的學生，這學期本想轉到張主持的社會學系來，前些時她還爲這問題特意跑到我家裏請求過。」

「了不起得很！在今日，這種偉大的殉情確是值得讚揚的。」

「她也曾選過我的課，我對她的印象很不好，喜歡修飾，喜歡交際，我會經很嚴厲的告誡過她。後來聽說跟一個空軍隊長黃榮發訂婚，當時我更覺得她對於讀書是沒有多大希望的。」

「黃榮發是如何死的？」

「×月×號成都空戰，他單機追敵，在雙流殉國的，可是他也擊落了一架敵機。」我們走到一片樹蔭下面，蔣教授停任脚。他從鼻煙色長衫的口袋裏，拿出一個綠色的小本子來。「這本子是她寫的日記，特別是最近幾天的，真是血淚的結晶，從這裏可以看出她的熱情，她的勇敢，她的偉大！」

他把那本子遞給我，「你所要知過的，這裏面全部可以告訴。」

我將本子翻開來，極秀麗的鋼筆字、密密地排列着，我不想粗疏地看過，而且也不是一時可以看得完的。於是我向蔣教授提出了借去看的要求，並且答應爲她寫一篇小說。蔣教授起初似乎很着難，但終於答應了我。很奇怪，平素最健談的他，這時候居然找不出和我縱談的材料，而我也不想在他這種心情之下，再作無聊的詢問了。

我們分了手，他回到樓上去，也許是去商量她身後的問題，我走出了園門，雇了車子，伴着一個老年車夫極遲慢的步伐，開始細細地讀那本無淚交織成的日記。

讀完那本日記，提筆想寫一點紀念她的文章，但什麼也寫不出來。如蔣教授所說，這本子裏的東西，會得告訴你更清楚而真實。現在還是將她自己的文章摘錄在下面，讓讀者從這些柔麗而悲痛的句子裏去了解那崇高壯烈

的女性吧。

日記的前半是用日記的體裁寫的，最後的幾段，是當她發現她的未婚夫殉國的消息之後寫的，幾乎全是書信的體裁，字體也沒有以前的工整，可以看出她不寧的心緒來。現在就把這幾封遺書抄錄在下面：

(一)

阿發：今天早上出去，我說不出的難受。明明知道，這僅是最短最短時間的別離，三天以後，你仍然會回到我的懷抱裏。但是，親愛的阿發！學校裏放了假，叫我如何排遣這三天呵！你該不會覺得吧！不錯，你一點也不會覺得，你和往日一樣的，有力地抱吻了我，放開了脚步，挺着胸脯，在我的視野中消失了。我倚在樓門口，仰望看白雲，想像你在那高空裏的雄姿。阿發，昨晚你不是說，這幾天敵機隨時都有來襲擊的可能嗎？你告訴我好幾次作戰的情形，你說，假如敵機在你的班期中來襲，你一定要和她惡戰。阿發

，我祝福你，憑着你的精誠，勇敢，給予那些空中的強盜以血的教訓吧！但，發呵！我也怕，我怕有那末一個可怕的日子要到來，雖然在另一面是光榮的，但我怎樣辦？你叫我笑呢？還是叫我哭？親愛的，我知道我不應該想到這些，這些話於你不但無益而且是有害的，好在這僅是我個人的私念，將來你看見我寫些句子，你一定要笑我的。

下午到學校裏去了一趟，許多遠道有家難歸的同學，她們都搬在一起住，過得快樂而有趣，她們對我自然是很好的，也問起了你。我約壁君回來作伴，走到半路，注意情報的旗子拿出來了，匆匆的回家，聽到飛機響，我便出來看，阿發，從我頭上掠過去的幾架飛機，也許其中便有你在。你該想到在幾十萬人對你注視的時候，會有你妻子最崇敬最關切的眼光吧！

警笛沒有響，我和壁君恢復了寧靜的生活，阿發，告訴你，我睡得很好，這都是壁君賜給我的，祝你也睡得好。



(二)

天沒有亮，警笛就響了，我和璧君匆匆地起來。璧君胆子素來就大的，可是在今天她顯然有點着慌，不斷地催促我走。

在我們走向郊外的途中，我聽見你們沉重的機聲從天邊震動了，隨着在朦朧的晨曦裏，我發現了三架五架九架嚴整的機羣。阿發，我知道那裏面一定有你，而且肯定可以指出你在那一架裏，我告訴璧君，說你架駛的是最中最新的一架，親愛的隊長，我猜的是不是？這時候我又注意你們飛的方向，看你們是不是飛向迎敵的一方。阿發，璧君這時候有點忤頓了，也許是侵晨的寒氣使他這樣，也許是怕得這樣，但我是怕的，我用臂膀緊緊的攬着她，阿發，有你在天上，我怕什麼呀！你的吼聲，鼓起了我的勇氣，我相信你能保護我，也能保護這蠕動的行列中任何一個人，我崇敬的英雄！你在這許多人的面前給予了我無上的驕傲。

我和壁君走進一個狹長的防空壕裏，天空和大地都靜寂了。我想像遠遠的空間裏，你也許展開了銀翼，吐出了火舌，在予遠來的荒鷲以打擊了！我盼望明天便能得着你的捷音，後天便見着我在你面前誇功的笑臉，阿發，我願意伏在你的腳下，你任何誇飾的敘述，我都願意恭敬的聽着，我將親手爲你斟上慶功的酒，神聖的人呵！我願意永遠做一個崇拜畏敬你的奴隸，任你怎樣役使我！

機聲又響了，而且斷續的聽到機槍的聲音，阿發，是不是你們在追逐，勇敢些！爲了你愛的，爲了這幾十萬備伏在荒郊野外的兄弟姊妹，爲了國家的光榮，阿發勇敢些！我祈求你勇敢些！我命令你勇敢些！

解除的警笛放了以後，天空已滿佈鮮艷的紅霞，阿發，這是勝利的象徵呵！我知道你是帶着幾分疲勞在那勝利的紅光中衝回來的。

回到家裏，跟着打聽消息，有敵機，擊落了敵機，有由誰北門外被機槍

掃射死傷好些兵衆，我知道妥確的消息，只有你才有資格告訴我的，阿發！我等着你，別人的話我都不會相信的。

## (三)

報上大字登載着，雙流空戰擊落敵機兩架的消息，阿發！我好歡喜。

咋了晚上夢見了你，和往常一樣，你跳躍着跑到我的跟前，我投在你健壯的雙臂裏，你說你以何種姿勢擊中了敵機，如何逃避了敵人的火網。我多麼愛聽呀！我緊貼在你的懷中，和孩子們聽着熱鬧的故事一樣。

醒來太陽已經出來了，璧君叫我一同到學校去玩。阿發，苦難的日子就只有今天這天了，明天一早，我想總可以看到你，這一天我決不能離開璧君，不然，我會覺得比前兩天的時間更長啊！璧君真是一個我最忠心的人，我們一同逃出了敵人的魔網，一同做過多少工作，共過多少的患難，我同你定了婚，和你同住在一起，感情上對她自然漸漸的離得遠了，但她對我仍然是

一樣地好，把我當成小妹妹的一樣看待，她對你也好，常常說你英勇而真誠，你要知道，她不輕易讚許人的，而且對於任何空軍人員，她從沒有贊美過。

在許多人的談話和取樂中，這一天是最容易混過的，可是奇怪得很，我的心頭老是忘不了一個人，（你猜那個人是誰）也忘不了一個家。我從來心境不是這樣狹小的。她們有意無意地在譏笑我，這不怪她們，連我自己也覺得太可笑了，我相信他們總一天自己要笑自己的。

傍晚我仍然把壁君拖了來，談我們的過去，一直到深夜，我很興奮，也很快慰，阿發，大概是因為明天可以見着你吧！我留壁君明天在家裏吃午飯，今天我學會了一樣好菜的做法，這是爲了你才向那位女同學學來的。

（四）

一大早就醒了，但壁君比我還醒得早，她心裏好像也有問題。我知道這

沉靜而好學的人，最近也許中了邱比得的箭了。阿發！記掛着你，我那裏有工夫去深想人家的那些問題呵。

你是不會回來過這樣早的，但我不能不把房間裏佈置好了，花瓶裏應該有幾枝好看的花，你愛吸的煙，我應當為你準備在盤子裏，每一次你是必得洗澡的，我要為你準備夠用的水，也許你會約幾個好朋友同來，阿發，那也好，你和你的朋友，都可以嘗到我新學會做的一樣好菜。

時間在興會的工作中溜得特別快，一切需要做的，在璧君的協助之下全都做好了，然而你沒有來。阿發！上次你班期完結的那一天，不是回來得很早麼？今天爲什麼這樣遲？我時時走到窗前望你，從遠遠的地帶裏，若干人影的中間，我想將你發現出來，但沒有一個影子能夠像你。阿發！爲什麼呀！我相信假如是有着別的事使你一時不能夠抽身回來，你一定會在事前給我一個信的。

多末焦急的等待呀！敏感的我，腦海裏發生了多少的假想，却都給璧君打消了，而我也多末願意接受她的意見呵！

直等到下午，我們吃了一餐最晏的午飯，阿發！你仍然沒有來，來的却是你們隊員王上尉和他的愛人朱小姐，他見到我就笑，阿！阿發，我遍身都冷了，那是多末不自然的笑呵！他說你特別派他來通知我的，說你奉命飛重慶聽訓去了，一時不會回來，叫我放心。

阿發！假如是真的，我一點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然而我懷疑，我從王上尉面部表情上，我不相信所說是真的。阿發！天哪！你怎樣了，你爲什麼不告訴我的真話？是不是遭受了什麼重大的不幸？

我發現璧君不在房間裏了，隔了好一會，她才同朱小姐從樓下走回上來。她裝做很大方的樣子，然而她的一切動作反而太不自然了，她不敢看我，走進房來便去翻桌上擺着的書。

我明白了，阿發！我可憐的發，我勇敢的阿發，你是永遠不會回來了。我的熱淚湧出來，他們不但沒有一個人來勸阻我，反而個個人跟着流起淚來。阿發！一切都用不着王上尉再加說明了，他也無法再說那些騙我的話了。親愛的，偉大的民族英雄呀！你好，你得到了最光榮結局，我不應該為你嘆息，也不應爲我自己的命運而墮淚！

一切都明白了，王上尉追述你作戰的勇敢，以及怎樣殉國的情形。阿發，我並沒有難過，我是拭乾了眼淚在一字一字地聽着的。但是一想到說這些的不是你，我的心碎了！然而我沒有哭呵！親愛的發，我知道眼淚是於你無益的。

這天地間從此沒有了你，你的軀亮，業已化作了灰燼，我呢？阿發，等着我，我以前雖然不能和你在天空中對準着敵人衝鋒，但不久我的靈魂是會和你在一塊兒飛的。

壁君和我度這淒涼的夜，我們整夜沒有合眼，我沒有淚，阿發，我已經站在萬丈的懸崖上，一切我都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些了，只等待一個時機的到來，我會閉着眼縱身躍到雲端裏去的。阿發！我決定遵守我們的約言，記不得，當我們訂婚的時候，你會說：「你要了解，負有我們這種任務的人，隨時都有爲國犧牲的機會的，那時候，你又將樣辦呢？」我記得我一點也沒有遲疑地回答你說：「你假如爲國而死，我也決定爲你而死。」你已經爲國犧牲了，我呢？阿發，可憐的寂寞的阿發啊！我不騙你，我馬上會跟着你來的，我不會再哭的，你聽到我哭，一定很難過，以後我要笑，阿發！假如我們就因這樣解脫了而得到永生，那我們不應該笑嗎？壁君的眼淚比我多，她也許是同情我這可憐的人吧！她看到我笑，她格外地哭得厲害了。她懂得我的意思，她在以婉轉的言語，脈脈的柔情，想來纏住我，也許是想來救我，我恨她，我恨不得立時撥她出這屋子，——這間我們兩個人所有的屋子。



阿發！你走後，每天縈迴在我腦海裏的幻想，這時候都成了事實！當時我怕，可是現在我一點也不怕了。阿發，記住我們的約言，你的芳，不久便會投在你的懷裏，伏在你的腳下，永遠地聽你役使。

## (五)

阿發！殘忍的阿發啊！在這美麗的靜夜裏，你爲什麼不來看我，爲什麼不來親近我？我們的愛，難道就因爲你軀壳的毀滅而消失了麼？

阿發！可憐我已經成囚徒了，璧君和其他的幾個自以爲富於宗教精神的人，成天地看守着我，我失掉了自由，我哭，她們也防備着我，我笑，她們也防備着我！阿發！叫我怎樣辦！

給我的啓示吧！阿發！給我一個啓示，讓我快一點見到你吧！

我真要瘋狂了，阿發！你不能讓我瘋狂，瘋狂的人是會被人永久支配的，我要自己支配自己！

我沒有眼睛看到周遭的一切，我沒有耳朵去聽那些和善而夾着同情的指導，我只想怎樣逃出這樊籠。殘忍的阿發呵！你躲到那裏去了？你爲什麼不來看我？你不愛我了？你責備我沒有履行諾言？也許是爲了寂寞，爲了適應一個新環境的麻煩，你惱怒了吧！原諒我！阿發，只要你一招手，只要你給我一個小小的啓示，我立刻就會到你那裏來的。

## (六)

謝謝你，阿發，你幫助我脫離了那友愛的樊籠。

我恢復了常態，我不哭，也不笑。和你在世的時候那樣，我考究地盪捲了頭髮，塗上了口紅，打了更多的粉，每天和她們商量着怎樣的消遣，附和着一般的解釋，我輕輕地拋棄了你。這樣，她們認爲這樣活着才是有意義的，阿發，我逃出了樊籠，我承認這都是你給我的啓示。快了，親愛的，你準備來接我。

然而狡猾的人們，他們固執地要抓住我，這兩天我的行動雖說自由了，但璧君隨時隨地的跟着我，我想在王上尉和劉上尉兩個人的家裏，或許可以找到一樣需要的東西，可是他們受了璧君的囑託，也在寸步不離的防守着我，阿發！聰明的阿發，你告訴我，我該怎樣辦？

但是，可憐的阿發！遲早我一定是會來的，你放心，好好的等待着。

## 兩 人

將堆積得將近有兩尺高的卷子全部看完的時候，他聽得正敲兩點鐘。這位置在叢樹林中的屋子，爲風所震盪的樹葉，爲新涼所侵襲的小鳥，在靜夜裏飾成了種種的恐怖。母親歷得本早，妻因爲日間的一些口角，悄悄地也倒在母親床上廝着了，她不敢睡在自己的房中，那怕她的丈夫在只和她隔一層板壁的書房裏，她也怕有鬼。女傭在甜夢中舒蘇她的疲勞去了，這半邊房子，也可以說整個的屋內，這時候只有逸秋在獨守了。

他疲勞到萬分，他覺得黑暗緊壓在自己的頭上，似乎連房裏的五十枝光的電燈都抵抗不住他眼皮老往下垂，他羨慕在那床上合着眼的人，他恨不得這時候容他伸一個夠勁的懶腰而後橫身到床上一倒。可是他的工作鞭策着

他，他沒有那種能閃閃逃出幾十隻眼睛的靈敏，沒有法，人只有抽着煙，恍惚，鼻鼻的煙絲是他這時候的唯一良伴，同時這薄薄的煙絲也像能擁着燈光加厚物對黑暗作戰的力量似的。他勉強地鎮定了自己的心，一本本地將卷子逐行看了去。看到壞的文章，他的頭腦就和刀絞一樣的疼痛，看到了好的文章，他想高聲地暢讀，然而他怕打破了這清冷的靜寂。一本一本，每一本上，他都在卷尾加上了一個合式的評語，爲了這評語，有時他抽完了一枝煙還找不出一個適當的來，他不願意籠統寫上一個陳舊的套語，他想只用最適當一兩句，便可以使學生們知道他自已文章的弊病。這樣他費了好些的心思，口角也被香煙燒焦了。想喝點水，然而水瓶在母親的房裏，那怕輕輕地走了去，都有驚醒那病咳老人的可能，而且在這時分投身在黑暗裏，不簡直是一個幽靈麼？

當最後一本卷子合起來的時候，他的臉上像鬆快了許多，伸了一個懶腰

，將身子向椅背上一倒，但四肢地木然響，又使他將腰幹直立了起來。他燃了一枝煙，呆呆地對着當前的卷子，煙絲上騰着，將房子裏的一切包裹在稀薄的淡霧中，一陣大風，叢林的狂嘯夾雜着窗櫺的顫慄，接着又一陣斷續而哀切的鳥啼，這情景也只有伴着深夜的人才能領路得到。

逸秋站起身來，想到臥室裏去安睡，然而這時候他恍惚並不需要那安適的眠床，他的眼睛像膠住了似的呆定在那裏，他釘住那黑漆的天空，心上似怒潮一樣地不寧靜。

這是結婚以後第一次的獨坐。在沒有結婚的時候，他是最愛這樣獨坐的。他在這靜寂的獨坐中可以任情地去想幻，儘量地去回憶，他寫文章，也多半是在這時候，結婚以後，他就不耐這寂寞了，星星的出沒，冷月的升沉，都在他們談笑中過去，他消失了幻想，窒塞了靈機，將自己的身子整個沉溺在俗惡的現實裡。

這黑夜，這寂靜，這寒顫虫鳴，喚回了逸秋失去的靈魂。他開始傷悼自己的墮落，幾年以前，他的生活何等的邁進，他的精神何等地健康，許多的美麗的目標懸在他前面，從來沒有回過頭，更沒有為身後的事想過，許多的困難都平平安安地被他克服了，他的事業也小有成功。然而不久他就被一點點好的名譽騙了，被少量的金錢維繫着的生活欺了，他棄擲自己的幻想，而拚命地在追求現實，他結了婚，不久也許就要做一個孩子的爸爸，這時節只容他在若干拘束下蜷縮着生活，爲了顧全這所謂一家人，他不得不勉強地求着生活的平靜。一切的理想全消滅了，連寫文章看書的勇氣都沒有，恍惚知道自己文章寫出來也不過是這麽一種東西，一班青年人比自己寫得好的不知道有多少，而且充溢在紙上的暮氣，看了自己都不大高興，誰要欣賞這種文章呢？讀書吧，那簡直是一種過分艱難的生活，幾個中年人是在他業餘看書的？就是有的時候拿起一本來看看。也只覺得有一些黑的影子在眼前跳躍，什

麼也沒有嵌進腦子。

逸秋想到這裏，廢然地將身子向椅背上一靠，反駁的響聲，這一回他並沒有將腰幹直起，過去的許多事，都跑到他腦海裏來，未來的許多幻象也在他眼前出沒，他覺得自己的前途是暗淡極了，從來安排下的許多路，此刻一條也走不通，雖然依稀還可以看到那許多目的地底光明，而路徑也明白地擺在前面，但自己總鼓不起勇氣朝前走，恍惚自己一移動，足下的一切便得崩潰似的。這時候，他從許多方面證明了自己不過是一個庸人，甚至于他連庸人的安排都沒有。有些朋友飛黃騰達了，在從前他是看不起他們的，他老懷疑他們的人格上有問題。然而現在他深深地佩服他們，覺得無論怎樣，那些人的毅力是可以佩服的。他覺得什麼人都比自己好，無論他們成功與失敗，自己却從不會下過那種苦的功夫，而且誰也有一個生活的目標，小販他想着開一分店；做工的，希望他的出品行銷；只有他像大海裏飄着沒舵的船，



在水上東游西蕩，沒有一定的去向。他然雖每月可以拿到一些工作的代價，但是他自問到底工作了一些什麼？却一點也回答不出來，因此苦悶的不但是他，就是他們那一大羣的同伴，誰都是如此苦悶，但誰也不願意深究。就將自己的年華，輕輕地埋葬在這生活的方式中。

他抽了一枝煙，想立起來走走，然而腳像沒有勁似的。抬眼望了望功課表，明天第一節是文學史，第三節是國文，他的臉上不禁泛出苦笑，教書的工作，逸秋也接續做過四年了，文學史這類的功課也教過三回，他自己也不知道一班懂得了中國文學衍變的或者是懂得李白杜甫的學生投到社會裏，起了一些什麼反應，收了一些什麼效果？這種疑問不但他有，就是教幾何代數物理化學英文的許多先生，也一樣地在對於他們工作效果懷疑。學生繳清了費，上了課，領了文憑就走了，他們自己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事，國內政治紊亂如舊，貪官污吏如舊，人民的精神頹廢如舊。他們平日對許多青年所說

的好話，就像石沉大海，一點蹤影也沒有，在講台上，費盡了心血，結果是騙了自己。

風聲格外地緊起來，外邊的天色黑得可怕，而他房子裏的燈光却特別亮了。他把明天要講的功課預備了一下，便走到母親的房門口輕輕地敲了一下，這時候他棄置了白天爭執的態度，他覺得假如自己這時候不表示一種「既往不咎」的態度，那年輕好勝的妻決不肯自動離開母親的房裏的。

——琳，醒來吧，回房去睡。

房裏的床上隨着起了應聲，接着便是一個人從床上爬起來的各種聲息，拖鞋響了幾響，紅着眼睛，蓬着頭髮的妻，便立在房門口了。她沒有笑容，似乎白天的事情還在她心上，對他望了一眼，就很快地朝這一邊房門口走。逸秋緊跟在後頭，他心裏竭力想忘記白天的事，可是像有某種力量使他不能動如往日一樣的自由。閉了電燈，妻將桌上的東西收拾着，自己便睡覺了，

他本來已經感到疲憊的精神，這時又無端地興奮起來，坐在沙發上痴痴地想着，妻睡了半天，鼻息是那樣的均勻，雖然閉着眼睛，顯然是沒有睡得熟的，她忽然轉過臉來，對着逸秋的臉恨恨地說：

——什麼時候了！還不睡？

逸秋沒有回答，妻便坐了起來，逸秋這時不能不立起來了，他走到床邊，脫了衣服，沒聲沒響地睡了。

大家都睡不着，交互地歎着氣，是妻先說話了：

——真想不到！到這裏來受這種窮罪！

逸秋也有同感，他心裏正在說着：「娶老婆真個是討罪受！」而妻又繼續說了。

——要這樣也沒有，要那樣也沒有，還要搭起架子來玩。哼，那個怕那個？

逸秋不能再忍耐了，許多爭執都是由於妻的輕視自己，他覺得無論怎樣，他不能不保持他的尊嚴，尤其使他氣惱的，便是妻太不了解他，同情他了。

——該是你的命薄！當時爲什麼不看清楚呢？如果你真不願意，這時候並不嫌遲，我們的各走各的路好了。

——說得那麼容易！喲，你看看我文琳是什麼樣的人！

——那麼怎樣辦呢？你天天這樣怨你怨他的！

——什麼人我也不怨，只恨我家父親瞎了眼睛！

——好！記住，你說過這種話。明天倒要寫信告訴你的父親，你要知道事情弄個明白！

——你去好哪！我怕你！我這一生一世保定是要被你坑死了的。

爭執的潮頭忽然由最高點落下來了，也許多是妻怕逸秋真個寫信告訴她

父親，那時候鬧出什麼亂子來，傳到別人耳裏，於已於人都覺得不大好。而且她剛才所說的話，都是平素在家裏說慣了的，一時信口而出，並不是真個對逸秋存了什麼心。所以當逸秋再沒有什麼申辯時，她也就不做聲了。

逸秋想沉沉地睡一覺，他雖然緊緊地將眼閉上，然而總不能忘記睡在他身邊的妻，偶你將眼睜開，那也絲毫不感覺乾澀，眼光仍和沒有閉時一樣地清明。夜靜得連什麼聲音都聽得出，妻的歎息，妻的轉側，都透到他心的深處。似乎也知道他沒有人睡，也不想他入睡，所以歎息轉側的次數特別的多。到後來逸秋有些忍耐不住了，他覺得他的不能入睡，完全是因為妻歎息轉側的原故。

——不能安心睡覺？這是什麼時候了？

這聲音是急促而有力的，於是又引起了爭端。妻也大聲反抗：  
「——你自己不會睡？真倒了楣！遇見了你。」

——什麼？自己一點也不清楚。從來不體恤丈夫一點，什麼時候了？你知道明天我有頭課麼？

妻沒有做聲，而對房門的年老的母親都被驚醒了。

——深更半夜，你們還在鬧什麼呀？

大家又歸於沉寂，這固真是沉寂了。不久逸秋感到床在顫動，又聽到了妻的暗泣聲。他恨極了，他得緊壓在胸頭的一口氣，噓了出來，埋頭在自己的手掌裏。他感到了生之幻滅，他覺得一切都是自己做錯了，他想即時逃亡，只要天一亮，他便可以捨棄了一切到一個人所不知的地方去，那時候他將怎樣地自由，這許多牽絆隨他們自了去，當真自己願意在這種痛苦的生活下過一世麼？他想着，頭腦也隱隱作痛。母親的咳嗽聲在靜夜中接續地震動，妻的暗泣聲似乎也特別提高了些，貓兒捉老鼠經過堂前的驟步，這些聲音給了他一個極鮮明的極有力的刺激，剛才的許多思想便一溜煙似地過去了。他

怕妻哭傷了眼睛，更怕她因為哭傷了身體，自從他們結合後，哭，差不多是她每天的工作。而且母親的驚醒乃至於咳嗽，顯然是爲了這邊房裏不安的空氣所牽涉，他不能再使年老的人不安，所以不能不掉轉身子去和妻妥協。而妻似乎也有着同樣的心理，他的身子剛一轉動，她的一隻手便伸了過來，哭聲也倏然停止。

他抱住了她，雙方都爲了自尊，保持了五分的靜默。終於是逸秋先開口，聲音細得只有妻可以聽見。

——還要哭嗎？把我哭死了，你就快活了。

妻聽到這句話似乎很難過，埋頭在他的頸項裏，又抽縮了幾聲，但這顯然是餘波而已。沒有一會，她的臉便在一聲長吁下轉出來了。她的感觸似乎比他還要多些，複雜到連她自己也不能分析。她只知道每一個人都像在和她作對，逸秋的性格也使她摸不着頭腦。如果說她對逸秋憎惡了吧？但有的時

候，她覺得逸秋是那樣的可愛。一想到自己將和這樣的一個人過一生，又不知不覺地將對逸秋的好感輕輕地拋掉了。她哭的是前途的命運，她哭的是過去的榮光，她絕沒有想到這哭會引起人家的厭惡。這時候她的身體是被兩條粗大的膀臂圍住了，清涼的鼻息，緩急合奏地吹到她的額上。將她緊張的心弦漸漸地弛放下來，她沒有做聲，逸秋也沒有做聲。等到他們的鼻息調節到很勻和的時候，夜之神已將他們引到了各人所願到的樂園裏去。

第二天逸秋昏頭暈腦地到了學堂裏，許多同事正在圍着談什麼，他不敢抽身到他們的羣中，因為沒有那一個人的臉上不是充滿喜色的。他覺得自己是該孤獨的，跑到他們中間去，不啻是將一塊冰投到火中，也許會引起人家的厭惡。然而他將跑到什麼地方去呢？這裏也是一羣，那裏也是一羣，屋子裏有年紀大的一羣，屋子外面有年紀輕的一羣。他正在躊躇的時候，一個清脆的聲音透到了他的耳鼓：



——趙先生！

他掉轉身子來，許多帶着笑的眼睛正對他注射着。叫他的那位蘋女士也在對他點頭。這聲音，這許多眼光使他面部感到一陣熱，但他的脚却不自由地走向他們這一羣來了。

——老趙，結婚以後校裏簡直看不到你的影子了哪？

——是吧，太太管得很嚴吧。

幾個平素喜歡開玩笑的男同事對他笑着，而他呢？什麼也沒有回答，只默默地立在那裏。

——我們剛才還在說你結婚以後便判若兩人了，夫人還好吧？

——好！老婆那有不好之理。

大家都夥着笑起來，蘋女士想打破這過於狂放的空氣，便提出一些瑣碎的問題來問。但笑聲還是若斷若續的。

——你們笑什麼？

——大家笑着你一定會怕老婆呢。

這觸動了逸秋的感傷，新婚所賜與的苦痛，似乎沒有臉對這許多人說。便說也不能得到點什麼同情，所以他聽了蘋女士的話以後，他什麼也說不出來，只苦笑了一下。

——你的夫人真不錯，又年輕，又漂亮，要算同事太太中間的「那麼溫」老趙，你真幸福！

一個矮胖而爽直的同事拍着他的肩頭，大家似乎也都同意他所說的幾點，都用羨慕的眼光看着他。爲了這過分的誇譽，使當事人格外地感到難受。他覺得外人只能看到浮面的一層，實際上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這時他雖然不想說什麼，但又像感到一種逼迫，使他不得不于他們誇譽提出抗議。

——你們不過看了表面吧了！兩個人無論如何不是一個人，性情習尚是

絕不會相同的。這中間的痛苦決不是你們所能知道的，我現在只覺得是「一天天地走近墳墓，人生一點樂趣也沒有！」

「自然哪！這種痛苦是你該受的，你們聰明男子爲了想駕馭一個女人，不惜去找一個什麼都辦不及自己的女人，那裏知道這也只是一個夢想呢。痛苦，該的！」

蘋女士慢慢地說得很清楚，她臉上雖帶着笑容，但她這犀利的辭鋒却深刺到逸秋的心裏去了。不錯，要駕馭一個女人，這是逸秋的主張，而這主張現在遭受了這樣的打擊。他什麼也沒有辯護，而蘋女士又慢慢地繼續着說下去了。

「然而這已是無可挽救的自鑄的錯誤呀！現在你只有用你的力量去改造她，使她合於你的理想，那便不會痛苦了。」

鈴響了，大家紛紛地忙着去上課，逸秋也懶懶地拿了一支粉筆向課堂

走去：因為昨晚的睡眠不足，使他的精神異常困頓。勉強地講了一點鐘下來，什麼人也沒告別，便挾着書回家了。

在路上他想起蘋女士的話來，改造，根本改造，這未始不是一個辦法。但他又想起不久以前他曾買過一些書把她看，也曾和她親切地談過如何做人的問題，而結果書是原封未動，談話呢，也沒有絲毫效果。改造，對於一件已經朽爛了的東西，怕沒有什麼大用吧。

然而他的脚沒有走向回家的路，不知不覺地踏進了一家書店的門，他想到這裏找一件真真有鑒於改造他夫人的法寶。

結果他揀了一包小說雜誌回來，是的，他覺得以後對自己的女人是應該尊重一點。這許多書，將要好好她讀，再進一步，便是要使他了解她的丈夫。

帶着微笑走進門來，而房間裏却是空空地。

這時候文琳正在過江的輪渡上凝思着。

她想這一次回去以後，無論如何再不出來了，絕沒有想到結婚是這樣的一場大夢。從小沒有母親的孩子，誰說父親是那樣地愛護，但幼年時期所受的冷落與乖逆，是無人可以告訴的。父親，那無論如何是和女孩子隔着一層的，譬如有些心裏的話便無法告訴父親，而且父親又是一個古板的人，什麼事都不得讓你自由。人家穿了好看的衣服，自己非花費兩三次的要求不能得一件同樣的。人家在外邊可以隨便的玩，而自個便不能動。這舊的一切，她都厭惡極了。滿希望在結婚之後能夠補償這些，但由於父親作主的這次婚姻，結果又是這樣。逸秋為人並不好，但性精太古怪了，而且經濟便從來沒有寬裕過。衣服，敬神拜壽點點的衣服，也非力爭不可，這樣的日子將挨到那一年呢。

長江的水滾滾地流，望將去是白茫茫的一片。小輪的機聲有節奏似的震動，她呆住了，她忘記自己是置身船中，也不知道她身邊還有許多同舟者在，想到最傷心的地方，眼淚竟簌簌地落下了。她恨不得縱身投入這大江，但滾滾的江流，又使她感到畏懼，而且就是這樣地死去，徒然便宜了逸秋，她想這一次回去總要設法使逸秋知道她的厲害。

她正在低頭凝思的時候，忽然有一隻手搖撼她的肩頭，使他驀然的驚醒，接着一個熟悉的聲音傳進她的耳鼓。

「——文琳！看我呀！文琳！」

她抬起頭來，沒有乾的睫毛黏貼在一起，使她迅速地用手帕揩抹了一下。她這才很清楚地看見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老同學吳倩英。匆促間，她想不出適當的講來說，只微笑她立了起來，但對方隨即就拉了她坐下。

「——你好呀！文琳。我們整有五年沒有看見哪？」

——我嗎，還好。你呢？

——還不是這樣！聽說你已經結婚了，爲什麼不通知我？

——自從那年你們到北平以後，我便不知道你的消息。你現在怎樣？還是和小唐好吧。結了婚？

在文琳眼中，倩英完全是一個半老婦人型的人物。然而倩英對於這一個詢問，僅是在微笑中搖了一下頭。

——事業還沒有做得完，那裏談得到那些。你現在真是十足的少奶奶了。你先生是姓趙吧，我也很知道這個人，我讀過他的文章，我想你們婚後的生活一定是很有趣的。

——倩英！別談起，談起了只有令人傷心。

文琳又想起了許多傷心的事，尤其是在相看去境遇比她好的老友面前，她無法壓抑她的悲哀，如果不是倩英搖了她一下，說這是船上的話，她只怕

要倒在倩英的懷裏放聲大哭了。

倩英是一個知趣的人，她曉得文琳一定是受了丈夫的氣，許多年騷的話，將要從文琳的口裏傾瀉出來。但她是不願多聽這些話的，於是她趕忙拿別的話來打岔。

——文琳，你猜我回來幹嗎的？

——當真，我忘了問你，

文琳用小手巾揉了揉眼睛，扮着笑臉，倩英暫時沒有給她回答。只在她隨身帶的小皮箱裏找出一封信來。文琳接過去抽出來看，原來是一紙小學校長的委任狀，她望住倩英不禁呆了，一個小學校長何以值得倩英這樣高興呢？而倩英開始了她得意的敘述——

——記得五年前我們還是小孩子，現在你做了少奶奶，我却也做了小學校長了。文琳，這話不是譏諷你，我覺得女子假如沒有一點生活的能力



，和獨立的意志，那簡直便是男子的玩具。有一個時期小唐很想牢籠我，但我爲了自己幸福，堅決地拒絕了他。我現在一個人就有如一隻自由的雲中之鶴。

這話將文琳的耳根都說紅了，頓時覺得坐在她面前的倩英高貴起來，反顧自己，什麼長處也沒有，難怪時常要受丈夫的氣了。她悔恨以往在糊塗，甚至悔恨她沒有跟倩英一起到北平。只落得現在在這裏受難。

船靠了大江的北岸，大家匆匆地換上了汽車，汽車滾滾地前進着，政客似的情英也滔滔不絕的在說着。

文琳似乎有好些話要告訴她，但沒有一個機會可以插口，而且她覺得倩英與她之間像是隔了一道鴻溝，許多痛苦的事告訴她反而是自討沒趣。她能夠同情你麼？想到那裏，她便將從江那邊負過來的沉重的悲哀全都拋棄了，反而覺得在輪渡上流淚的可恥。然而這時候，文琳却從倩英的記裏得了一個

教訓，她竟從今後非繼續求學以求自立不可。

——倩英，你真是一個女英雄，從那樣的環境裏，你能奮鬥到今日，我呢，也想學學你，什麼家庭，什麼夫婦，全都是假的，這次回家我便打算不再出來了，好好的讀上幾年書。

她滿以為倩英對她這話會十分加以贊許的，但倩英只微笑了一下。這笑不得使她羞紅得低了頭。她覺得自己無論走到那裏都是被人瞧不起的弱者。

車子到了目的地，多少年在車站迎接着倩英，倩英呢，恍惚是沒有把他們放在眼下，而落寞的文琳在這情形之下，已經分外覺得清冷了。

她們分了手，文琳才暢快地嘔了一口氣，新的志願鼓勵着她，精神抖擻的朝回家路上走。

父親用驚詫的眼光迎接着她，見着了她惟一的親人，她恨不得將滿肚子

的委屈，全都傾瀉出來，但父親是那樣的衰老了，深陷下去的雙頰，瘦小的身體，似乎經不起任何的刺激。自己的不幸還能連累這衰弱的老人嗎？想到這裏她湧到喉頭的許多話，含在眼內的熱淚，都竭力的壓抑下去。

——逸秋呢？沒有一同回來？

——沒有。

她的聲音是抖動的，父親明知道他受了什麼刺激回來，但她也不願意多問。

兩個人都過着寂寞的生活。起初，誰都覺得很新鮮，逸秋很想在這期間開始讀點書，寫點文章，但他的心老是不能寧靜下來，結果什麼也沒有做；課後的空餘時間全花在無益的消遣上面去了。文琳呢，在起初幾天裏，有多多女伴陪着她閒談，自己滿肚子的委屈也隨眼淚流盡，從前所受的氣惱，在

談笑中也漸漸遺忘了。然而日子一久，女伴們漸漸地離開了她，在家裏只有伴衰弱的老父挨着日子。她這時候想起了逸秋，甚至每一個時候都在幻想着逸秋的活動。她忘却了從前的仇恨，假如是逸秋這時候能跑來看她，她將原諒他的一切，而且以後決不再和他爭吵了。她覺得朋友都是假的，沒有那一鄉朋友可以永久的厮守着，惟有逸秋才是她的真朋友，他是她生存的目標，就是她要讀書求職業。假如沒有逸秋，那也失去了讀書求職業的意義。所以現在她無論準備怎樣做，父親、朋友的意見都是不足取的。只有希望逸秋舉點水。

然而逸秋他總鼓不起接文琳的勇氣來，躊躇他的生活也不見得怎樣寧靜。會心會道。

兩三星期，兩星期這樣過去，逸秋的朋友們漸漸地離開他們的神樹，那是由逸秋臉上的表情上看出來。家中都責備他，覺得他太懶至要強迫他。

江去接回他的太太，在許多的責備聲中，他自面也覺得再這樣下去是不對的，而且男的不去接，女的決不肯回來。幾回他鼓起了勇氣走到了江邊，但又爲自尊心給碰回來了。

他沒有女人，那要什麼緊，從誰呢？還不懸要過些日子不見得志氣漸漸地他想打起精神來做事，可是一坐下來，心緒的煩亂就和太太在家時一樣的小房子空空的，連鐘也停了擺，老母親默默無聲，這寂靜使得他寫字無處下筆，讀書不辨所云。他想想許是房子太大了吧，轉騰到鄰家那間法室裏去，誰知心境仍然是這樣的壞，到這時候他唯有抱負頭，自己悲哀痛切日烈。

第三個星期的第二天，他從學校裏回去，一進門，便看見文琳在房裏坐着，他怔住了，无家的眼光打了他個照面，且忍不住窺弄起眼來，但馬上兩個人的笑容全收斂了，爭鬥的暗影又浮泛在他們的目前，兩個人的心懸在懸樞的寬恕着，而自尊心却使他們誰也不願作更親切的表示。在這時候，母親出

來了，隨着文琳的父親也出來了，這不啻爲他們解決了最大的難題。聰明的老年人，他絕不責備這年輕的兩個。他以最關切最喜悅的聲音和逸秋談着許多不相干的事情。

事情便這樣平息了。一次是這樣，兩次還是這樣，這種哭不得，笑不得的生活，這種相隔很遠而實際上又是同住在一間屋子裏生活，他們只有咬緊牙關地挨着。他們都失却了生趣，漸漸地把向上的路斷絕了。逸秋常常飲着過量的酒，文琳每天除掉上午，整個的時間是坐在麻將桌上的，誰都是在盡着義務，一直到義務盡完了的時間無止。這種灰暗的共同生活，不知葬送了多少的人，人類許多偉大的光榮的創造，也都是斷送在這種生活方式裏的。

張

嘉

立

回他

且男的

尊心

## 中年之戀

房子是三層。中間二層住的是一對青年的夫婦，兩口子自小就是同學，爲了戀愛，中間在過不少的麻煩，最初是女的不愛男的，男的却強求，強求不成功，一口氣跑到日本去了幾年，回來的時候，無意中恰巧遇着這女的回心轉意了，於是他們結了婚，並且養了孩子，雙方的年齡並不算小，女的比男的還要大些，爲了維持愛情的平衡，女的不得不對男的儘量地媚好，他們常常爭吵，常常玩一些恩愛夫妻應有的把戲，笑聲往往是樓上樓下的人都聽見的。

最下這層本來是空的，就近却搬來了一位女先生，這位女先生的故事，不是一時可以說得了的。她是一個四十幾歲的男子發生了關係，而且是很了那位四十幾歲的太太的特許。她作年青女學生的裝束，而且很美，睜開眼看

世界與人生，都恍惚是黃金色的。四十幾歲的男子是一位著作家，說關係，女的曾受過他的教育。這時節，樓的下層，他們建築了香巢，每到晚上男的便來了，笑聲響應着二樓上的笑聲，異常地熱鬧。尤其是女的叫男的時候，那種媚人的聲音。

第三層住的却是個單身人，所謂單身人並不是沒有結過婚的。他有一位太太和六個小孩在他另一個家裏。其所以他要分租這三層樓的原故，就是想寫點文章或在編點書，或者還希望有別的。一個人一間房子，一切都是西淨潔潔，滿架圖書，生活異常的舒服。這單身人今年三十六歲了，然而看得去取象個三十幾歲的看。頭髮天天刮得乾乾淨淨頭髮梳得光而且亮，滿臉的笑容平如張嘴便帶冷笑的俏皮更無難那言動都足以表現他對於人生的樂觀態度。喜歡看電影，喜歡高談闊論，用巧辯的話罵倒他想罵的人，更喜歡讀些新書，但只限於政治。無神神教，非宗教，非宗教，非宗教。



過飯，並且飽聆高論的。在他請客的時候，舊式早點的太太，運用她放大的文明腳聽他的指揮來往地奔走着，有女客陪了他吃飯，他覺得十分高興，這似乎成了一個癖，過得不久就要發癮，貪嘴的女人，以爲並不客氣，每請必請。太太固然間有煩言，可是她有些怕他，因爲客是去，他的臉色就會由紅靨變爲冷肅了。若是對客有所待慢的時候，那事後還保不定有好些刺耳的詰要來，而且太太自和一班女朋友接近以來，自己也覺得自己也並不算舊了。一遇有心中不平的想頭，自己便以一種女子不應該如此的話輕輕推開了。所以他每回請客都是圓滿的收場，他過了一回癮，客人們抹去了嘴上的油，便算完了。

這六個孩子的父親。曾爲自己取了一個外號叫做「炸彈」。最初大竊不明白他的意思，經他解釋才明白了。原來他從自己的聲音裏，從自己的腰筋裏，從空虛的幻境裏，從日常用的鏡子裏，他發現自己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要

爆裂一次的。這個話，他說了很久，說得少一點，至少有三四十年了。他每天擔心着自己要爆發，可是總沒有爆發得成功，雖然有幾次似乎有些可能，却不知怎樣老沒有響。生活是平平地下去，一直到他這個年紀。近來他對於這爆發的事格外擔心起來，說擔心，與其說是害怕的意思，不如說是喜歡的意思。他自己有這種確信：人到三十歲以上必然有一次劇急的變動的。所以他準備着好些機會在他面前閃過，好些婦女們有光潤的眼睛會掃射過他，可是他有點不敢。有幾次他勇敢地向前走了半步，結果被碰壁回來，但那並未炸裂，只苦笑了一陣。他的太太也深知他的心情，她除了從自己改造入手一法外，別的沒有辦法。念好的却是她看透了他是不會裏面爆裂的。

對於志個孩子，他也戴上了感情眼鏡，對太太是時喜時怒，對孩子也是一樣，不能不說他怎樣待孩子，翻不好發脾氣的時候，孩子說是他的珍寶，遇有他時候，小孩子翻到成爲他的眼釘子，苦做媽媽的知道太太要時罵孩子，可

以親近他，什麼時候應該避免他，自己吃苦的太太，對於丈夫只模糊地了解。她很想得一個究竟，可是總沒有法子達到目的。她只知道人家是在想惡她，她若不是能忍受，一定有什麼不幸會發生的。時時刻刻，她用屈服、愚昧、可憐自己等等觀念，在撲滅空氣中可以引起爆裂的火星。

然而這炸彈却安心地把自己播弄得朝爆裂地路上走。

近幾天來，他分外地不安。這種態度在太太眼裡中是掩飾不住的。說話的興致也減了，一回到家，只鬧頭痛。可是太太並不敢怎樣盤問他，因為一開口，就會被「你吃醋嗎？」的話碰回去。

這是一天晚上，他高興地從外面走了回來，太太陪他吃過晚飯，他從衣袋裏拿出幾張美術照像來，送太太的面前。

「你看，這多麼年青阿！希望不是沒有病阿！」

太太接了過來，嘴角微微一笑，心已經是在跳動了。

——真美，漂亮！

——你看還有女子愛麼？

——自然有哪！

他高興了，把太太的頸子送了過來，吻着，太太的眼皮跳動，只差眼淚了。

他們沈默着，他只注意着太太的臉孔，太太怕再接觸他那鋒利的眼光了，竭竭地在忍着感傷的心情，所以連頭也不敢抬，他看了太太木化了的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臉，不禁狂笑起來，從身邊撈起了在地下爬的小姑娘，舉在她的眼前，笑着說：

——叫媽媽！喲，這樣吃醋又怎樣得了哪！

——那一個吃醋，你有本事去弄一百個女人也不與我相干。

她似乎看準了他沒有爆發的可能性，但在眼眶上已經有淚珠了。

——莫哪！莫哪！何必呢？

他大笑過後，大家都沉默着。不久，太太到廚房裏看娘姨做事去了。

過了很久，他恍惚感到異樣的不安，坐着也不是，臥倒也不是，沈默也不是，笑也不是。太太把事做完了又上來，眼眶顯然是紅腫的。

——告訴你，你這樣吃醋怎樣辦呢？你看華士的太太，多麼大方，丈夫有一個愛人，沒有法兒處置，居然肯自己犧牲一點讓他們同住。昨天你在那邊房子樓下看見的那一個，不就是的嗎？我現在還沒有愛人，你就吃乾醋，將來真個有了呢？那不是要打破醋罈了？

還是他先開口，這類的話，太太在近幾年來是聽慣了的，她也有二套用慣了的話作回答：

——你要去弄女人，就去弄好了，誰來干涉你！

——真的嗎？

自然是真的。

他聽了張嘴大笑起來。這一笑，太太有點追悔起來，睜大眼睛對他望着。然而臉上却還泛看着勉強裝着的寬大的笑意。

又談了一些別的，他走了，太太一個人在流着淚。

他回到家裏來，顯然地自己變成一個孤獨地可憐的單身人了。走進門，樓下的華士和女先生他們正在談笑着。他離海裏頓時幻現許多小孩子和那一位四十幾歲的太太來。心裏一陣緊張，恍惚爲了躲避他們的笑着，又恍惚樓上他自己的屋子裏也有那麼一幕情景在等候他似的，於是大跨步地走上樓去。經過了二層樓年青的夫妻們正打得一團糟，女的嘻嘻地笑着，似乎倒在男的懷裏了。他有些傷感，脚步更快，像幽靈也似的在他們樓門口一閃而過。回到了自己的房裏，電燈在綠色的燈罩下放着陰暗的光，在光裏他找見了他自己的影子。一切想像都成了泡影，轉眼對了錦緞鋪的沙發，那仍然是空虛。

的，年青的美麗的女人從沒有坐過一回，而當初買這東西的時候，却是這樣想的。頹然地倒在椅子上，樓下的交雜的笑聲特別地刺進他的耳中來，他立起燃了一支煙，走近桌子，翻開了書，忽然一陣襲人的感傷使他把頭埋在自己的手裏，捲煙落在地上。

——唉！完了！完了！這是完了吧！

——然而這樣地完結我總不甘心，我這一世，就等於一張白紙。

——三十幾歲的人了！六個孩子的父親！不是完了麼？

——然而我決不甘心！我總不能就這樣完了的！

他用力把兩手放了下來，在案頭上安置面鏡子裏，他看見了自己紅紅的  
面龐，他微笑了。

——那不是青春的火燄麼？這火燄投到任何地方都會燃燒起來的。不用怕，不還是很年輕麼？

隨即他又發現了頸下青紫色的鬚根，用手摸着，他的心似乎又冷了。沈默了一會，從地上把捲煙拾了起來，在房裏緩緩地踱着。

不知什麼情緒壓進了他的心頭，他忽然高興起來，勇氣百倍的把拳頭用力向空中打去。用力地說：

「什麼。困難是不能打破什麼？自己難道就永遠這樣犧牲了麼？」

「——華士！天之驕子！我羨慕你，我嫉妒你，我要步你的後塵。」

他用力吸完了捲煙，把椅子挪開，用力地坐下。把信紙拿了出來，一鼓作氣就在紙上寫了一行「我最親愛的佩瓊。」但是過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他還是在呆呆地獨坐着，並沒有繼續寫下去。

樓下的笑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把頭伸出窗外望去，第二層是漆黑的。最下一層窗上却映着桃色的光。他不敢想像，只在蔭綠的燈下個人冷冷地笑了一陣。



過了幾天，他忽然接了一封信，從他表情上推測，這封信是有使他心情由憂鬱變成快樂的力量。因為他忙着把這信上的消息告訴給別人，那消息是：

——佩瓊快從日本回來了，回來過暑假。

佩瓊是他的一個女朋友，他們交往至少是有了五年，平素他們用舅舅的稱呼。在佩瓊自己覺得小小年紀，應該自處於晚一輩的地位。但是在他，時常逼着他自己的孩子們喊她做姑姑，佩瓊却只承認做姐姐，姑姑姐姐的稱呼，在這本來沒有親戚關的他們之間，自然是隨孩子們的便。

當在上海的時候，佩瓊是常常被請吃飯的一個人。遠道到外邊來求學的青年姑娘，自然很感謝這有了六個孩子的長輩的照應。於是她同他以及他的家庭都發生了感情，就當離開上海到日本去的時候，從她來信上看，她並沒有忘記這個非正式的舅舅。

他對於這姑娘的情感，他是接受的。而且他還生出許多的幻想。佩瓊在他的眼裏，無論她的眼淚，眉峯，殷紅的嘴，都像是塗上了層硫磺，只要自己把火投去，一定會燃起起來的。從她的身上，他曾帶過許多幻象，兩年以前這種幻象就能滿足他自己的理想。不過除了他自己，別人都沒有看出來，就連佩瓊也是一樣。

到了他計算好了的時日，一面請太太準備一桌洗塵的酒。自己修飾好了，雇了汽車到碼頭上去迎接她。在汽車裏他記起了從前自己在那走後寫的詩句：

「黃浦潮聲冷，依依惜別時。他年重促膝，一哭證相思。」

自己不覺有些飄忽之感，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他的臉有點發燒。

佩瓊到了他的家裏，自然很高興，孩子們圍着她都叫她做姑姑。她當然也不必定要做他們的姐姐了。他們吃了飯，圍繞她的是六個孩子和他們的父

親。一直到晚上十二點，才請她到那三層樓上去睡覺，他在家裏陪了太太。他們却還在繼續地閒談。

——佩瓊比前美多了，你看呢？

——是的。有點像日本女人了！

——你看她愛我？

——愛，愛得要死呵！

太太說完不再做聲了。她們倆一夜都在床上展轉着，各人腦海裏想着自己的心思，偶爾嘆息的還是他自己。

他像發了狂似的，每天都在三層樓上守着佩瓊。他看着那沙發執居然坐着美人，說不出心花怒放。然而到晚上，那就是他的痛苦的時候到了。太太是冷冷地伴着他，自己的心裏許多事沒有一個人說的。這樣的情形之下，他曾偷偷地流過淚。他掉喪他的青春，憤恨目前的現實。

上帝呵！幫助我的力量！

他每每低聲這樣呼着，一閉上眼，那美麗的佩瓊恍惚就立在自己的跟前，但是眼一睜時，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闊大而多肉，自己看厭了的背，他恨起來，捏緊了拳頭想婆照着那肉塊打去，可是總像有什麼東西在背面帶住了似的，他的太太並不動作，連呼吸也並不比平時的粗大。

他想起怎樣逃出這範圍的法子來，愈想，他愈覺得有掙脫一切捆扎去享受幾天快樂的必要，不然人生就太苦了。法子也想了許多，放棄太太不罷吧，看那孩子門的面目，心裏又有些不忍，把他們兼顧起來吧，新式女那子裏會肯限你這樣幹？最好不過是太太有寬大的含量，佩瓊有爲他犧牲的決心，和華士一樣，在外邊另外租一所房子，他想到這裏，不禁自己笑了起來。同時他又聯想到男子多妻，在生理上社會經濟上都有很好的根據，一點也不會遭人唾罵的。而且這是一個好機會，自己應該大胆地幹去才對，不然就真個

完了。

可是問題一轉，他又煩惱起來。佩瓊的態度，他到底不十分明白。自然，她對自己是佩服的尊敬的，這一點大概沒有錯，可是談到愛，有把握麼？雖然她在一年之間寫過六十幾封信給他，也曾以異樣的親熱對他，可是這能夠算愛麼？他想到這裏，不禁有些惶惑起來，在他過去的經驗裏，他分拆不開愛情與友情兩個東西來。這時候，他想下一個斷定，一定也沒有把握。甚至把過去好些細碎的事情全回憶起來，對於這個問題，他還是模糊的。

於是他進行的第一步，便是怎樣設法知道她是否愛他。

一到了天亮，睡眠雖然不足，可是因為過度的興奮，他起得並不算遲，太太爲他預備了早餐，他却像蘇醒了的小雀子一樣，幾跳幾跳就離開了家門直飛到佩瓊那裏去了。他心裏總想，怎樣試他的愛情。

和青年人一樣，他說了好些熱情的話，平素自誇善於運用思想製造方

法的他，此刻也不知應該從那裏做起，淚珠兒太可愛了，如果情勢誰許的話，他恨不得立時跑上去抱吻她。可是他並不敢這樣做，這時候他發生了一種青年人當初戀時對於愛人的畏怯與羞澀的心理，說得過一點，他無論坐着立着談着笑着在表面上都浮着一層異樣地不安。在旁人眼中，樣是變態，但他自己却一點也不知道。

許多方法都實施過。在事後或旁觀者看起來，那些方法。都不失為愚笨。譬如在電影裏故意地去觸她的手而又不敢毅然地把握着囉，用很多的俏皮言語去試探囉，雖然愈把自己弄得糊塗了，但在模糊的許多印象中，他自己勉強找出一個結果，那是她是在愛他，並且她崇高的精神已經全數傾注給自己了。只是自己的問題太多，而且自己也缺少勇敢，她總之是愛自己的。

總之，他該勇敢些，這是一個頂上的機會。

又過了幾天，他被宰割的精神顯然是感到痛苦了，假如這時候誰肯和他

談起這個問題，他一定會高興地談個嬉笑不倦，無論你是鼓勵他或者阻止他，他對你的意思是一樣感謝的。就如商人一樣，他心裏的問題就是他的貨物，無論是來買或者僅是來問問價錢的主顧，他一樣地感到緊張。

佩瓊對他沒有異樣，就對於他這幾日來的熱烈也像沒有感到似的。太太呢，表面上雖說沒有什麼不同，可是心裏自然不舒服，但她却有日常用以自慰的，就是佩瓊對她沒有變過樣，而自己也確信丈夫沒有爆發的可能，再一層，自己有六個他不算不愛的孩子。

他跳了幾回，總是跳不出心的煩擾。面色有點憔悴了，在外邊的時候，脾氣異常地柔和，回到太太的跟前便像氣泡一樣一觸就破。然而太太在忍受的中間撲滅了那絲絲地火星，他自己也只有守望着那偉大的明日。

北方有一個朋友打電來找他，爲了一個他必須出席的年會的事。這似乎是他的救星，他離開這裏，精神或許可愉快點，而且可以用筆墨來表示自己

的苦情。自己的相思，對她作一種試驗。他想到這裏，自己就決定起程。佩瓊送他到船上。他想要說什麼，可是什麼也說不出。佩瓊計算着日子說：

——你回來我們還能見面麼？

——你無論如何等等我。而且……

——也不一定呢，若是你早回來的話，那便可以。

——唔！

不知那裏來的一陣傷感襲進他的心頭，使他感到說不出的難過。

船開了，油油的海水使他又記起自己的詩句。他覺得自己這次旅行關係太大了，回去是否還能夠看見和平日一樣的佩瓊麼？要是求愛的信她圓滿答應了，那回來便是喜劇的開始，要是不接受呢？那真不堪設想了。佩瓊至少不失為一個奇特的女性，圓滿的成份多吧。

她開始計劃怎樣寫信把她的事情，在海濤聲裏，在那暗淡不明的燈光下，



他倚着床板用心地寫着。

那是照例的，每到一個碼頭，他發出去的信，至少是兩封以上，都是給佩瓊的。在那些信裏，他還不會談到愛，只敘了一些纏綿的相思。

到了天津，他滿望能夠接着她的信，可是失望了。但是他並不灰心，第一天他寫兩封信，第二天又寫了兩封，第三天他却病了。

病倒在醫院裏，身邊只有一個自小就是好朋友的人照拂着。天天望她來信，結果是一封也沒有，爲了這種事，他曾對朋友流過幾次淚。朋友最初是不客氣地罵他，到後來沒有法子，也就只好安慰他了。

——何必這樣呢？身體好了，自有辦法，什麼都包在我身上。  
他睜了眼望着他，臉上泛出笑容來。

——真的麼？她是太可愛了。無論怎樣我是覺得她是愛我的。呵！我生平沒有和我愛的女人徹底的好過，這是很事。若這回失敗，那什麼都完了。

「她要是愛我！只要她說一句她是愛我，那我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新生命麼？她才我的新生命呢？人生的光明麼！她就是我的太陽，呵！朋友！你覺得我的年紀老了？女子不愛了麼？」

朋友也是三十幾歲的人，他同情他，然而又忍不住笑。

「你真是一個炸彈！」

「我問你，女子到底還愛不愛我們這種人。」

「怎樣不愛呢！只要你有方法，有熱誠！」

他坐了起來，笑了。

「那這一次我也真個要炸了。」

他的病最初不過是頭痛傷寒，住了三天，醫生忽然下了警告說他轉壞了。

繼而害的傳染病。

果然，病勢又轉重了，有的時候甚至昏迷不醒。朋友們着了忙，電報已

經到上海了。這裏醫生却宣佈着最後的治療。如果這五十元的針不能收效，那在卅小時內便有生命的危險。

幸而好，五十元一針的藥把他的生命從危險期中救了出來，醫生說生命可以沒有危險了。在病中，他格外地感到自己的孤零，拿過去的一些事跡來回想，覺得這一生沒有一點可以值得留戀的事。若是這回真個死了，那不是白白地結束了這一生嗎？死，隨時都可以走到你頭上來的，而自己却只顧因循，像這樣下去？大概一直到死也沒有什麼變化了。他的思想走到極端，他覺悟過去的因循態度只有把自己陷於絕境。卅幾歲的人了，一天天朝死路上走的。若不努力，那便什麼都完了。想到這些問題，他當着他的朋友，也會流過兩次淚。

他下了決心，自己應該大着胆，給對方一個明白的表示，某一個晚上，他倚着枕頭寫了一封長信給佩瓊，開頭便是用的「親愛的妹妹，」這封信第一

天居然下了決心送到郵局裏去了。

信是寫去了，他却有些後悔，仔細一想，有時更覺得自己的臉部發燒。他恢復了年青，至少恢復了那情熱的年青的心。在這等候回信的期間，他有如坐針氈的場境，什麼都是騷擾不安的。

突然，信裏來了一個信，那是答覆他以前寄的許多信的。也并不算短，小小的卷子裏有三張。她告訴她在上海怎樣地覺得無聊，怎樣地想起家庭想起父母，并且告訴他怎樣和舅母一道兒玩，孩子們怎樣同她胡鬧。臨了說收到他給她的許多信。

他高興極了，病也覺得輕了許多。靠在床上冥想了半天，順口流出了兩句詩句：

「應是整裝歸去好，相思莫待又成灰！」

上兩句想不起來，也無暇去想他了，他要求醫生准他出院，他要回去看

佩瓊。服侍他的朋友，從來沒有看過他這樣地高興，病體已經像全好了的樣子，高談闊論不停止地從他嘴裏迸出來了。

——我得趕快回去，事情已進行到最高峯了，錯過機會一定有問題。你知道麼？她來信的纏綿等於說了「我愛你」三個字呢！

朋友只是笑，也許是爲他歡喜吧。他並不希望朋友的回答，更不希望人家爲他祝福。自己又說下去。

——朋友，你聽信吧，我到上海，一定有一個驚人的消息傳到你們的耳中來。你們不要罵我，你們應該原諒我，我除了對人生忠實以外，是別無其他的用意的。

——好吧，你真不愧一個炸彈！到此刻孩子氣還沒有改呢！

第二天，他沒有坐船，因爲船走的太慢了。雖說火車比較要緊一點，但是爲了迅速，他毅然把新痊的病體投在那擠滿了行人的狹窄逼臭的車箱中，

向那光明的地帶進發。

到了上海，他沒有耽擱，就跑到三層樓那邊去，太太正打好了洗臉水出來，看他頭也不回地走了，只得帶着苦笑望着他的背影。

他飛快的跑上樓來，有如猴子一樣的敏捷，腳下幾次沒有踏住樓板，差一點跌下來，然而他並不在意，心裏是緊張的，頭上淋着珠顆大的汗。

到了房裏，他想，當她出來迎接他的時候，那是怎樣美麗的情景呵！她的臉是笑着的麼？或許爲尊重自己起見，裝一幅莊嚴的臉色也說不定，無論怎樣，自己得勇敢些。隨着好些幻象在他想完這一點之後顯示出來，恍惚自己已和佩瓊在那美麗的沙發上坐着，佩瓊低低地含着笑訴說她幾年來的相思，他吻着她，她閉了眼沉醉着，一切自然的歌調在他們耳旁獻奏勝利之曲，到晚上，綠顏色的燈光下，蘊藏着無盡的柔情與蜜意。他將要死死地抱住她，用眼淚來表示說不出的話，用眼淚來表示說不出的感激。愈想他愈快樂，這

一剎那。這可要費他一剎那，如何地掌握着他的運命啊！

匆匆地走到了三層樓，照理他應該伸手去叩門，可是他却立在門前呆住了。他恍惚聽見裏面有不安的鼻息，就如一個心裏有事焦急或者是期待着的人特有氣習一樣。他高興極了，正在計劃該用怎樣美妙的手法去叩這門，——不，那就等於叩在她的心上，——忽然，他想起了自己的六個孩子，那將怎樣辦呢？還有那善於吃醋的太太，不幸的爭執，於這美滿的事是怎樣地損失呵！毅然地離婚吧，經濟固然是問題，那可憐的有了六個孩子的女人又叫她上那裏去呢！

立了半晌，裏面似乎還不知道有人在外邊似的，一點動靜也沒有。他想要轉身，先把太太的問題解決了，然後再來。但是一想還是先同佩瓊商妥了較好。可憐，再沒有比這事更難決斷的。他立在門外，咬着嘴唇，額頭上的汗已經流到腮上來了。

——勇敢些！不能這樣，這樣就完了！你應該先進去取你的新生。

他自己這樣鼓勵着。果然，他舉手在門上叩了兩下。

然而裏面沒有應聲。

他的思想猜到或許她正在睡眠中呢。又輕輕地叩了兩下。

裏面還是沒有應聲。

他有點惶惑了！但是他想她或許不在家吧。於是他又叩了兩下門，不再等回聲，就推門進去了。

房子裏是空的，沙發上是空的。衣架上也沒有了女子的衣裳。屋角裏也沒有了那旅行用的皮箱子，几上也失去了女人裝飾用的東西。

他異常地吃驚，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這情景不是自己腦筋裏所能想像的。他發了狂也似的，偏處尋覓，床的下面衣櫃子裏桌子底下，尋找的目的是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他的意識裏，只覺得事情是大變了，而且是不



幸的變化。他在沙發上不知所以地抱着頭痛想了一回。偶爾抬眼，看見一本書裏夾着一封信。那是厚厚地一封信。

他一躍而起，希望的心又起了。把信拿在手裏，不錯，那是佩瓊的筆跡，這年青的女孩子難道怕這地方不便談話，所以自己先綴到別的地方去了麼？他把信緊貼住自己的胸前，雖然隔着那麼厚的紙，他的手指是感覺自己的心在跳動的。看了幾次，他沒有胆量敢拆開他。

種種的想法，出沒在他腦中，天津接到的那封信的內容，這時候不得不特別地被他想起，以作將來事變的推測。到結果他還是認定她是愛自己的。毅然地把信拆了開來，一束信紙都是他從前寄把她的，最後那一封在病院裏寫的信，也夾在中間。

他的手顫抖了，心裏也惶惑了，在許多信中他找見了佩瓊給他留下的條兒：「舅舅：謝謝你的盛意。然而我不該不說您是想錯了。以往的事，都怪

我自己不好。此刻我也沒有住在此地的必要，而且這是關係您家庭幸福的。您給我的信，我看不懂，只得奉還。我已經有了愛人，不久就要從美返國，望你爲我們祝福。若是您能原諒我的話，將來我們還有相見的時候呢！此刻我已經走了，不日就回日本去，願您愛護您的太太和孩子們。佩瓊留條。」

他看了這個條子，想哭却找不出眼淚來，他吻着信，隨後把他揉成一團，沉默了好些時，忽然地他睜大了眼睛，伸出有力的手把寫字枱翻倒在地下。嘩喇一聲，把全屋的人全驚了上來。他却坐在沙發裏用手撐着腮，一聲也不響。

太太也趕來了，朋友們圍着問他，半晌他才立了起來，在大家面前露出了勉強裝笑的臉，低聲說：

——沒有什麼，是我自己不小心呢！

從這回以後，太太對於他是更有把握的了。

秦 老 太

(一)

快到中秋了，天氣還是這樣的熱，在樹林子下徘徊着的，有赤膊的大胖子，有穿着拖鞋的小瘦子，各色沒有加修飾的女人，孩子點綴在中間，叫囂跳躍，這裏簡直是一個絕頂自由的世界。太陽下去了，涼風陣陣，樹林子底下又擺出一些便於移置的小型桌椅來，這無異是一個盛大的宴會，海一家人將飯菜，都擺了出來，如果交情允許，也可以互相的交換着食用。在這時候，大家隨便地談着天，商店裏的朋友，報告他從新聞紙上或從傳說上到來的新聞，拉車的，訴說他近幾天的幸運與惡運。一幫個老年人，也不聲張地說着人家聽厭了的關於他本身的故事。孩子們捧着飯碗圍住村裏有鼓兩聲響

人。

——噹！噹！

這種聲音大家都是熟悉的。隨着一個瞎子憑仗着一根拐杖從樹林子後邊轉了過來。那是一個從來不認得的瞎子，身材很高，而所用的拐杖又很短，所以不得不使他的身體成一個弓形。這一條路是不易走的，一條下垂的樹枝似乎有意地將那瞎子的破草帽抓下了，這使孩子們都笑起來，當瞎子蹲下腿子去摸索帽子的時候，不但孩子連笑帶跳地圍了攏來，就是夫人們也忍不住笑得放下了飯碗。

——叫他來算一個命吧。

中年的陶五嫂，這晌心裏正爲着在上海的丈夫煩着神，她一提議，愛熱鬧的朋友便跑到瞎子面前來招呼着，瞎子想不到因爲帽子一落，便引起生意，臉上不由得泛出了一絲微笑，隨着他被鼓噪的孩子們擁着走進他們這一

羣來。

正在掃着小路的小石子的秦老太。這時候也被這鼓噪的聲音驚動了。他停止了工作，抬起臉來，那黃黑而瘦削的臉龐，板滯而深陷的眸子，被灰塵染暗了的白髮，如果你沒有看得慣，那將使你感到駭異，然而她的步履是輕快的，掃帚在她手裏，也很能運用自如，手膀上墳起的青筋，正足以表示她的力量。瞎子先生的來，在她是認爲很新奇的，她從來便沒有算過命，這並不是不肯算命，實際上她沒有算命的閑暇，而且沒有算命的閑錢。這時候她也拖着掃帚向這一羣走來。

——秦大奶，你也算個命吧！

丁大娘迎着她問。她搖了一搖頭，笑着挨近了丁大娘。

這時候瞎子正掐着陶五嫂丈夫的命，隨即低啞而近於背誦的聲音便開始了，陶五嫂聽了他的話，有時點着頭，有時驚駭着，有時又似乎感到恐懼與

失望。不到十分鐘，這開始的一幕便告結束了，由于陶五嫂的表情，使新婚才不久的吳三娘激起了對丈夫的關心，她不第丈夫的同意，便將他丈夫的生辰向瞎子報告了。大家耳裏又在靜聽第二個人的命運，第二個，第三個一直到第五個，雖都是在緊張的空氣中靜聽着的，那沒有眼睛的人，在這裏好像是一個神的使者，大家的感情，都操勒在他手裏。

秦老太實在想替自己算個命，但又捨不得十六個銅板。所以丁大娘屢次地催她，她自已屢次想說出口却又縮了回去，都是爲了這個。在她想十六個銅板不是可以買半升米了麼？而且自己年紀已經這樣大了，四個兒子都能掙錢，老運的好，是不用算的。

——秦老太，算一個吧，先生着實靈呢。你自己不算，也該替你的兒子算一個呀，而且問一問什麼時候娶媳婦抱孫子。這不是好嗎？

秦老太被吳三娘提醒了，她將正要離開這裏的身子轉了過來。想到兒子

的前途，聚媳婦抱孫子，他忘記了十六個銅子的可貴。

於是第六個命又在瞎子先生腦海裏划算着了。這結果使秦老出乎意料之外，瞎先生說她的兒子前途很光明，不久便可以有人來說親，而且多的便是孫子。大家聽到了這句話，都用恭賀她的笑臉迎着她，秦老太似手感到無上的光榮，毫不遲疑地從褲腰帶裏掏出了十六個銅子。

再沒有第七個人肯花這個錢了，瞎子先生坐了一會，飲了些茶，只得立起身來，由一個孩子引他上了大路。

天快黑了，這裏的談笑也隨着天色沉寂下來。

(二)

吃過了晚飯，賣生蘿蔔的二兒子，賣花生糖的三兒子，賣餛飩的四兒子都趕夜市去了，女婿和大兒子，接連着上夜班，一直沒有回來，女兒在爲女婿補着褲子，秦老太今天晚上特別高興，粥也多喝了兩碗，將圓的月亮照在

當頭，一切都沐浴在那柔和的光裏，從樹幹的雲隙中望去，碧綠的小河的岸上，往來着稀少的行人。秦老太背着手倚在門前的一根大樹上，回頭看看自己的三間茅屋，只有女兒的房裏透着微弱的光。秦老太像得到什麼啓示似的，她對於周遭的一切都感到特殊的快樂，這種心情是她從來沒有的。她靠着自己的手栽的樹，她凝視着自己手種的蔬菜，那雖然破舊了的幾間茅屋，但那也是她一手創造的。她又想到她的孩子們，女兒嫁了人，四個兒子都長得比自己高了，而且大兒子不久便可有人來提親，這一切都是她自己創造的，她伸出手來摸撫着手背上墳起的青筋，她便覺得這雙手是何等可寶貴的工具，涼風拂着她的短髮，將她的熱情壓抑下去了。她倚在樹幹上，操着兩手，呆望着月兒，從前的事，便一幕幕地在她腦海中開展。

她記得當她二十二歲的那一年，她嫁給了秦大有。日子雖然貧苦一點，但大有的爲人是何等的好啊！早上起來，倆口子一同到田裏去工作，疲憊的



時候，兩個人在青蔥的樹蔭下緊靠地坐着談天。到晚上回到家裏來，大有又是那樣地親暱。而且不但大有對她好，便是大有惟一的娘，也特別鍾愛她，本來在娘家靠着哥嫂過日子的她，在這環境裏生活，真如出了籠的鳥一樣。然而當時她並不覺得那種境遇的可貴，她希望大有能多有點錢。

她記得婆婆的死，正是她養二小子的那一年，因為孩子們的吵鬧，家庭便沒有從前那樣安穩了。田地又遭了一次水，收成僅只三成，婆婆的死，格外加重他們的負累，終于大有不得不把僅有的幾畝田廉價地賣給人家，他自己投身到地主手下做雇佃，她呢，既要領孩子，又要做家事，自然在經濟上不能幫助他了。這使她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可能的範圍以內，還是儘力地做一點代價極少的工。

她記得當她的第四個男孩子下地後的三個月，她的丈夫便病了，在牀上呻吟了兩個多月，終于是將她拋下了。那是多麼悲慘的一夜啊！丈夫瘦得如

柴的手握着她，深陷下去的眼睛，失去表情，呆呆地對她望着，孩子大大小小地圍着她，大的孩子們似乎了解父親將死的悲哀，小的孩子有時仍舊要哇哇的哭。這時候，她並沒有閑暇去思想將來的事情，她只感到睡在牀上的丈夫，圍繞着的孩子們的可慘，她哭了，然而眼淚只能望下吞，她生怕丈夫因為傷感起什麼變化，但是這豈是可以方法挽救得來的事呢？她從此便作了寡婦了，丈夫留給她的除了兩間破舊的茅屋以外，便是五個可憐的孩子了。

一切都在人幫助下弄妥了，貧窮孤獨從此永遠地伴着她。然而她並沒有感到失望，她覺得一切都是命運在作弄她，她當真就永遠困守在命運的鐵腕下嗎？不，她絕沒有這樣想，她看着自己的五個孩子，便覺得前途並不是沒有路可走，這時候也有人勸她改嫁，而且有人來提親，三十歲左右的人，爲什麼不能改嫁呢？但是她總覺得改嫁似乎對不起她的丈夫，更對不起她的孩子，所以對於任何的勸說，都婉辭謝絕了。從此她便努力的工作着，白天夜

是種在爲生活而奮鬥。直到大孩子十二歲的那一年，她們母子六人沒有凍餓過，許多讚揚她的話便傳到她耳中來了，全鎮上的人也因爲欽佩她而肯幫她發忙，許多善人自動給她以資助。

然而這種日子不是她應該享有的。她記得那是一個冬天，一個落着大雪的冬天，她們正藏在那草房裏努力工作着，忽然聽到鎗聲，接着又是砲聲！接着又是鎮上的人聲。是的，前兩天她聽說是要打仗了，想不到馬上就打起來了。她想如何對付這件事呢，五個孩子，自己是一個女人，好吧，如果不什麼厲害，便閉門在家裏守着吧。她正在想着，鎮上的王老伯伯來敲她的門了。『你還不走！秦大嫂。』『我走到那裏去呢？太爺！』『走吧，逃命要緊，他們見一個殺一個，見一間燒一間，鎮上的人死了不少，馬上就要到這裏來了。』接着鎗聲的鎗聲，將王老伯伯嚇得趕忙地朝前跑了。這裏她也看慌，爲了孩子，她不得不走，回到屋裏把破衣服用布包起來，僅有的三升米也包好負

在大孩子的肩上，孩子們緊緊地隨着她，走出了門，一個鎗子從頭上「唸」地飛過去，她的臉色灰白了，然而她不能不安慰孩子，叫他們不要怕。

他們向前奔走，在人叢中奔着，速度也特別快些，等她回過頭來要看看自己的兩個男屋的時候，茅屋却不知落在那裏去了。這時候雪下得格外地大，她將人們身上的溫度剝服了，漸漸地堆聚起來，然而她却不能制服那騰躍的火光，她永遠地只看見一陣陣的烟頭朝上湧，她的眼淚不由地簌簌落下來了。她想起她的丈夫，想起她的茅屋，想起她從前所過的美滿的生活。前途是白茫茫的一片，這時候固然是跟着人們一道走，然而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呢？如果是自己一個人，還不要緊，還許多孩子怎樣辦呢？好容易走到了一個小鎮市，大家在那裏歇腳，後來的人的報訊，說鎮上的房子大都燒燬了，兵呢，也退去了，一個人這樣講，大家不相信，十個人這樣講，不由得大家不相信了。有錢有產的，打算回去了，她呢？回去也是死路，不如冒險再朝前

移吧，當她決定了主意之後，贊成她而又願意同行的，也有二十幾個人。一路上她們是靠討吃生活的，她記得當第一次伸手向人家要錢吃的時候，那是何等的不慣啊！然而事實壓迫着她不得不這樣幹，連小孩子也懂得做出可憐的樣子了。她看過多少富人的臉嘴，她受過多少無賴的欺侮，幸而同伴的都是熟人，無形中她給了她許多幫助。

她記得初到這裏來的時候，這裏沒有樹，沒有屋，只是一所空場。她一點點地將牠佈置起來，五年的工夫，她有了一個蘆蓆搭的棚子，又五年的工夫，她手種的樹秧也就成了蔭。再五年的工夫，她在樹蔭的中間建了三間較好的茅屋，以後她的日子便很好過了，孩子們都可以做工了，在第四個五年的當中，她出嫁了她的女兒，女婿是一個謹慎的人，她們的生活也過得十分平穩。現在是第五個五年了，她手裏居然存得兩百多元，雖然說這兩百多元將來必定要在娶媳婦一件事上花盡，但她總是高興的，她生平沒有一點對不

起她丈夫的地方，每一個孩子都健壯的生存着。

月光照在她的頭上，她想到這裏不由地微笑起來，抬起枯瘦的手揉了一揉眼皮，不知那一年積下的淚水，將她的手指潤濕了。

(三)

第六個五年上頭，秦老太死了，圍在她床前送終的，有四個兒子，兩個媳婦，兩個孫兒。她微笑着將眼閉了起來，但隨時又睜開了，她想念她的女兒，然而女兒隨女婿到遠方去了。媳婦向她說明以後，她才將眼皮合上。到這時候，她才真的安息了。

她的遺產將近有三百元，茅屋已由三間擴充成五間了，沒有人間的空地，似乎也可以算做她產業的一部分。

人口漸漸地繁了，意見也漸漸地多起來。自從秦老太死後，女人與女人之間，便不免發生齟齬，因此男人與男人之間也發生了誤會。不久他們便談

到薄薄的產業的支配問題了。

第七個五年的上頭，他們四兄弟分居了，這五間茅屋也換了新主人，四周的隣居們，起初倒還記得那和善的秦老太，後來也就淡忘了。只有秦老太手種的樹仍舊向上發展，樹蔭將這幾間茅屋緊緊的包圍着。

## 小店

在這叫做鐵鑿城的地方，因為職業的關係，居住已經有三年了。許多事情在我的眼中濾過，平常雖說不經意，但偶爾搜集起來，却也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情。譬如這裏的馬路，都是沙石鋪成的，經過幾次的雨打，石頭便都震了出來，一年修兩次路是常事，馬路如果長一點，便只看見小工們整年地分段在挖掘着。又如新近添置在街心裏的標準鐘，你若是能稍微留意，便可以發現這個標準鐘與那個標準鐘的快慢決不相同，就是同在一個標準鐘上東西兩面與南北兩面的時間又決不相同。這類不經濟的事情在這裏多的是，可是居住在鐵鑿城的人，大多數沒有誰肯注意牠的。

每天吃過晚飯到馬路上去散步，是我必要的功課，一個人背了手一步



拖着，從一條黑暗的巷子裏投身到充滿了燈光人聲的鬧市來了，兩邊五尺寬的行人道上種着一些永遠也長不大的法國梧桐，在牠禿禿的影子下面穿梭似的來往着一些男女。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緩緩地踱着，有時候嘴裏含着了一支煙，有時候停在布店的門口聽聽無線電，有時候看看商店櫃窗裏的貨物，倒也有趣。如果遇見了相熟而又是同調的朋友們，那便熱鬧了，談談講講，不知不覺走到了馬路的盡頭。這種工作至少做了兩年，所以馬路上的商店沒有一家不在我腦海中留着一個深刻的印象，牠的老，牠的夥計，牠的興衰我都清楚，因為太熟的原故，店的字號，有時反而記不起了。每晚在馬路上閑逛的人，許多是我面熟的，大家迎面走來，眼睛打了個照會便默默地過去了。

現在讓我搜集從馬路上所得的資料，開始敘述一個小店的故事：

這一片小店在我來的那一年便有了。牠位置在一個角落裏，牠的上首是

一升大的煙紙店，下首是燒餅店，茶水爐，牠便介在這冷落與熱鬧的當中。一間很小的門面，因為上邊隔了一個欄櫃的原故，以致顯得更矮小，貨架子和櫃台子佔了全部地面的二分之一，其餘的便分作兩面，作為顧主與賣主的容身地，顧主如果來到兩人以上，那後來的惟有站在店外等候的一法，櫃窗裏擺着各樣的貨色，說牠是一個百貨商店的雛形也未嘗不可以。不過貨色之中還是以香煙為大宗，其他的也是一些備煙客兌換的獎品，如毛巾飯碗香皂之類。櫃外的牆根下，用木架子托了一個洋油桶，半空中倒掛了一些臘燭。一筒筒捲着專作打麻雀之用的磅紙。像挺勁的竹枝一樣，靠着招牌立着。那招牌上面用黑漆寫着斗大的「昌大」兩個字。

頭一次我注意這店，是因為偶然地到那裏買煙，這樣的一個小店，很使我感到興味，遇到我需要某種香煙而不能使店主聽明白的時候，我可以伸手從櫃外向櫃窗取了過來。店主人也決不會發氣。我記得第一次和我交易的店

主人是一對三十多歲的老夫婦。女的坐在吧檯上做著鞋子一類，男的杜立在前面等候著主顧的來臨。他倆在街上同路，有時白子打那裏經過時，只要我一留意，我總看見他是杜立的，走他同前邊的人並不在少數，然而可以做他主顧的却很少。隔壁大香煙店裏燃著強烈的電燈，無線電喇叭許多行人在他們面前歇腳，有時他還雇兩個吹鼓手在門前大吹大擂，以廉價出賣他獨家經理的香煙。遇到了這種時候，昌大的主人便只有苦笑，或者是用羨慕的眼光看着一個個的買客挾着大批的香煙打他面前走過；或者是呆呆地坐在櫃裏聽着由無線電裏發出來的動人的音樂。我常常看到他是這樣，對於那五十多歲的兩個，我不禁發生了同情，好幾次的買煙，我都是特著意照顧他的，他們也漸漸的認得我了，在交易的時候，既沒有站在店外等候的人，我們不免談上幾句，由這裏我知道他們是拿兩口子半世的積蓄才頂得這一所小店的，他們滿望能夠可以得到一點糊口的錢，但事實上他們的本錢一天一

天地虧失了。他告訴我，他們將不能再維持這一個事業，一有機會他們是願意出讓的，可是誰願接受呢？

有一天晚上，我照樣地在馬路上走，走到他們的門口，看見他們倆口子，和往日一樣地在那兒呆呆坐着，隔壁店裏圍着一大圈的人，一個店夥舉起兩包紮在一起的香煙，隨即就被人拿錢換了過去。無線電發出清晰的歌聲，使不買煙的也願意在那裏留步。

我緩緩地踱進了昌大的店門。一個人影子在眼前一閃，這不能不令店主入驀然地驚覺。他站了起來，迎接着我，本常他是帶着笑的，今天却是冷冷的。我不敢問他，怕引起他的難受。只從皮夾裏掏出四毛大洋票來，他卻懂得得很清楚，接過了票子，隨手在架子上取了一聽白金龍給我，並且從裏面拿來了三個銅子給我。這不由我不能呆了，爲什麼要我回這三個銅子呢？大驚地問：「白金龍又跌價了？」我懷疑地問着。

這時候他笑了，但這笑是苦笑。用手指着一張寫就了懸在那裏的大紅紙給我看，這紙我本來應該一進門便看見的。但居然沒有看見。這時候我定睛一看，原來上面寫着「本店大廉價」五個大字，墨是那樣的淡，字是那樣的散，看了令人起不快之感。我正怔着，而他却在說明了。

「我們也來廉價，人家賣四毛，我們只賣三毛九。」

「那利息不是很小了嗎？」

「只好這樣了，不然很少肯照顧我們的人，只有你先生才是老主顧。」

「我看不必吧，我還是願意出四毛錢買白金龍。」

我將三個銅子遞給他，他微笑着接了過去。這時候，我很同情這一對可憐的老夫妻。覺得他們和他們的小店正處在風雨飄搖裏。一張大紅的紙，怎能和無線電以及輝煌的燈彩對抗哩！

「先生！生意真難做啊！像我們這樣的小店已經不能維持了。」

## 小 店

我點了一點頭，這淒楚的音節，逼得我氣都伸不上來，拿了那聽香煙，轉身便出了店門，我相信那哀哀無告的眼光一定是將我送到街的盡頭的。

在家裏改了三天的卷子，沒有到街上去，第四天實在耐不住了，又獨自踱了出來，本來想不注意那小店的，但一走到他們門口，眼光便不自由地射過去了。這使我一驚，失去了兩個可憐的老夫婦，也看不見那墨淡字斜的大紅紙了。店門是緊合着的，板子上貼着一張小長方塊的紅紙，寫着「召頂一兩個字。呵！這小店果然不能維持了，一對老夫婦半生的血汗怕全被吞蝕了吧！我站在那裏默默地憑吊着，我的身邊不斷地有人來往，他們似乎誰也不知道這小店，我，他們當然更知道了。

隔壁的無線電仍舊唱着，顧客也川流不息地在走動着。我本來要買烟的，但我決不肯在他家買。我覺得這一家小店的滅亡，完全是牠的陰謀。我決不去看那店主人的特色——

因爲工作的緊要，又使我無暇去做每晚必做的功課。

當我再到街上時，情景又不相同了，小店的門關閉了，而且在那小小的空間裏，滿佈着些花邊。最大的是字，老顯眼地看得出被塗改爲永字了。店裏的主人呢，是一位四十幾歲的男子，戴着瓜皮小帽，瘦長的身體，大半都露出在櫃台上，袁袁也裹去，光忽那小古裏只有也一個人，什麼貨架貨物之類都不易引起別人的注意。我很高興，心裏想，那一對年老的夫婦半生的血汗，或許不致全部喪失了吧，店的頂出，不是可以得一筆錢嗎？同時我似乎也向他那裏移了過來，自然，我少不得又花幾個錢來結識這位新店主，他似乎也知道我是這裏的老主顧，那樣和藹地同我談着天。

「生意好得很哪！」我看到那滿架子的新辦的貨物，使我記起了那老夫婦的時代。

「還好，還好！生意總不易做呢！」他笑着，眼角裏露着喜悅的光。

「這店原來是一對老夫婦開的吧？花了多少錢頂的？」

「不多不多，幾百塊錢。做着玩的，我原來不是生意人。」

「在我們談話的當兒，那被風兒吹動的花深，果然招來了幾位顧客，我，也懶得什麼東西黏住了似的，看着別人來來往往，自己總不肯走。後來在繼續地談話裏我知道他是一個小學教員出身，對於教育事業感到厭倦，所以才來開這小店的。他的談吐是很文雅的，但聲音却很難聽，有時一句話非分做幾句說不清楚。當他知道我也是一個教員之後，我們的感情似乎更親近了，談了很久，才告別出來。」

「每到上街是必在那裏買點東西的，那怕是一條毛巾。我覺得我該離開這一個小店。然而每一次去總是加重了我對於它的執愛。我恐怕永遠要繼續這大的覆轍。」

「店裡人是那樣孤零零地，沒有生意，又有煤屎地墮着馬鞍，自然，花深



的顏色淡了時，他的生意也隨着清淡了。從前那老年人還可以和老伴白談着閑天，混過這無聊的時日，他呢，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影子。無以電發出的醉人音樂，使他想入睡，但又不敢睡。我有時恰好去爲他解決這難關，他可以在談話裏抖洩他的苦悶。他的眼光漸漸地減退了光芒，他的聲音格外來得鈍拙。滿堆着灰塵的貨架，和他的臉色一樣，那樣地難看，他的身體也格外地覺得瘦長了。有幾回正當他吃飯的時候，我去了，那是小飯館裏送來的一樣菜，兩碗飯，他孤零零地在獨吃着，我很懷疑，爲什麼不叫家裏人送飯呢？難道他沒有家嗎？有一回我們便談到這一層了。

「爲什麼不叫你家裏送飯呢？」

「我的家不在這裏。」他很難受的樣子，停了一刻才接着說：「老實說吧，我沒有家，除了我以外，沒有其他的人。」

這使我駭異得很，一個孤零的人，主特着這一個動途黯淡的小店，真是

何等的調劑呢！

「我的妻子是早死了，兒女也死了。我受了很深的刺激，神經衰弱了，所以才來開這小店。」

「做生意比較自由得多了。」

「可是我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所以總不能得法。一天到晚，簡直可以說沒有生意。」

也很慘然地。他不歸罪於資本的缺少，他不歸罪於隔壁大店的陰謀，他只以為沒有生意是他自己缺乏經商的能力，這是何等的可憐呵！

再這樣下去，我是不能維持了。每天連飯都不得到嘴。」

你打算做什麼事情呢？」這話我本不應問的，然而我們交情已超出賣主與顧客之上了。

是呀！本錢能撐回一半便算好的了，這一點點錢夠做什麼呢？

他傷感起來了，由傷感又轉到憤慨，隨手在架子上拿了一聽香烟，用力地迅速地向地上一拋，這可把我怔住了。我很後悔，爲什麼要引起他難過呢？明知道他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

「安靜點吧！總可以有辦法的。」這虛空的安慰，居然發生了效力，他安靜了，從地上將香烟拾了起來仍舊擺在架子上去。

「我想不至於走到絕境吧！實在無法，我仍可以去教書，不過位置真難找！」

這句話令我聯想到我們學校裏每年送出去的師範生，該擠倒多少個像他這樣的人啊！我隨即辭了出來，一直到校裏，我的心裏總刷不去那小店懸掛的陰影。

半年，他走在掙扎奮鬥，貨物是漸漸減少了，那一次因爲憤怒而拋壞的香烟聽，仍舊在那裏。紅綠的花綵，張看慘白的面孔在那裏顫抖着。主人的

談話有點近于癡呆了，架子上是那樣的零亂，老夫婦的時代這時候又再現了，然而我仍舊是牠的老朋友，每回去總得買一聽白金龍，即便沒有白金龍，別的香烟我也肯將就。

終于「召頂」的貼子又出來了，和從前兩樣，這塊小方的紅紙不是貼在舖板的上面而是貼在迎街的貨架子上邊。因為他除了這小店，是沒有地方可去的。

小方塊紅紙變成了小方塊的白紙，一次這樣，兩次這樣，老沒有人來問津。

暑假我帶領學生出去參觀，臨走的前晚還在他那裏買了一聽烟，等我回來的時候，不知在那一天這問題解決了。

「永」字顯然又被塗改爲「久」字了。店主人換了一個粗眉大眼的年輕人，穿首藍布夾衫，腰裡插着那把立在那裏的貨物又多起來了，那飽滿着的貨架，

似乎很喜悅地招引來往的行人，櫃台子迎外的一面上，堆着數量可驚的肥皂，這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大概是這小店經理某一家廠的肥皂吧。少年的主人動作是很敏捷的，當買客爭着買廉價的肥皂時，他一個人很能應付裕如。我又找了一個在他比較空閑的當兒，向他成了一筆交易。

「才開張哪！從前的那位老板到那裏去了呢？」

這年輕的人向我瞪了一眼，半晌沒有理我。我有點奇怪了，我覺得這樣地一個主人位置在這樣的一個店裏是不調和的，其實這完全是我的心理作用，他為什麼要和你不相干的人絮談呢？我本來想走，但我很關心那舊主人，所以在繼續又買了一聽香烟之後又開口向他說：

「我跟他認識，所以很關心他。而且我一直是在這裏買香烟的。」

也許是後一句話打動了他，他又對我望了一眼才用粗大的聲音回答我：

「走了，連我也不知道。」

「這店頂多少錢呢？這從前可是花五百塊錢買來的，我知道。」

這使他又驚訝了，睜大眼睛用力地對準週身望了一下。

「我只花了二百。」

這說人的氣勢，使我不敢再不走。走出門來，回過頭想再把這小店仔細地望一下，可是那粗暴的眼光，壓迫着你，使你不得不急急地離開這裏。

在回校的路上，我一直忘記不了那可憐孤零的小學教員，這時他也許是陷於極端的窮困吧！二百元能夠維持多久呢？自己沒有一點特長，在教育界上又是一個落伍者。「安靜點吧，總可以有辦法的。」我只有拿這句話來祝福他，同時我很難受，我覺得這一句話簡直是騙他的。

每晚我仍舊在馬路上閑逛着，而我可不再上那兒買烟。有一兩回我停腳在把門口看了一下，但隨時便被那粗暴的眼光驅逐了。我只覺得那堆積得很高的肥皂上蒙了一層黑色的灰塵，架子上的貨物又漸漸地減少了下去，有的

時候那年輕的主人並不叉手立在那裏而是頹然地坐在那裏了。

我跟這小店便從此斷了往來。

漸漸地小店影子在我腦中遺忘了，便是走牠面前過，也不知不覺地走了過去。一直到牠隔壁那家大店除了原有四無線電外再加裝刺眼的霓虹燈時，我才留意到牠，舖板上又有了一塊寫着召頂的紅紙。

## 三代

七十歲的尤老太，對於人生還不覺到厭倦，每天早上靠在床上靜聽這都市裏極少而又極清亮的雞鳴，睜着眩花的老眼等候着那窗外的天空染成白色。脚那頭睡的是她將近五十歲的女兒，那瘦弱短的小身體蜷縮成一團，正在尋她的好夢。尤老太小心得很，甚至身子都不敢亂動一下，她怕驚醒了她的女兒。在能夠忍耐的時候，她連癢到喉頭的咳嗽都忍耐住了。女兒正害着病，藉那窗外映來的稀薄的微光，她注意到她女兒近乎脫盡的頭髮——而且是帶花白了的頭髮——和一些滿嵌在額頭上的深刻的皺紋。面部瘦削得和猴子一樣，淡白的朝霞，映在上面，那顏色格外蒼白得可怕。尤老太搖了搖頭，低低地嘆了一口氣。倚在床欄上，擦燃了火，點了紙煤，慢慢地吹着烟。冥想也就乘隙跑進她腦筋的裏來了。她想起孩子時代的女兒，那嬌小嫩白的小



寶貝，她想到出嫁時代的女兒。那臨上轎時晶莹的眼淚，打扮得像仙子一般的新嫁娘。一切都恍惚在目前，而此刻離在她身旁的，不正是她的女兒嗎？她的嬌小嫩白的小寶貝到那裏去了？仙子般的新嫁娘到那裏去了？此刻有的只是一個滿刻着憂患的記號的臉孔；她只有一個創傷而流着血的靈魂，她只有一個病弱的身體。一切都成過去了，想起來又如在目前，尤老太噙着眼淚停止吹煙，默默地望着那帶紅色的天空，她感到人生的玄妙。

她想了一會，女兒的夢還沒有醒，她輕輕地抽了一口氣，又輕輕地噓送出來。伸出自己的手，她全身都軟了，那豐滿的肉呢？這樣青筋墳起的是自己的手嗎，牙齒，自己的牙齒呢？她想到這裏，不禁笑了起來，原來自己也老了，能怪女兒老嗎？

她用輕煙將腦筋裏幻想驅走，仍舊諦聽那遠處傳來愈見稀少的雞聲。女兒在夢中翻了一個身，把一隻瘦得像枯枝一樣的手臂露在被外。尤老太看清

楚了，連忙放下煙袋，慢慢地移動身體，把她的手恢復塞進被蓋裏面去。在被外面又用手輕輕地拍着，像哄孩子入睡似的。

「——好好地睡吧！哦！哦，好好地睡吧。」

她慈祥的聲音，逼得她自己的淚水都出來了。

「唉！」尤老太嘆息着。「可憐的孩子，多多地睡一下吧。」

天是大亮了，代替雞聲傳來的是一陣嘈雜叫的賣聲。因為那強烈的亮光，尤老太的眼睛彷彿更明白些。也許是因為那強烈的亮光吧，尤老太的心情更煩躁起來了。她不斷地咳嗽，不停的轉側，這聲音和騷動終於把她的女兒從好夢中驚醒了轉來。女兒睜開惺惺眼望了望母親，接着就可以聽見第二個咳嗽的聲音了。她們對咳了一陣，吐了一罐子痰，胸部才感到輕鬆一點。拭了額頭上的冷汗，靠在床欄上，緩緩地喘着胸頭的悶氣。水煙袋這時候已經從尤老太手裏遞到她女兒的手裏了。

「今天好點麼？」尤老太問着。她就光一看：「臉色倒比昨天的好多了。心裏還作脹不？」

「好些了，總比昨天好些。」女兒低聲低氣地說。

「真討厭，天天早上總要咳，吐他媽的一罐子痰，人都像要昏過去。」尤老太有點怨恨的樣子。

「是哪！死了倒還好，受這種罪真是難過。」女兒披上了一件灰塵滿蓋的棉衣，爲了抵抗那清晨的寒氣。話沒有說完，又咳了一陣。「你老人家昨晚睡得好吧？」

「我總是老樣，似睡非睡地。天還沒亮就醒了。」

「昨晚半夜裏睡不着，肚子又脹，那團子小毛又叫個不寧。」他見別這裏，低低地喚了兩聲小花，可是小花不知道到那裏去了，老是沒有回聲。「晚上就吵，白天卻不曉得躲到那裏去了。非老實打他一頓不可。」

她們又繼續咳着嗽，但咳的次數却漸漸地少了。煙袋又從女兒的手裏遞到母親的手裏來，不一會又遞回到女兒的手裏去。

小花出來了，那是一隻尾巴是黃的其他整個兒白色的貓，牠乖巧地跳上床來，豎起牠的尾巴一步步爬到女兒的懷裏。

「該打的東西！」女兒舉起手做了一個要打的式樣。牠並不逃避，只閉了牠那對碧綠的眼睛，像專等她打下來，也像預先知道她不會真打下來似的。

「死東西！」結果所謂打，不過是在她頭上重重地摸了一下，當牠柔軟的毛接觸她的手掌時，她的怒氣就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她又着牠的頸子說，「是不是找老公去了呀？」

尤老太笑了，她笑得咳不過氣來。「怎麼不是，如今的畜牲也和從前不同了。」

「如今的人不也是一樣嗎？十三四歲就想出嫁了。媽媽，記得我們那時

候，到了十六七歲還什麼事都不懂呀。」

「是呀！如今的事，真是說不得！」尤老太嘆氣了。「什麼男男女女手搗手地在街上走，我真是才看見過，成什麼話呀！老輩子在，不怕罵死人！」

「到如今那，要想過從前的日子，真不容易了。……你老人家還沒有看見那些洋婆子呢，當着人面前親嘴，什麼奶子哪，手臂哪，背心哪……都露在外邊，只怕還沒有穿褲。如今的世界還有什麼說頭！」

「你看逸秋，成天地在外面跑，有一個錢花一個錢，人也是廿五歲了，家也不成一個，三朋四友地不知鬧些什麼鬼。」尤老太由空泛的感慨想到了她的外孫，她更興奮起來了。她對她的外孫的行爲素來就表示不滿，到這時候，她看了不幸的女兒瘦弱的身軀，她愈感到逸秋是不肖的了。「你也要勸勸他呢！人到底還年輕。」

「空的哦！勸他，他不但相信，還要說你不懂。我曉得他是被那個

姓文的妖精迷昏了。要討去這家也好。備備她女孫樂子。」做女兒又做母親的，經尤老太提到這事，她的心就為之發寒，緊緊地起來。「家裏做孫他又不要，真是古怪得很。」

「無論怎樣，這總不是事，你這道樣走了，就是我，也想抱抱童外孫呢！而且把點錢在外吃亂花，說不定有病出來。」

她們沉默了一會，咳嗽似乎都被冷透的情緒克制住了。小花也知趣，夾緊尾巴，坐在圍爐上睜着眼望了她們。

尤老太望着她的女兒，女兒却默默地在回想她自己的過

假

「到謝家裏來沒有交過一點好處！」女兒的聲音低顫着，她的眼睛也含着晶莹的淚珠。「吃盡了人家沒有吃過的苦。唉！假使沒有逸秋，也許早就做尼姑去了。可憐等到今天，逸秋還是這樣的一個東西，母親的心一點也不知道體諒！唉！真是無味啊！」一幕幕傷心的往事，直奔着她眼前來，她抵抗

不住，淚水已經挂在她的腮邊了。

「想起那些做什麼？起去吧！天氣已經不早了。如今的世界，也只好看透些。」

「他還說：『你們不懂呢，世界已經變換了。』真是氣死人，世界那裏變換，人還不是吃飯，飯還不是變屎？」

她們母女一同起身下床，太陽已經跳上窗門了。鄰舍們也起來了，一些細小的聲音，漸漸地將這清晨攪動。她們做了一些梳洗的事情，尤老太把火爐子生着火。

「逸秋今天不是要回來嗎？」尤老太納悶着。

「他說今天回來呀！但是誰說得定呢？一天到晚游神一樣的。」

「住在外邊到底不好呀！還是叫他搬回家來住吧。現成的地方，在外面住房子的錢，不是可以省下來了嗎？」

「你要他肯！曉得他在外邊幹些什麼。雖說胡魯的話靠不住，但是也有許多像真的呢！」

「什麼話？」

「你老人家忘記了嗎？胡魯他說逸秋在外邊有一個相好呢，所以不回來往。」

「那真說不一定。其實有了人又何必不回來呢？」尤老太停住工作嘆息了。「是的，他怕我們同她合不來。」

「合不來，我是做過苦媳婦的，難道還會欺負她嗎？唉！假如有一個乖巧的媳婦在跟前，那不是使我精神都要快活一點嗎？」女兒眼睛裏又湧出一些清淚；她昂頭望了那青青的天。她爲了媳婦想起她已死的女兒了：「要留得有梅子在時，我也不致這樣生病。可憐，如今病了，誰來理會我的！」

「這可以問他的，假如他真個娶了親在外邊，那硬要他帶回來。這孩子



須得給他一點威風，不然太不成話了。什麼新，什麼世界換了，我們都不要問，無論世界換成怎樣，他總是你的日子，你總是他的母親，不要再實。」

女兒默默無言地仰望着天空，微風掠動她的麻白色的頭髮。

兒子回來了，他穿着紫絳色西裝，瘦削的面孔，蒼黃的臉色，似乎有無限深愁似的。然而他裝着笑容。他週身本來疲軟，然而他的脚步却走的飛快。他脅下來着大包東西，走進屋裏來，第一步就先把那包東西塞在枕頭底下。

做母親的，做外婆的九老太，見着逸秋就說不出的不高興起來，母親完全是爲傷感所驅使，九老太却爲的是憤怒，爲的要給他點威風。她們倆把臉洗了下來，尤其是九老太，她那兩條沿着嘴巴的弧線洗下來的時候，格外地深刻。可以數得出的幾根特長的壽眉，硬梆梆地直豎起來，頭頂光禿的一部

份，發着透亮的紅色。母親的眼睛向下低垂着，彷彿一拾起本觸到別人的眼光，就要走了氣似的。這是不久她們這副樣子，心裏明白這不是平安的朕兆。

「媽，吃過飯了沒有？」逸秋問母親。

「那裏這樣快哪！」母親沈着臉垂着眼回答。

「一回來就要吃飯，那裏有這樣如意的事！」尤老太一說氣就上衝了。她的語氣那樣短促而有力。「一天回一天不同，老是叫人家等。到底有什麼事在外邊跑呢？」

逸秋的氣也湧上了喉頭，然而一想尤老太的脾氣自己是知道的，活了七十歲，是絕頂的好人，就只有脾氣壞，壞脾氣足足掩盡了她一切的好處。而且她又是這樣大的年紀了，忍讓些吧。想到這裏，逸秋只裝沒有聽見，和緩地說：「今天有事呢，我要早點吃飯。媽，快點吧。」

那就只有這樣忙哪！」老太太抱着一冷冷的態度。一邊却在煽着火爐。

「有什麼事？」和尚趕道士。成天到黑地在外邊跑來跑去，沒有看見你跑出一點花樣來。」母親硬沉着地說。

「花樣麼？」逸秋笑着。「花樣是有的！可惜你們不懂。世界已經不同了你們不懂的事情多看呢！」

「我們不懂，你怕甚麼了不得！」九老太太表示不屑理會的樣子。「我們那如何懂得呀！什麼青天白日親嘴，男人女人跑東跑西，穿衣服連扣子也不扣。那我們如何懂得呀！」

「不要說了吧，如今的事，不是你老說的那樣簡單。我知道，不知又發生了什麼事體，你們兩位老人家又這樣地不快活。」

「什麼不快活麼？孩子，做娘的只願你好哪！你想你整天整晚地在外面跑，吃多少風霜，受多少苦楚，有什麼意思呢？還是跑得有點好處在那裏。」

家裏緊得個要死，你也不去找一件事做，專靠做膏，豈是長久之計？家裏有房子住，你不住，偏要在外邊租起屋子，家裏熱飯熱菜不吃，你偏要在外邊吃些不合福不依時的冷飯冷菜。花掉錢，吃盡苦，爲的是什麼呢？」母親連連不斷地訴說着。

逸秋苦笑了一下，他覺得母親的話句句都是在愛他，然而句句都是不解他。他想解釋，倒覺得沒有地方可以下手。橫豎自己說的她們是不肯相信的。「媽媽，什麼我自己比你老人家還要清楚，然而沒有辦法的，你兒子在外邊跑，倒不是絕對沒有好處，不過好處不是我一個人的，不也是我們一家人的，而是大眾人的吧了。」

「什麼大眾人的？不過是在外邊胡鬧吧了。」尤老太氣沖沖地。但是她馬上轉口，她用一種憐惜慈祥得不自然的口吻說，「孩子，你自己也應該清楚一個母親病在床上，也不去找個醫生來看看，自己却整大地不落屋。到底

有些什麼事情忙呢？難道自己的生身之母都不要了嗎？」

「那個說不要？我愛我的媽媽，我沒有一個時候會忘記她的。」逸秋對於九老太的說話的態度從來就是討厭的。「請醫生就請醫生好了，又沒有那個說不請。在外面跑，那我自然有我的事，你們不懂。」

「嚇！不懂！」九老太搖頭。「可憐你的娘，到你謝家來幾十年，那一天過了好日子，靠丈夫成了夢裡，如今只靠你了。你看她近來瘦得可憐，動不動就病，孩子，告訴你，恐怕也走不遠了咧！嚇嚇，看你不留錢怎樣？」

逸秋偷偷地望了一望他的母親，使他心裏馬上感到刺痛。對於這孤苦的母親，自己果曾盡過一點孝意麼？她過去的苦痛自己是知道的，從小以來，自己就自命是可以獻給她一些幸福的人，總想爲她報仇，自己努力，願願環繞的壓迫，也無非是想她能夠用笑臉去見她的仇敵，誰知到了現在，給她的這只有痛苦，就是未來，也許還只會給她更深的痛苦吧。自己現在走的路，

已經不是從前那樣自私狹小的了。他固然愛母親，然而他更愛他的祖國。母親病，還可以請醫生來醫，祖國病了，却非自己去用鮮血將牠灌救過來不可。他想到這裏，眼淚都像要淌出來。心裏默默的唸着『媽媽！原諒了你這可憐的孩子吧！祝禱你這可憐的孩子勇敢些吧！』

『我只想起你的姐姐呵！』母親提到那死去還留兩個孩子的女兒梅子，聲音竟顫抖起來了。假如她在，那我也許快活些。到如今我身邊簡直沒有一個人，一旦病了，連茶水都沒有一個人侍候。虧了外婆，你也應該討一房親了，你媽幾年就這樣大，身邊那裏少得一個人？』

『媽，不是我不討，實在沒有中意的哪！而且現在的情形，那裏又討得起老婆？媽媽，還是壓點再覓吧。』

『看着人家的孩子，心裏就說不出的難過。我的命要是好的，不是也該有孫子一嗎？甚麼討不起，要是你不把錢是這樣花錢時，討兩個都有了。』

「我並沒有亂花呀！」

「沒有亂花，這個借，那個借，要曉得這是自己心血換來的錢哪！」

「這個借，那個借，借了都有還哪！真是笑話！」

「笑話？好！好！自己問問自己吧。寧可把錢拿在外邊亂攪，玩哪！跳舞哪！女人哪！還不隨你的便！」尤老太的話像刀一樣，把逸秋的心砍得流血。

「誰呀！真是笑話？」

「有人說你在外邊成了家。」母親急促地說。

他大笑起來，母親居然這樣地不相信兒子了。這可怕的隔閡有什麼辦法呢？他在屋子裏走來走去。他不想辯白，也無法辯白，這滑稽的事。

「既然有了，為什麼不帶回來呢？定要在外邊，做娘的就不夠資格見她

一面麼？」

「那裏的話？媽媽。這話是什麼人講的？」

「你怕我們不知道吧，老實告訴你，你的事，我們那裏不清楚呢。你不要把我當成腫在鼓裏。」

「真的沒有這事呀！這晌住在報館裏！一個朋友辦的報，我在那裏幫忙。」

「好，你是不會告訴我們的。好哪！世界已經改變了哪，我們那裏夠資格？」母親生氣的樣子。

「實在沒有的事。媽媽，你難道不相信你兒子嗎？」

「相信你？你自問你夠不夠人相信？」

「唉！實在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終久你們就會知道的。一逸秋無可奈何地微微地笑了。」

「那有什麼辦法呀！我們知道呵！你那裏有娘，娘那裏在你心上！」



大家都不做聲。——老太太彷彿是威風未退，仍舊不正眼兒看他，嘴巴嘔起着。母親本然呆愕的臉，永遠是低垂，她的眼光不敢抬起來望人，生怕一走了氣就要變成笑臉似的。

吃過飯，大家坐着談閒。母親老是傷感的面目，外婆老是生氣的樣子。逸秋却噓着煙，望着那青色的煙球發呆。院子裏養着的小雞，到處奔馳着覓食。房子裏的一切古舊的傢具，彷彿在這不調和的空氣裏感到受極大的不安。

「呵！又買了一個險盆嗎？」逸秋對媽媽笑着。「不是已經有三個嗎？」

「要用呀！」母親簡單的回答。

「三個還不夠嗎？」逸秋帶着滑稽的笑着。「總喜歡買這些東西，這還不說；那角裏的一些破而且髒的洋鐵罐子拾那些作什麼呀？一間屋子現在正嫌小，再加上這些東西，真是何苦呢？」

「你懂得什麼！」尤老太嘔起嘴巴，目光如電地一閃。這屋裏的一切都像感到畏縮似的。「自己只知道講，混帳！」

尤老太答的完全不對題，空氣頓時緊張起來，逸秋的火氣已經昇到頭頂上了。但，他看了那搖搖頭動的白頭髮，沒有法子。不得不把氣按下，默默地在心頭氣苦着。

母親拿傷感而顫抖的聲音和解了！「那些罐子拾得來做痰盒子哪，可憐，每天早上一個人要吐一罐，你那裏曉得。」

逸秋沒有做聲。他覺得時代的不同，母親已沒有法子了解他的了。這裏，也不能給他一點安慰了。「離開吧，走吧，走自己的路去吧！」然而這兩個定全要靠自己生活的老人怎樣辦呢？除了自己外，沒有誰可以托付的。「那麼，不走就做家庭的好孩子吧，替她們討一個媳婦，做夢也似地過一生吧！」然而這樣太好笑了，他覺得有人在鞭撻他，督促他，他實在沒有力量退

縮，他愈想愈苦悶了。

沈默着，逸秋口裏吐的煙絲，漸漸地塞滿了空間。尤老太勞動着在收拾吃飯的東西，也許是因為她的威風才使她這樣努力。母親垂着欲睡的無神的眼，剛才她的氣憤似乎都已走完了。

逸秋立起身來，在房間裏走了兩轉，從枕頭底下拿了那包東西，舉步就朝外走。

「回來吃晚飯不？」母親揚起聲音問着。「告訴你，米就只吃得明天了。」

沒一定。」逸秋回答了一句，頭也不回地去了。

這裏的空氣頓時又改變了過來，尤老太坐在椅子上吹着煙，有說有笑地和一個鄰居婦人談着。惟有母親，却沒有改變她那傷感神色的臉。

日子過去一天又有一天，似乎沒有盡頭的樣子，只有老年人才天天在爲自己打算着。

她們對於逸秋懷疑的暗影，因爲時常說起，時常抱怨着，就一天天深沈起來。到後來，她們甚至肯定地說逸秋在外面有不軌的行爲了。尤老太的憤恨，無處發洩，只對了女兒罵着。她同時却又是可憐她女兒，被自己的兒子棄了，是多麼傷心的事；但是她又恨她太老實了，一味地傷感；不起來對自己兒子作一番教訓。得到這種報酬，似乎也是必然的。母親有的時候，也被她的話所激動，很想對兒子老老實實地教訓一番，可是一見着逸秋，她那裝做的面孔，就會自然地坍倒下來，結果仍舊是自己傷感。

「呵！」母親翻着箱子，拿衣服出來晒太陽的時候，她發現了一包玩具。那裏面有小的茶壺，小的杯子，小的西洋鏡，小的磁人，……這些東西都是逸秋小的時候玩弄的。母親一樣樣拿在手裏摸弄着，她想起從前的事，她想

起自己留着這些東西的初意。憔悴的臉上，也不禁露出一些微笑來。「看，這些東西都是留給他的兒子玩的呢。」

「兒子，兒子在那裏？」九老太粗聲地回答。

母親爲了這話，又沈默起來。

「老是在夢想呢！老婆都不肯娶，那裏還有兒子呢？」

「王嫂子做媒的那一催真不錯呀！」王菊突忽想起王嫂子做媒的那余姓的女兒來。「人也不錯，據說又讀過書，粗細都來得。」

「你要他要哪！他在外邊沒有人，就把我的頭研掉，還是不說吧。……也真不成樣子哪！到廿五歲還不對親，怎對得起父母呢！」

「等他回來我同他說。」

「弄得成也好哪！」

「無論如何，他總得把一個媳婦把我。」

逸秋一直幾天沒有回來。起初幾天母親並不大注意的，到了十天以上了，她們漸漸地看起慌來。她們到鄰家問，只要她們知道的逸秋的朋友，她們都去問過了，一點好音結果都沒有。

王嫂子做的媒，女家看了逸秋的照片非常願意，只等逸秋回來就可以成功了。

母親思念她的孩子，哭起來了。生活也沒有辦法，她們知道，逸秋一定是走了。然而她們却想不到他走的原因。九老太的猜測說一定是跟相好的走了，相好的不是人家的姨太太，就是訂了婚的女人。這一類的事，在現在她見聞得太多了，她一談起雖說也流些眼淚，但是憤恨却更深了。

母親天天流着淚，病也更厲害起來。然而任你慈母之淚連續得有好長，總沒有法子把兒子引到自己的前面。

到了半個月，逸秋的信寄回來了，並且還匯了一筆錢。母親自然歡喜得

了不得。可是一讀了他的信，她又忍不住哭了。信是這樣寫的：

最親愛的唯一的媽媽：

兒子不孝，竟然捨你而走了。家庭到此刻已經不能夠再範疇我，我除了愛你，我對家庭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的。媽媽，你吃盡了人生的苦，我是知道的，你對於我的希望，我也是知道的。我是多麼愛你的呵！而且我是多麼願意獻給你一些幸福的呵！而然，在世界上我不單是愛你，我還愛我們的國家，我還愛我自己；在世界上可憐的也不只是你，還有我們愛患的國家，還有永遠做奴隸的我自己。媽媽，你想我能夠單為你而努力嗎？

我這次去是沒有目的地的，只想爲我們可憐的國家，爲大眾，爲我自己做一點事情。家庭的美滿，實在不能夠滿足了。我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決然地從家庭中拔了出來，媽媽，你愛我，你就原諒我吧。

他們一定恨我恨得要死的，那我是沒有辦法，我只有原諒他們，因為

們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裏。

寄的錢，作你回鄉下去之用，以後我有錢還是寄來。假如自己願意，也許回來看看你們，但先決條件是要留得我自己的生命在。

你的兒子

不久，尤老太就帶着她的善良而多病的可憐的女兒回鄉去了，女兒老是病着，而尤老太却還是沒有事似的愉快地生活着。沒有事的時候，她望着那初昇的太陽，在空中得意的飛鳥，那翠綠的禾苗，那炊煙繚繞的茅屋。她找不出世界變了的跡象來，結果她只有搖頭嘆息。見着有小孩子的父母，尤老太嚴格啓蒙的主張馬上就變白出來，她的引證和結論是：

「孩子不從小管，長大就連娘都不要了。但看我家的逸秋哪！」



彥  
如

那時候我正在小學裏讀書。在學校裏，我算最頑皮的一個，放學回來，復習功課可以說是很難得有一回事，除了在考試的前夜，我整個的空餘時間，差不多全部都是花在姑母家中的。

姑母家中多的是小孩，小孩之與小孩，他們中間似乎有一種神祕的吸引力，他們沒有成人的意識，更沒有什麼顯明愛好與厭惡。他們在一起常做着許多夠他們自己滿足的事。我是一個小孩，自然我喜歡投到小孩的羣裏去活動。

在姑母家裏，比我大的孩子多，而且男孩子多，女孩子能夠參加我們中間活動的，祇有彥如表，她的年紀最小，而且最喜歡哭，我們帶她在一起玩，本來就蠻勉強，可是有時做某種遊戲，的確又少不了她，又因為怕她哭

所以許多小朋友對她都不敢得罪，這樣一來，她在我們的任何活動中，都是最佔便宜的一個。

我們做着捉迷藏的游戏，她往往是很容易被捉，而又極不容易捉住人，於是她哭了。在這當兒，我們這一羣中便會站出願意代替她工作的人。有時我們扮演着結婚的喜劇，因為像一個新娘子的只有她，這主要角色，自然是由她擔任，可是她有時做到一半便溜走了，許多人的興緻，被她打斷，當然議論也會生氣，暴燥的跑去把她抓了來，強迫她繼續做下去，可是結果，總是被她一哭了事，大家也更有更不愉快的收場。所以這種遊戲，除非是有外來的新角參加，我們是不輕易做的。然而彥如表妹也有她的特長，這個是當我們需要充分一點錢用的時候，她能夠有本領從她媽媽那裏弄到較多一點錢，錢到了我們手裏拿去辦了吃食回來，她又不一定要得一份最多的，所以當這一種場合，我們大家都極歡迎她，她自己却也最喜歡參加我們這種吃東西的

活動。

那時她才只有六歲，兩條小辮子綁着紅的頭繩，跑起來左右擺動着，我們常喊她「雙尾狗」，她最不喜歡這樣喊她，一個人這樣喊，她還可以找出對方的弱點來報復，要是大家齊聲一喊，或是拿來當歌一樣的唱，這她便只有哭了，最後她必然要告訴她的媽媽，大家也免不了要挨一頓罵。可是這在大家心裏並沒有一點芥蒂，隔不了好久，她又走到我們這一羣裏來了。

我小學畢業的那一年，因為有某種必要，我離開了故鄉的懷抱，隨着家人到了江南，從此對於許多的小友，我也只好在憶念中和他們親近了。

十年兩年以至於十年，我已經是一個很結實的成人了。人事的繁忙和求知慾的壓迫，使我對於故鄉的一切都漸漸淡忘了，有時雖也想到聳立在對河的青翠的麓山，有時雖也想到一泓青碧的老龍潭水，可是印象却那樣的模糊，尤其是對於兒時的小友，到後來簡直連他們的影子都記不起來了。

離開故鄉的十一年頭上，我得着一個回家的機會，我一方面感到歡喜，但另一方面又感到虛空，歡喜的是我能再和長養的地方相見，感到虛空却是我對於故鄉的一切太陌生了。在長江的輪上我儘量的搜索兒時的印象，模糊地憶起了一隻尾狗山的濠如表姊，模糊地憶起了兒時的許多頑皮的把戲。

到正午時分，抽一個空跑到姑母家裏去，他們已不是住在十年前的屋子裏，我對於姑母家現在他們的眼前，自然使他們感到驚奇，就連最愛我的姑母，也因不知如何的阻礙，使她一時也難於對我說出適當的言語。我們大家都噤默着，許多應該在這時候說的話，似乎都堵塞在喉頭，更不知從那一句說起為好。

「……」忽然一陣腳步聲從樓梯口送來，我一抬頭，便看見一個着紅旗袍的女孩子立在樓梯的中段，她微笑着，這微笑顯然是對我這陌生人而發的。……」

——這不下來，立哥來了。

姑母對她招着手，她隨着慢吞吞地走了下來，兩條梳得很光滑的辮子擺動着，我明白了，她明白這就是十年前最愛哭的查如表妹，因我忘記不了「雙尾狗」的兩條小辮子。

她走到我面前行了一個禮，這是一個極不自然表現極度生疏的禮。

「立明，還認得吧？這就是查如哪！」

「哦！這樣高大了，從前還沒有桌子高呢。」

姑母爲我說明，我忘記從前也不過比桌子高一點的自己，竟老氣橫秋地

這樣說，查如笑了，姑母及其他的人也笑了。

「你看你自己，現在也成了大人哪！」

冷寞生疏的網，這時候已漸漸爲熱情所攻破了。我們這一羣，所談的話

，差不多沒有一個斷時，十年之間，這是多少的變化。兒時的小友們漸漸長大了，或人了。在從前最活潑多能的三哥，到現在已瘋了八年，假使他不是生性聰明

下，那這一次我們的相見，我將怎樣地爲他不幸而傷感呵！

在故鄉勾留了三天，在匆匆地到江南來。

光陰接續地在 myself 邊溜過，一轉眼又是十年。這期間我會隻身飄到閩廣燕管，飽嘗了許多人生的況味，結果是厭倦了，於是我成了家，在一個半新的都市裏過着極平庸的生活。

滬戰發生，江南許多的名城都淪陷了，我也從戰區裏逃了出來，輾轉流離，想不到又回到了我的故土。

既到了長沙，我自然不能不去姑母家走走。

是一個落着雨的下午，我坐着車子到姑母家去，好容易才找到她們的家，那是一條泥濘特別多的狹窄的街堂，他們住在樓上，當我敲着門上銅環的時候，我心裏忐忑地不安，二十年前離去的是一個孩子，十年前回來的是一個青年，這又是一個十年，我與他們之間，怕又起着很駭異的變化吧！

門開了，開門是一位頭髮雪白的老人，我認得，那便是我的姑母。她驚詫地看了我半晌，然後才認了出來，她自然非常喜歡，趕忙地將我帶上樓，於是我被他們一家熱烈的包圍了。

——立明！你幾時來的？我算到你會來。

——才到了幾天。

——算算看，唔，又是十年了。姑母老了吧！

——自然囉，人生經得起幾個十年呵！我都三十歲了！何況你老人家呢？

——你都三十歲了？唔，唔，不錯不錯。

她望着我的臉，那樣呆呆地望着。我知道，她一定是在追憶我孩子的時代了。也許她更聯想起她自己的過去。

我不能讓老人因為我而感受大的刺激。於是我開始把十年的經過訴說起

來，對於一個孩子的創造，老人是最愛聽的。欣慰的笑，不時泛上她枯瘦的雙頰。隨後她也將十年來的事零星地告訴我。

——怎麼沒有看見彥如呢？

我發現彥如不在她們這一羣中，便打斷了她的話頭問着。

——上街去了，就會回來的。

是大嫂子的回答。由於我的引起，關於彥如的事，姑母便開始告訴我了。

——你知道吧，彥如結婚哪！

——什麼時候結婚的，我真不曉得。

——唉！兩年了。現在却守着寡哪！

老人傷感起來了！她的聲音抖顫着，眼角與嘴角陣陣地跳動着。我屏着氣，什麼表示也不敢有。



——她嫁的是一個軍官連長，這一回在上海打死了。唉！總是這孩子自己的命苦！

大家都沉默着，恍惚在爲這不幸而致哀。

大嫂子忽然接着說了，可是她的聲音這樣的低切，沉寂的氣氛，爲這低切的音調撥動着，使我更感到深沉的悲戚。

——她原來是跟她丈夫一道在上海的。蘊藻濱那一仗，她的丈夫便被打死了。她也被擄去了，你彥妹真是一個女英雄，她留在敵人的營中，一直等到報了仇，才逃到家裏。

她的聲音忽然高亢起來，可是只一忽，又恢復到低切而顫動了。

——當她隨從着敵人到楊林口的時候，她將敵人的一個小的將領殺了。

——呵！她這樣的勇敢！

我驚呼起來，然而，大嫂子的聲音倒反而地緩了。

——那是一個晚上，她和敵人飲着酒，在他們臨時的住屋裏，僅只有兩  
 個衛兵，敵人醉了，睡得像死的一樣，到天快亮的時候，查妹便拔出敵人身  
 上的刺刀，只一下，便將他的喉管刺穿了。她自己也就從窗子裏跳出來，她  
 穿的是單衣，跑到河邊，她跳了下去，幸而水不深，而她又稍微懂得一點水  
 性，所以安然地到了對岸。對岸的軍隊，就是我她自己的，她從那裏得到一  
 些幫助才回到家裏來。

姑母的老淚縱橫了，別的人也在嘆息着，這雖然是他們極熟諳的故事，  
 但每一次說起來，老人總是免不了要哭的。然而我却很興奮，想不到查妹竟  
 是這樣的一個沉着勇敢的女英雄，我對她只有欽佩與敬仰。

又談了一些別的話，門環響了，大嫂便告訴我說查如回來了。接着我聽  
 到上樓的脚步聲，這時候我期待着見她的心情，迫切地在壓榨着我，使我的  
 行動都覺得有些慌亂。

我們的女英雄出現在我的眼前了，瘦削身材，慘白的臉，似乎是過分地蒼老了。她的態度那樣沉着，她的臉上幾乎沒有一點表情，對於我這十年不見的兒時小友，也僅僅給了一點勉強的微笑。

我不敢問她一句話，她也沒有一句話問我。

我想起二十年前梳着兩個小辮子一切都要估便宜的她，我想起十年前梳着兩條辮子從樓上跑下來的她，我又想像她拿起刺刀的時候，穿着單衣淌過一條河的時候，立時使我感到一種深重的悲感。

默然地又坐了一會，我告辭了。彥如也跟着大家送我到門口。

走出了狹窄的衙堂，我禁不在幾次回頭，我看見偉大的光輝，蘊藏在那樓的一角落裏，然而那光輝籠罩下的，却是一個生意全然死去的女人，她拖着沉重的步子，在人生的道上，走完她應該走的路程。

## 父 與 子

工兵學校青年的教官李銘，因為赴一個朋友的宴會，這時候還沒有回來。妻子蘭茵一個人守候在家裏，要是在平時，她早就獨自去睡了，然而今天她很興奮，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看書也不是，檢點日用的東西也不是。不斷地望着掉上的時鐘，笨牛一樣的，牠的長針半天才移動一個字，她渴望着她的丈夫回來，只等他的腳踏進門，她便要告訴他一件極嚴重的消息。這消息到現在為止，還只有她一個人知道，惟其是她一個人知道，所以心裏格外的不安，格外的想早一點告訴她的丈夫。可是李銘這時候正在另一個極危險着一班將要上前線的英雄們的酒，他們大極地飲着，大家的心裏好像都覺得：即使將來還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宴會，大概出席的人也決不會有今日這樣的齊全了。這印象誰都想深深地鏤刻在自己的心上，同時更要藉這酒所發狂的

力量，來壓抑藏在每一個人心裏悲切的情緒。終於這宴會還是散了，時候將近兩點鐘，李銘喝得七成醉，在友人們的挾持之下，坐着汽車，被送回家來了。

蘭茵將他扶到沙發上睡倒，他像失去了知覺似的，昏昏沉沉地只抽動着急促的呼吸，口裏偶爾講一些不規則的無意識的話。蘭茵滿望他回來告訴他那一件嚴重的事情，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使她真是無從說起。她想了許多方法替他解酒，水菓，濃茶，人丹都給他吃過了，然而他仍是那樣沉迷，口角上時時露出一絲絲的無意識的微笑。

她知道今天晚上是決沒有機會可以和他談心的了，於是把他扶到床上來，脫了衣服，將被頭替他蓋好。自己也就收拾就睡，誰知她在床上老是睡不着，翻來覆去，眼睛似乎更外清明了。李銘却睡得正好，先前的急促的呼吸，這時已變作了勻淨的剽擊刺入她的耳鼓，這恬靜的態度映入她的眼簾，使

他格外地感到寂寞，藏在心裏的話，更恨不得馬上吐露出來。

「銘！銘！」

她搖着他，李銘只哼了一聲。正因為他哼這聲，使蘭茵想喊醒他的心更迫切，心裏的話，也更覺得有告訴他的必要。

「銘！醒來，有話告訴你。」

她的聲音高大了，而且用力地搖着他，可是李銘這一回連哼的反應都沒有。她急了，在他的脅下用力捏了一把。

李銘朦朧地睜開了眼，好像自己不知置身在什麼地方，他用極生疏的眼光向四周望了一下，就連蘭茵他也像不大能記憶似的。翻了一個身。又想繼續的睡。蘭茵這時候當然不能再讓他睡了，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在他耳門前一個個字地說着：

「爸爸有信來，他做了漢奸，你還睡在鼓裏！」

這有如一個晴天的霹靂，李銘的醉意已減去了一半。他霍地坐了起來，抱住蘭茵的肩着。

「你講什麼？爸爸怎樣？」

「爸爸作了漢奸，在天津做日本人的官。」

「沒有的事！他不會。」

「有信把你，是特別叫子明三哥送來的。想叫你也去。」

她從枕頭底下拿出一封信來，李銘一把搶了過來，手抖抖地抽出來看。

他這時候的酒意完全退去了，額上竟掛着些汗珠。

信上面寫得很簡單，主要的意思便是叫他去，說天津各方面都有相當的辦法，青年人要識時務，不然一生一世也不得出頭。

「並沒有做日本人的官的話呀！」

他自己這樣寬慰着，然而他的臉色卻變得慘沮。

「這是子明三哥說的。大概這些話信上也不好寫。他說爸爸已做了天津市的維持會委員，並且兼任財政局長。」

李銘瘋狂似的從床上跳了下來，將信撕得個粉碎，丟在地下，用力地踏着。他找衣裳，匆忙地穿着，襯衣穿反了。他一下便將將牠撕做兩邊，走到衣櫃去拿新的，急切又找不到地方，於是許多的衣服都被他丟在地上，這時候，他恍惚對一切都有仇恨，蘭茵雖然已經走下床來，可是也不敢靠近他的身。

他在暴怒與忙迫中將衣服穿好了。穿上了皮鞋，匆匆地走出門去，蘭茵聽着他的脚步下了樓，雖然想問他一句到那裏去，可是她沒有這胆量。這時候她心裏只感到說不出的煩亂，就連先前等候李銘回家的心情也不能保有了，她呆呆地倚在門邊望着樓下。

等了一會，熟悉的脚步聲像是走回來了。她的頭腦也就清醒了一些。果



然李銘又匆匆地跑上樓來，這當兒她覺得應該問他一下。

不等蘭茵開口，李銘便急迫地問着：

「子明的地址在那裏？」

「交通旅館。」蘭茵這才明白他原來是要去找子明。她雖然想勸他今天不必去，但自然而然地先說出了子明的地址。

李銘沉重的脚步又匆匆地下了樓。蘭茵才想起了要說的話

「今天晚了，明天去不好嗎？」

回答她的只是大門合上時的「砰」的一聲。

第二天下午李銘才回來，他的眼睛似乎陷下去了。進門什麼也沒有說。

一下子立起在房裏踱踱去，一下子坐下去用力地扯着自己的頭髮，一下子狂抽香煙，一下子摩拳擦掌。蘭茵本來不敢問他，但實在忍耐不住了，乘他

坐在沙發上吐着煙圈的時候，接近他，輕輕地問着：

「銘，爲什麼要這樣焦急呢？」

李銘望都不望她一眼，先將手上剛才燃好的煙支用力地向地上一擲，雙手抱着頭，用力地扯着自己的頭髮。

「真該死！叫我們做兒女的怎麼辦？他老人家不知道爲什麼忽然這樣胡塗起來，定要留一個罵名，使我們永遠被人瞧不上眼。」

「算了，李銘，我希望你能夠想得開點。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社會不是沒有眼睛的。」

「我也知道，但是我的精神感到極端的痛苦。無論如何他總是我的父親，他犯了這種重大的錯誤，除非我將過去的一切全都割棄了。另外去做一個新的人，不然這總也是我的羞辱。」

「你何不必不發一個電報去勸勸他呢？」

「你真是說的夢話，他如果依我勸，早就到南方來了。」

蘭茵不再說什麼了，她知道李銘的性情不好，而且自己也知道憑自己的能力智慧也說不出一個有益的辦法來，然而她却想知道李銘自己打算好了的辦法。

李銘半天沒有開口，蘭茵倒了一杯開水給他，他接在手裏也忘記喝，還是蘭茵逗着他說話：

「以我看，這一定日本人逼迫爸爸這樣做的。」

「也許是這樣。不過我不相信一個人真能被別人逼着做什麼。到不得已的時候，不是還可以死嗎？」

「無論如何，爸爸總不會甘心做這種事的。」

「我你那裏知道。他老人家是有野心的。從前雖然做過一任內政部長，自

坐下來沒有展其所長。其實，中國政府固然是沒有認識他，但在日本的勢力

「，又如何有能什麼了不得的事業可以建樹呢？」

蘭茵沒有話說。又歇了一會，她才開始試探李銘的主張。

「那末，現在你打算怎樣辦呢？」

「那有什麼？我們做兒子的只有拿血去替他老人家贖罪。」

「不錯，就是犧牲了我的全生命，也許不能夠替他老人家贖罪，可是，

至少可以使全國的人明瞭，李天齊雖然做了漢奸，却有一個對國家盡了忠，

對父親盡了孝的兒子。」

「你已經是一個軍人，你天天都在做著於國家有利的事哪。」

「那不夠，尤其是在目前的狀況之下，我覺得我做的事太少。蘭茵，我

今天早上已經把教官的事辭卸了，我請求軍政部派我到前方去。」

蘭茵的臉色變了，她是一個女人，她擔心他在這一次刺激之下，將因過

度的衝動而遭受不幸。剛才聽到他所說的許多話，她的心裏說不出的難過，

好像平素他們所想像的一切人生苦難，馬上就會來臨似的。

李銘埋頭在自己的掌中，身體乏力地倚在沙發上，像是在睡眠，蘭茵挨近他的身邊，摸撫着他的頭髮，猛然間，他的兩手一張，蘭茵便落在他的懷裏。他緊緊地抱着她，四隻眼呆呆地注視着，好像有成千成萬的話說不出來似的。結果是蘭茵將頭埋在他胸前噙咽的哭了。

不久，李銘被任命做工兵營的營長，開拔到前線去。

以他的資格，是不應被派做營長的，他在日本，意大利留過學，回國以後，一直做着少將教官。然而他對於這任命却異常的高興，因為這樣對於國家才有點直接貢獻，他所學的才有地方可以施展，而且也祇有如此才能建功以抵銷父親的過失，才可以找到流血的機會以洗刷父親的羞辱。

他離行的時候對於蘭茵沒有多說什麼。祇叫她依皈命運。對於父親的信

，他沒有回，但他的情形，都已由子剛寫信報告去了。

東戰場正打得熱鬧，李銘和他的一營，終日在前方後方做着工事。敵人的炮彈像連珠一樣落下，他們都鎮靜地在工作着。舊的工事被燬了，新的工事卻已築成。他們這一營人在這一綫上，確實給予了作戰。健兒們以絕大的便利。敵人幾次來衝鋒，便因為工事的精巧與堅固，一點便宜也沒有佔到。

在上海打了三個多月，敵人沒有一點進展，老羞成怒，便以全力來撲了。他們指揮的將官換了人，增援的部隊也陸續地開到，而且作戰的方略也改變了。戰事的展開，比以前更猛烈更緊張，中國的將士們差不多每夜都在辛勤地抗禦着，李銘也不能例外，他消瘦得不成樣子了，然而他對於自己的職守絲仍是一樣的努力。

終於敵人用全力突破一點的戰略獲得了勝利，這三個月來屹然不動的陣線，在這時一候也不能不動搖了。幾十萬人從前線退下下來，在沒有戰事發生

的中國兵，自然不能保持他們原有的鎮靜。所以不到兩個禮拜，便失去了幾百里的土地。

他本來可以先一步退後的，然而他憤怒了，他固然憤恨那些侵入的敵人。同時，也憤恨那些一敗即不可收拾的部隊。他不願看敵人得意的猶笑，也許是不願意看着他自己辛辛苦苦做的工事，一點也沒有被利用的就退卻了，也許是他決心流血，他要將這鮮紅的血去洗刷他父親所賜予他的羞辱。所以他不但預先退避，反而率領了那一營被他感化了的工兵拿起步槍和鋤鏟子衝到敵人的羣中去。機關槍的掃射，炸彈的爆炸，大炮的轟擊，弟兄們一個個地倒下了，李銘也倒下去了。然而敵人也因為這突如其來的襲擊，蒙受了很大的損失。

這消息從一個沒有被打死的勤務兵傳到蘭茵的跟前，並且帶來了李銘生前寫就了的絕筆。一封是給他父親的，一封是給蘭茵的：

「父親，兒決一死爲父遮羞，爲李氏兒孫遮羞。惜兒之鮮血有限，未能洗吾父彌天大罪爲恨耳！」  
銘兒絕筆。」

「蘭茵吾妻：一切皆命定，毋深悲。兩兒在北速攜歸，善撫之，使勿染罪惡可也。永訣矣！期夢中相見。」  
銘絕筆。」

蘭茵自然異常的傷感，但是這一切，似乎在銘臨走的時候已經昭示給他了，而她又覺得銘之死，死得很光榮，很偉大，現在她好像比以前更了解他，更敬重他。爲了這些她知道目前應做的事，決不單是悲傷了。

李銘給他父親的絕筆，蘭茵尊重地轉寄了去。並且向老人要回自己的孩子。

兩星期後，孩子已送了回來，同時也帶了一個消息，就是那晚節不修的老人，在接到李銘的信後，爲了過度的悲傷，也離開人世了。



## 幼 小 者

「打倒日本，打倒日本……」

當一羣孩子在各自活動着的時候，七歲的祥兒忽然記起在幼稚園時先生教給他的「打倒日本」這一隻歌來，才唱了兩句，領帶着他們的趙嫂，便上前將他的口掩住了。

祥兒瞪着兩隻小眼望着她，趙嫂將他拉到身邊，緊緊地抱着，在他耳邊裏低低的說：

「孩子，再不要這樣唱了，有人會打你的。」

祥兒聽到趙嫂這低低的聲音，也就敏捷的將兩條臂膀圍着她的頸項，用同樣低低的聲音說：「爲什麼呀？從前我們這樣唱，先生總說好，還給東西吃，現在爲什麼會有人要打我呢？」

「唉！」趙嫂用手摸摸他黑而軟的頭髮，她的眼眶潤濕了。「孩子，你要知道，你現在已被日本人擄得來了，這條船就是日本人的，我們的頭頂上住的就是日本人。他要把你們送到日本去。孩子，等爾爾長大了肉時菜，你們也就變作日本人了。」

「做日本人？那我不做。先生講過，我們是中國人，日本是我們的敵國。所以我們要打倒他。」群兒腦筋裏深深地記得先生講的話。「我不做日本人，我要回去。趙嫂你說我的媽媽就會來的，爲什麼她還不來呢？我要媽媽，我要回去。」

這末了幾句話的音調稍微高一些，將別的幾個孩子也引得來了。有的你看着趙嫂的衣袖，有的搖着趙嫂的腰子，有的抱着趙嫂的手膀。大家都喜着要媽媽而來的，因爲趙嫂會答應過他們，說他們每一個人的媽媽都會來看他們的。

噙著眼眶裏的淚水，這時候終於滾滾的朝下墜了。孩子們都知道這是哭，也知道哭是一件難受的事情，自然而然的大家都停止喧囂了。十幾隻小眼都圓圓地注視着。祥兒舉起小手來替她揩着淚點。大家的情緒都非常的緊張，每一個小眼睛裏都噙着熱淚。如果不是趙嫂嫂的臉上露出些假裝的笑，孩子們是不難齊聲哭出來的。

「媽媽嗎？孩子。……」趙嫂的眼淚又連續地掉下來了。但她隨即又勉強地裝出了假笑。「不錯，不錯，你們的媽媽就要來的。」

祥兒在他們中間年齡要比較大些，他對於趙嫂哭笑不得的表情，他有點瞭解了，他睜着圓圓的小眼死命盯着趙嫂，使趙嫂都不敢正面看他。別的孩子呢？聽到趙嫂的話。似乎都很滿足了，他們跳着唱着，有的走開去了。這時候，他們的小小的心裏或許是充滿了那將要來看他們的媽媽的影子吧？或許是將剛才趙嫂所講的話全都淡忘了吧？

祥兒他沒有走，他還是依在趙嫂的身旁。趙嫂本來就是他的熟人，在他家裏當過女傭的。所以在感情上他們是比較更融洽的。

「當真嗎？趙嫂，你說的靠得住嗎？」他追問着她。趙嫂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兩隻眼睛注視着他肥白的小面孔，一隻手撫弄着他的頭髮。

扎扎的機輪聲，嘩喇的波浪聲，都乘這時候攢入他們的耳鼓，別一個船裏傳來的孩子們的哭聲，成人的詬詈聲，竹器的朴打聲，他們也更聽得清楚。

「我們都是在船上呀！四面都是水，媽媽怎樣會來呢？」聰明的祥兒，他拿事實做證明，將趙嫂的話攻破。

「祥兒！」她緊緊地摟着他，將自己的臉貼在他臉上。們的熱淚也沿着頤峯印到祥兒的臉上來，祥兒的淚水也就簌簌地滾下了。「你的媽媽，是永遠不會來的了。一直到你是大成人，一直到你老死，你是沒有法子可以再看見

媽媽了。」

哇地一聲，祥兒哭出來了，他的希望全都粉碎了。他緊緊地抱着趙嫂的頸項大聲的哭着，正玩得好的孩子們又都被聲音引得集攏了來。

「祥兒，別哭了。」趙嫂將他抱了坐在腿上。「我來告訴你關於媽媽的事吧。要聽嗎？我的好孩子，要聽就揩乾眼淚。」果然祥兒自己用衣袖將眼淚揩乾了。「好孩子，你真乖。」趙嫂吻看他紅潤的小腮。

「你曉得你們的媽媽到那裏去了吧？」趙嫂很興奮的樣子望着那一羣圍圍着她的孩子。孩子們沒有一個答她的話，只搖着他們的頭，趙嫂繼續地說：「她用手指着天。」她們都到天上去了。看得見嗎？那一層層皎潔雲霧裏。」孩子們都用眼望着她所指的天，仍然搖着他們頭，沒有一個答她的話。「那裏有一座種好的花園，花園裏有漂亮的房子，有美麗的花，有養着金魚的池子，有好些奇特的物。在那裏玩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孩子們的心被她說動，他們忍不住發問了。有的問裏花園有鞦韆架沒有，有的問山有多高，有的問花園裏有糖菓沒有。趙嫂一一地回答他們。

「說呀！說我們的媽媽呀！」祥兒聽得有些不耐煩了，他不要聽這些他不聽的話。

「哦！還是說媽媽吧。」趙嫂揩了一下眼睛，將剛才臆餘的淚水揩乾了。「你們的媽媽便是住在那所花園裏。她們沒有事唱唱歌，談談天，真是快樂得很。」

「我也要去！」一個最小的孩子舉起小手翹着天。

「爲什麼媽媽不帶我去呢？」又是個孩子提出的問題。

趙嫂翻了一下眼睛，帶着笑，很快地就給他們回答了：「那裏是不許孩子們進去的，因爲他們一進去不是折花，便是擊石頭。所以那裏面的媽媽，沒有那一個帶着孩子的。」孩子們聽到這裏好像失望了，有的甚至低下頭來。

玩弄着自己的手指。「不過她們總還是惦記着你們，時常想來看你們，希望你們好好地唸書，希望你們更快地長大，」說到這裏，趙嫂偷偷地堵着她的眼睛。

「她們什麼時候回來呢？」幾個孩子同聲問着，他們靠得更緊了。

「她們是不回來的了。因為那裏一進去便不好出來，而且也捨不得出來。只有等你們長大之後，自己進去找她們。」

孩子們失望了，最小的一個人竟哭鬧起來。趙嫂起身在餅乾罐子裏拿出了一些糖菓分散給他們，才把結集在他們天真的心裏的悲哀驅散了。

這裏只留得有祥兒，別的孩子們拿到了糖都走開了，祥兒却仍依着趙嫂，手裏抓住糖菓，但沒有心情去撕破裏面的紙皮。

「吃呀！祥兒，我來替你剝紙吧！」

祥兒搖搖頭，他忽然舉着趙嫂的頸子低低地說：「你的話，都是假的，」

你得告訴我眞的話。我懂得，你騙不了我，你想天上怎樣上得去呀！」

趙嫂望着這聰明的小臉孔發怔。她默了一會，便起身牽着祥兒走到一個小艙房裏來，關上門，把祥兒抱在腿上，他開始將眞的一切告訴這聰明的可憐的小孩了。

「你曉得吧，祥兒，這裏已經不是杭州了呵！我們已經離開杭州好幾千里了」。祥兒點點頭。

「一個月以前日本人攻得很凶，杭州看樣子是守不住。你的媽媽怕你和姐姐受到驚嚇，所以先把你們送到西鄉裏外婆家去。記得吧，那天不正是下着雨嗎？你和姐姐一車，老胡另外坐了一輛車子送你們，那就是送你到外婆家去呀！你媽媽本來也可以隨着你們走的，就是因爲還有一些東西要清理，又想杭州決不會失得這樣快，所以她當天就沒有走，那裏知道，事情變得真快，就在那一晚十一二點鐘的時候，杭州便失守了，日本人進了城……」



「是不是我們樓上的那些日本鬼？」祥兒指着天花板低低地問。

「是呀！那裏還有第二種日本鬼呢？他們進了城之後，那說來就真夠慘的哪！他們到處殺人，屍首遍街都是，可憐我們嚇得無處藏身，你爸爸那時候也沒有得主張了，只忙着用桌子板凳去頂門。槍子從我們頭上呼呼地過去，火燒紅了半邊天，悽慘的喊聲，雜踏的脚步聲，一切都使我們感到戰慄，你媽媽流着淚，你爸爸來往的在天井裏走，可憐，那時候你媽媽還想起你們呢！她說幸而早把你送們走了。……」

祥兒伏在她肩上嚶嚶的哭了。

「別哭，好孩子，聽我講，並且把我講的永遠記住。」

聽到了這話，祥兒果然抬起了頭，他竭力忍住往外湧的眼淚。

「好容易聽不見槍聲，天也就亮了，我們大家才暫時放下心來。你爸爸從內院裏向外窺看，街上什麼也沒有，可是就在你們的木門口，便有被槍打

死的一具死屍，地上是殷紅的一灘血。你爸爸看見這種情形，只嚇得臉色蒼白，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三圍兩步跑到祖宗龕子前跪下禱告着，你媽媽看見你爸爸這樣，也就跟着跪下了。……」

「可是不幸的事情來哪！那是正午的當兒，有人撞門了，桌子板凳搖動得一下比一下厲害。你爸爸知道事情不好，趕忙叫你媽媽和我躲到後邊草房裏去。後來也許是門被衝開了，也許是你爸爸自己去開的門，等我們從草房裏被日本人抓了出來的時候，只看見你爸爸已被綁在堂前的柱子上。」

祥兒的淚水湧了出來，趙嫂拿出手巾替他揩着，可是她自己的眼淚却沒有工夫去揩，顯然地，她的手是在顫慄了。

「祥兒，別難過，我的好孩子，下面的話，我求你不要我再說吧！我總實在說不下去了。」

「你說，我要聽，」祥兒怕趙嫂怪他哭，趕忙自己揩着眼淚。

「好，告訴你，讓你永遠記住這仇恨。」她緊緊地摟住他。「你爸爸看見我們也被抓了出來，他的眼淚就和斷綫的珍珠一樣。他掙扎着，可是繩子把他纏得牢牢地，那有什麼用！他吼着，可是沒有誰睬他，你媽媽這時候發了狂似的想奔到你爸爸那裏去，但她的手膀已被一個矮小粗惡的日本兵抓住了。她哭着喊着跳着打着，誰睬她，那幾個矮東西只在嘶嘶的笑。他們一窩蜂似的擁上來撕着你媽媽的衣服，將她捺倒在地上，可憐你媽媽無法抵抗，只好拿頭向地上亂迸，那班矮鬼自然不依她，一個人把她的頭扣得緊緊的，幾個人用力地在撕她的衣服和褲子，看着衣都要被他們撕毀了，忽然你媽媽大喊一聲，一張口便將一股血水直噴到那個當面的矮鬼臉上，而她自己的身體，也就悠悠地停止扭動了，祥兒，你媽媽是噁爛了自己的舌頭死了，她是永遠不會再來看你了。」趙嫂這時候也忍不住嗚咽起來，她摟着祥兒，也不再沒有閉眼叫祥兒不哭了。

祥兒這當兒並沒有哭。他反而搖着趙嫂，問起以後的情形。

「你爸爸綁在那裏，早就暈過去了。可是那些矮鬼臨走的時候還在他肚子上給了他一刀。我因為年紀大了，幸而又躲起來，才留得這一條老命。」

「後來他們叫我來帶小孩子。不久，你也來了。恰好又派給我。祥兒！你記住這大仇呵！長大了要為你爸爸報仇！」

祥兒突然從她的腿上掙脫下來，糖菓撒在地上，他匆匆地想開門出去。

「上那兒去？孩子！」趙嫂走上前扯住他。

「殺日本人去！」祥兒臉上充滿了血氣，表明他年紀雖小却已經很能認識這仇恨了。

「要不胡鬧。好祥兒，來，聽我講。」趙嫂又把他攙起來。

「孩子，你這樣小，能報什麼仇呵！只要記住，將來總有機會的。現在那些矮鬼把你們擄了去，慢慢地教養你們，使你們長大了之後忘記自己是個

中國人，那時候再派你們來打中國人，他們的計策真是毒辣極了。孩子，你要報仇，你只要記住這點，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將來總有機會的。」

祥兒倒在趙嫂的懷裏大聲哇哇地哭了，這和扎扎的機輪聲，澎湃的浪花聲一樣，在這個空間裏是沒有任何人予以注意的。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月初版

# 死 約

左 幹 臣 著

景明出版社出版

成都書院南門三十四號

總經售：成都開明書店

成都 桐 家 街

分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實價二十四元

外埠酌加郵費

作者其他著作

征鴻(長篇小說).....	泰東書局
淚(短篇集).....	泰東書局
第四者(短篇集).....	大眾書局
春之罪(短篇集).....	中華書局
男性的悲哀(短篇集).....	金屋書局
他瞎了(長篇小說).....	文藝書局
火殉(短篇集).....	文藝書局
創痕(短篇集).....	亞細亞書局
情人(長篇小說).....	亞細亞書局
上帝的傀儡(中篇集).....	大陸書局
女健者(四幕劇).....	啓智書局

左幹臣著

四幕劇  
民族血  
中篇集  
雲風

印刷中

景明出版社印行

本册已領到四川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證圖字第四六二號